

列传第二百八 忠义四

崔纵 吴安国 附 林冲之子郁 从子震霆附 滕茂实
魏行可 郭元迈 附阎进 朱绩 附 赵师檠 易青 胡斌
范旺 马俊 杨震仲史次秦 郭靖附 高稼 曹友闻 陈寅
贾子坤 刘锐 蹇彝 何充附 许彪 孙张桂 金文德曹颜
胡世全 庞彦海 江彦清 附 陈隆之 史季俭 附 王翊
李诚之秦钜附

崔纵，字元矩，抚州临川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历确山主簿、仙居丞，累迁承议郎、干办审计司。二帝北行，高宗将遣使通问，廷臣以前使者相继受系，莫肯往。纵毅然请行，乃授朝请大夫、右文殿修撰、试工部尚书以行。比至，首以大义责金人，请还二帝，又三遗之书。金人怒，徙之穷荒，纵不少屈。久之，金人许南使自陈而听其还，纵以王事未毕不忍言。又以官爵诱之，纵以恚恨成疾，竟握节以死。洪皓、张邵还，遂归纵之骨。诏以兄子延年为后。

吴安国字镇卿，处州人。太学进士，累官迁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胁服之，安国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节不可夺，惟知竭诚死王事，王命乌敢辱？”金人不敢犯，遣还。后知袁州，卒。

林冲之，字和叔，兴化军莆田人。元符三年进士，历御史台检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滞省寺者十年。出守临

江、南康。

靖康初，召为主客郎中。金人再来侵，诏副中书侍郎陈过庭使金，同被拘执。初犹给乳酪，迨宇文虚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奋厉见词色，金人怒，徙之奉圣州。既二年，过庭卒，金人逼冲之仕伪齐，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显州极北；互寒之地，幽佛寺十余年。渐便饮茹，以义命自安，髭发还黑。病亟，语同难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无恨，所恨者国仇未复耳。”南向一恸而绝。僧窆之寺隅。洪皓还朝以闻，诏与二子官。子郁，从子震、霆。

郁字袭休，宣和三年进士，再调福建茶司干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师还，求卸甲钱，郡守逃匿，卒鼓噪取库兵为乱，杀转运使毛奎、转运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升。郁闻变急入谕卒，遇害。事闻，诏各与一子官。

震字时勇，崇宁元年进士，仕至秘书少监。以不附二蔡有声崇宁、大观间。

霆字时隐，政和五年进士，敕令所删定官。诋绍兴和议，谓不宜置二帝万里外不通问，即挂冠出都门，权臣大恚怒，亦废放以死，莆人称为“忠义林氏”。宝庆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宝祐中，又给田百亩，使备祭享以劝忠义云。

滕茂实字秀颖，杭州临安人。政和八年进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员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为金人所留。时茂实兄陶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闻茂实名，乃迁之代州，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同居，以慰其意。

钦宗自离都城，旧臣无敢候问起居者。茂实闻钦宗将至，即自为哀词，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实墓”九字，取奉使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宁府司理董洸。钦宗及郊，茂实具冠帻迎谒，拜伏号泣。金人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

用。”迫令易服，茂实力拒不从，见者堕泪。茂实请从旧主俱行，金人不许，忧愤成疾，卒云中。诜拔归，录所为哀词言于张浚，浚以诜为陕西转运判官，上其事。绍兴二年，赠龙图阁直学士，官其家三人。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学生应募奉使，补右奉议郎，假朝奉大夫、尚书礼部侍郎，充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抚谕使。时河北红巾贼甚众，行可始惧为所攻，既而见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见金人于澶渊，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尝贻书金人，警以“不戢自焚”之祸：“大国举中原与刘豫，刘氏何德？赵氏何罪？若亟以还赵氏，贤于奉刘氏万万也。”

绍兴六年，卒。十三年，张邵来归，言行可执节没于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诉于朝，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复官其一孙。

行可之使也，吴人郭元迈以上舍应募，补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为之副，不肯髡发换官，亦卒于北焉。

阎进，隶宣武。建炎初，遣使通问，进从行。既至云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处之，进亡去。追还，留守高庆裔问：“何为亡？”进曰：“思大宋尔。”又问：“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进曰：“锦衣玉食亦不恋也。”庆裔义而释之。凡三亡乃见杀。临刑，进谓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则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进踊身直起，盘旋数四，卒南乡就死。

进武校尉朱绩亦从之，分在粘罕所。绩见粘罕数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择所虏内人妻之，绩取最丑者，人莫谕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还，粘罕大怒，绩含笑死槌下。盖绩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赵师檠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梦龙以智勇可用，属制军器。会寇逼尤溪，令师檠统卒数百往戍。既行，大书于旗曰：“不与贼俱生。”人皆壮之。贼兵至，师檠迎敌于林岭，身为先锋。战十余合，贼至益众，师檠所乘马适陷田中，贼断其左臂，师檠以右手拔背刀斩七级。力尽，部曲欲引遁，师檠仰天大呼曰：“师檠报国死于此矣。”遂没焉。尤溪之民为之立庙战处。枢密王野请加褒赠，乃赠武节郎，与一子恩泽。

易青者，为都督行府摧锋军效用。初，广东贼曾衮本军士也，已受招复叛。绍兴六年十月，经略使连南夫与摧锋军统制韩京会于惠州，督诸兵讨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营，青在行中，为所执。贼驱至后军赵续砦外，谓续曰：“汝大军为我所擒者甚众。”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尔。”贼又言：“吾不汝杀，第令经略持黄榜来招安。”青又呼曰：“勿听，任贼杀我，我惟以一死报国。”贼怒焚之，青死，骂不绝口。青无妻子。事闻，特赠保义郎、阁门祗候，官为荐祭焉。

胡斌，为殿前司将官。童德兴提禁旅戍邵武，江、闽寇作，知邵武有备，未敢犯。会招捕司檄德兴稟议，独留斌将弱卒数百留城中。绍定三年闰月己卯，盗众大至，他将士皆遁，独斌奋身迎战，所格杀甚众。贼益生兵，官军所存仅数十人，或告以众寡不敌，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万计，赖生者数千人由东门而出，我不缀其势，使得脱走，则贼蹶其后，无噍类矣。”遂巷战，大呼曰：“我死救百姓。”兵尽矢穷，卒遇害，其尸僵立，移时始仆。事闻，赠武节大夫，录其后一人。枢密院编修官王野言邵武民即斌战地立庙，请就以“武节”为庙额，从之。

范旺，南剑州顺昌县巡检司军校也。初，顺昌盗俞胜等作乱，官吏皆散，土军陈望素乐祸，与射士张衮谋举砦应之，旺

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国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讨，反更助为虐，是无天地也。”凶党忿，剔其目而杀之。

一子曰佛胜，年二十，以勇闻，贼诈以父命召之，至则俱死。其妻马氏闻之，行且哭，贼胁污之，不从，节解之。

贼既平，旺死迹在地，隐隐不没，邑人惊异，为设像城隍庙，岁时祭享。绍兴六年，转运使以状闻，诏赠承信郎，更立祠，号忠节。二十八年，复诏立愍节庙以祠之。

马俊或曰进，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绍兴二年，砦军陆德、周青、张顺等据州叛，青为谋主，约翌日尽黥城中少壮，而屠其老弱，然后拥众渡江。俊隶青左右，得其谋，阴结其徒十人杀贼，然后谕众开门，其徒许之。俊归语其妻孙氏，与之诀，至南门，伺青出上马，斫中颊，九人惧不敢前。俊与妻子皆遇害。青被伤卧旬日，贼党散，官军至，德、青遂伏诛。三年，赠俊修武郎，为立祠，号登勇。

杨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负气节，雅有志当世。登淳熙二年进士第。知阆州新井县，以惠政闻。

辟兴元府通判，权大安军。吴曦叛，素闻震仲名，驰檄招之，震仲辞疾不行。时军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谋于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兴而来，为西蜀第一州，若首从其招，则诸郡风靡矣。顾力不能拒，义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为宜。”因属次秦曰：“吾死，以匹绢缠身，敛以小棺足矣。”曦遣兴州都统司机宜郭鹏飞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鹏飞宴震仲，终饮不见颜色。归舍，然烛独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汤，比至，震仲饮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敛而置于萧寺，阖郡为之流涕。

震仲之未死，先遗家人书曰：“武兴之事，从之则失节，何面目在世间？不从祸立见。我死，祸止一身，不及妻子矣。

人孰无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义士感慨奋发，始有协谋诛逆者。明年，曦伏诛，蜀帅安丙、杨辅以闻，赠朝奉大夫、直宝谟阁，官二子，表其里曰义荣。吴猎宣谕西蜀，为之请庙与谥，名其庙旌忠，谥曰节毅。

史次秦，眉山人。及进士第。吴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迁延固避，伪知大安军郭鹏飞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涂两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益肿。次秦母年高而贤，闻次秦为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笃驰报，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讷闻可也。”曦乃听还。曦诛，蜀帅上其事，改秩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崖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今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见以国士期之。嘉定七年进士。调成都尉，转九陇丞。丁内艰，免丧，辟潼川府路都铃辖司干办公事。制置使崔与之闻其名，改辟本司干办公事。

稼持论不阿，忧世甚切，及郑损为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赞阆有劳，未几，改知绵谷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十一州会子之利，请尽废之，此盖绍兴、隆兴之间得旨为之者。令下，民疑，为之罢市。稼亟出私钱以给中下户。稼弟定子时为总领所主管文字，相与征其误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仅济。岁大饥，有司置弗闻，稼捐囊中装，市粟以食之，全活甚众。损之入蜀也，稼同产弟了翁诵言于朝，谓必败事。损衔之，遂劾

稼罢。

宝庆三年，元兵至武阶，损弃沔而遁。桂如渊镇蜀，辟通判沔州，寻檄兼幕职。稼首言：“蜀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自前帅弃五州，民无固志，一旦敌至，又有因粮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当申理，俾缓急有所保聚。”如渊然之，乃创山寨八十有四，且募义兵五千人，与民约曰：“敌至则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寨，义兵为游击，庶其前靡所掠，后弗容久。”

北兵由东道以入，如渊忧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为守御计，以洋居平地，无一卒以守，议移金州帅司军千人驻洋州，而自任其饷给。李心传为言诸朝，不报。及凤州破，制置司始从稼请，调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时至。汉中陷，梁、洋之民数十万尽趋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义，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将陈昱于安康，委以收复之任。昱部分诸军，召青座、华阳诸关守将，皆以兵来会，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节制军马，督诸将继续进。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趋沔，自至西县援之。

如渊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权兴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仓，稼移书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后尔。苟以分水、三泉、米仓为可保，敌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将孰御之？盍以兴、沔、利三戎司分驻凤州，俾制司已招之忠义、关表复仇之豪杰，联司以进，兵气夺矣。”如渊迟疑不决。逮天水、同庆被屠，西和围益急，始会军民之众万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报岷、七方之师皆溃，稼率遗民驻廉水县，召集保甲，分布间道，以保巴山。当是时，文臣之在军中者惟稼一人。

如渊既罢，李 代之，以稼久劳，请改畀内郡，差知荣州。殿中侍御史汪刚中，如渊党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谓蜀之败实

由稼，遽罢之，又削二官。李心传见上，讼稼无罪，不当罢。

宣抚使黄伯固辟稼知阆州。未几，伯固去官，制置使赵彦呐以参议官辟之。制置司近汉中，稼言汉中荡无藩篱，宜经理仙人原以为缓急视师之地。彦呐以委稼，稼至原，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守御之规，罔不备具。会召还，彦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阁知沔州、利州提点刑狱兼参议官。始至，告于神曰：“郡当兵难之后，生聚抚摩，所当尽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剑门。”乃葺理创残，招集流散，民皆襁负来归。

北兵入西和，薄阶州，稼赞彦呐登原督战。知天水军曹友闻等兵大战。进稼三官，为朝请大夫兼关外四州安抚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尝代彦呐论蜀事利害，上嘉览之。

北兵自凤州入，东军不能御，遂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议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呐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

北兵自白水关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无城，依山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彦呐至置口，辍帐前总管和彦威，以军还沔，召小将杨俊、何璘悉以兵会，又调总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军无纪律，稼捕其纵火者三人，诛之。未几，北兵大至，璘遁。其众皆溃，遂下沔州。

先是，友闻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劝稼移保山砦，而自将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弃，吾郡将也，城亦不可弃。即事不济，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时危任重为忧，稼举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语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书告李心传曰：“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及事迫，参议杨约劝稼姑保大安，

稼厉声曰：“我以监司守城郭，尔以幕客往来应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属官冯元章率吏士力请稼少避，稼不为动。城既陷，众拥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骑四集围之，遂死焉。诏进稼七官，为正义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谥曰忠。后以子斯得执政，累赠太师。

稼为人慷慨有大志，闻人有善，称之不容口；不善，面折无所避。推毂人士，常恐不及，视财如粪土。死之日，闻者莫不于邑流涕。所著有《缩斋类藁》三十卷。斯得自有传。

曹友闻，字允叔，同庆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孙也。少有大志，与仲弟友谅不远千里寻师取友。登宝庆二年进士。授绵竹尉，改辟天水军教授。

城已被围，友闻单骑夜入，与守臣张维纠民厉战。兵退，制置使制大旗，书“满身胆”以旌之。已而兵复至，友闻罄家财招集忠义，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 檄管忠义，领所部守仙人关，且行且战，至峡口据险。前军统制屈信率所部突阵，还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军统制杜午迎击，力不能敌。友闻令诸军乘高据险，身冒矢石，为士卒先。信与统制张安国领兵出战。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关。

北兵东破武休关，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进军后，进战败死之，遂长驱入剑门。友闻与弟万各率所部，取间道过毡帽山，至青蒿坝，战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驻阆州。叛将鲁珍为陈隆之所斩，珍部曲肆焚劫，友闻讨斩其将郭虎、葡广、杨仲等，余党散去。檄知天水军。

北兵入凤州，略河池，抵同庆。友闻密遣统制王汉臣、统领张祥，授以方略出战。兵至城下，友闻部分诸将各守一门，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渐近，鸣鼓张旗，矢石并发。又命汉臣

等取间道出战，自提重兵尾敌后，大战有功。端平初，友闻遣万与忠义总管时当可分兵碎石头、青蒿谷，前后大战数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务郎，权发遣天水军。

北兵又自西和至阶州，友闻曰：“阶虽非吾境，岂可坐视而不救。”遂引兵与诸军会。命前军统制全贵领所部为先锋，统制夏用出其左，张成出其右，总管陈庚及万、友谅往来督战。有功，制置使赵彥呐俾节制利帅司军马，任责措置边面，换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差权利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驻扎石门，控扼七方关。

明年，北兵破武休关，入沔阳，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进屯青野原，被围，友闻曰：“青野为蜀咽喉，不可缓。”遣万领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屡战有功。夜衔枚由间道直趋青野原，制置使奇万之勇，令督诸军战守。兵退，友闻引精兵亦趋至原下，夜半截战，围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骁骑大将军，依旧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

北兵破沔州，捣大安，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友闻登溪岭，手执五方旗，指麾甫毕，兵数万突至阳平关，遂遣进及游奕部将王刚出战，又亲帅帐兵及背嵬军突出阵前，左右驰射。兵退，友闻谓忠义总管陈庚及当可曰：“敌必旋兵攻鸡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骑万余攻隘，庚以骑兵五百直前决战，当可将步兵左右翼并进，王资、白再兴又自隘出战，蹀血十余里，兵乃解去。特授友闻眉州防御使，依旧左骁卫大将军、利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兼沔州驻扎，兼管关外四州安抚，权知沔州，节制本府屯戍军马。弟万差知同庆府、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仍旧总管忠义军马，节制屯戍军马，董仙驻扎，专与沔、利两司同共任责措置边面。

明年，友闻引兵扼仙人关。谍闻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友闻语万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不敌，岂容浪战。惟当乘高据险，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遂入兴元，欲冲大安。

制置使赵彥呐檄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闻驰书彥呐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万、王宣首尾应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势平旷，无险可守，正敌骑所长，步兵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于平地控御。”彥呐不以为然，一日持小红牌来速者七。友闻议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内外夹击不可。乃遣万、友谅引兵上鸡冠隘，多张旗帜，示敌坚守。友闻选精锐万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设伏。约曰：“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应，外呼杀声。”北兵果至，万出逆战，敌将八都鲁拥万余众，达海帅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万身被数创，令诸军举烽。友闻遣选锋军统制杨大全、游奕军统制冯大用引本部出东菜园，击敌后队；敢勇军总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劲军总管赵兴帅所部出水岭，击敌中队；知天水军安边军总管吕嗣德、陈庚率所部出龙泉头，击敌前队。友闻亲帅精兵三千人，疾驰至隘下，先遣保捷军统领刘虎帅敢死士五百人冲前军，前军不动，大兵伏三百骑道旁，虎众衔枚突战。会大风雨，诸将请曰：“雨不止，淖泞深没足，宜俟少霁。”友闻斥曰：“敌知我伏兵在此，缓必失机。”遂拥兵齐进。友闻入龙尾头，万闻之，五鼓出隘口，与友闻会。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西军素以绵裘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步门。黎明，大兵益增，乃以铁骑四面围绕，友闻叹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极口诟骂，杀所乘马以示必死。血战愈厉，与弟万俱死，军尽没，北兵遂长驱入蜀。

秦巩人汪世显素服友闻威望，尝以名马遗友闻，还师过战

地，叹曰：“蜀将军真男儿汉也。”盛礼祭之。事闻，特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曰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陈寅，宝谟阁待制咸之子。漕司两贡进士，以父恩补官，历官州县。绍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极边重地，寅以书生义不辞难。北兵入境，属都统何进出守大安，独统制官王锐与忠义千人城守而已。寅誓与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进留家城中，恃以为固，已而进徙它郡，遂无固志。寅独留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曰：“人各顾其家，将谁共守。”乃散资财以结忠义，为必守之计。

北兵十万攻城东南门，以降者为先驱。寅草檄文喻之，自执旗鼓，激励将士，迎敌力战，矢石如雨。师退，诘旦，增兵复来，寅帅忠义民兵与敢死士力战，昼夜数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遍告列郡。北兵伐木为攻具，增兵至数十万，围州城。进素与寅不协，寅有功，尤为诸将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刘锐及忠义人陈瑀等往救，率皆观望不进，锐甫进七方关，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昼夜苦战，援兵不至，城遂陷。

寅顾其妻杜氏曰：“若速自为计。”杜厉声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饮药。二子及妇俱死母傍。寅敛而焚之，乃朝服登战楼，望阙焚香，号泣曰：“臣始谋守此城，为蜀藩篱，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负国！臣不负国！”再拜伏剑而死。宾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后至，亦欲自裁，军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无后。”与俱缢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闻，诏特赠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赐钱三千缗，即其所居乡、所守州立庙。久之，加赠华文阁待制，谥襄节。

贾子坤字伯厚，潼川怀安军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西和推官，摄通判。关外被兵，子坤与郡守陈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与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赠承议郎，封其父崧承务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签判，改奉议郎、果州通判，卒。

仲武子昌忠、纯孝，同登咸淳七年进士第。纯孝扬州教授，受知帅李庭芝，调江、淮总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馆检阅召，辞。会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寻授秘书丞，擢吏部郎中。丁母忧，起复为右司，转朝散郎。崖山师败，纯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刘锐，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来攻，锐与通判赵汝彘乘城固守，率军民七千余人昼夜搏战，杀伤甚多。拒守两月余，援兵不至，城中无水，取汲于江。会陈昱以去岁失守沔，编置此州，夜逾城出降，献女大将，告以虚实，敌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数里外。锐度不免，集其家人，尽饮以药，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礼法，幼子同哥才六岁，饮以药，犹下拜受之，左右为之感恻。

汝彘宣城人，善射。城破被执，先断其两臂，而后鬻杀之。锐及其二子自刎死，军民死者数万人。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进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坚守，战不能敌，被擒，不屈而死。其子永叔复力战，城破，举家死焉。弟维之，绍定五年进士。利州都统王宣辟行参军事，亦迎敌力战而死，特官其子。

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砦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帟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

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辮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刚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

充妻陈骂不绝口。初，充之见呼也，陈必以一家往。帅曰：“不呼汝，何以来？”陈曰：“吾求死尔。”及充死，东望再拜曰：“臣夫妇虽死，可以对赵氏无愧矣。”众以石击杀之。

方充夫妇之婴祸也，亲戚劝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妇与儿妇义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于是上下感泣，愿同死者四十余人。男士麟、孙驹行、从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长子士龙得免。

许彪孙，显谟阁学士奕之子也。为四川制置司参谋官。景定二年，刘整叛，召彪孙草降文，以潼川一道为献。彪孙辞使者曰：“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即闭门与家人俱仰药死。

整既降，遂引兵袭都统张桂营，桂及统制金文德战死。纳溪曹贛阖门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统胡世全护粮运至虎象山，遇敌兵战败死。咸淳二年，北兵取开州，守将庞彦海死之。德祐元年，泸守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将江彦清巷战死之。

陈隆之，不知所仕履。为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围，守弥旬，弗下。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北兵突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槛送隆之至汉州，命谕汉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语之曰：“大丈夫死尔，毋降也。”遂见杀。后五年，提刑袁筒之上其事，特赠徽猷阁待制，合得恩泽外，特与两子恩泽，赐谥立庙。

又有史季俭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与婿

杨城夫争相为死，各特赠两官，与一子下州文学。

王翊，字公辅，郫县人。宝庆元年进士。吴曦尝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节不拜，为陈大义。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诛而免。

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为参议官，先遣其家归乡里，为文诀先墓，誓以身死报国。及北兵至，帐前提举官成驹先走，黼仓卒迎敌，败死。翊与司理王璨、运司干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见翊朝服危坐，问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临难不能救，死有余罪，可速杀我。”又问何以不走，曰：“愿与此城俱亡。”北兵相谓曰：“忠臣也。”戒勿杀。敌纵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后，其家出其尸井中，衣冠俨如也。转运副使蒲东卯死之。

兵屠汉州，权州事刘当可、判官邵复、录事参军罗由、司户参军赵崇启、知雒县罗君文皆不屈而死。复，雍六世孙也。入眉州，知丹棱县冯仲焯死之。取简州，简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赵晨亲率雅州牌手出战，力尽而死。

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彘相誓死守，更迭出战，被围旬有五，汲道绝，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无叛志。城垂陷，汝彘犹提双刃入阵，中十六矢，被执以死。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台自刎死。师至遂宁，民兵赵朋拒战，左臂已断，而战不休。

至重庆，进士胡天启负母而逃，兵欲杀其母，天启妻张哀号愿以身代，不听，卒杀之。天启与其妻呼天大骂，大将奇天启貌，欲活之，谓之曰：“汝从我，当共富贵。”天启愈奋骂，于是夫妇同死。事闻，翊、汝彘皆立庙赐谥，余褒恤有差。

宝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将杨礼、周德荣死之。拔长宁，守将王佐父子俱死。至阆州，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转

运使施择善死之。至顺庆。帅守段元鉴城守，麾下刘渊杀之以降。

李诚之字茂钦，婺州东阳人。受学吕祖谦。乡举第一，后入太学，舍选亦第一。庆元初，释褐为饶州教授。丁父母忧，庐墓终丧。干办福建安抚司公事，迁刑、工部架阁，擢国子学录，以言罢。

起为江西转运司干办。使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诚之以为扰。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犹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诚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为乎？”遂辞去。使者逊谢，罢令而后止。

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败盟，大修边防战攻守御之具。移知蕲州。蕲自南渡以来，未尝被兵，诚之曰：“备御无素，长驱而来，将若之何？”相视城壁而增益之，备楼橹，筑羊马墙，教阅厢禁民兵，激之以赏，积粟四万。先是，酒库月解钱四百五十千以献守，诚之一无所受，寄诸公帑，以助兵食。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时诚之已逾满，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归，闻难作而止。喟然谓其僚曰：“吾以书生再任边垒，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独欠一死尔。当与同僚戮力以守，不济则以死继之。”乃选丁壮分布城守，募死士迎击，遇于横槎桥，大破之。居数日，金人拥众临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决淠水，焚战楼，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冲，为必渡计，蕲兵直前奋击，杀其酋帅。金人虽屡挫，然谋益巧，攻益力。未几，傅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诚之出兵御之，又杀其将卒数十人，夺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书来胁降，诚之戮之，而还其书。越二日，金人以攻具进，诚之设械

御之，夜出捣其营。料敌应变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

会黄州失守，并兵为一，凡十余万。池阳、合肥援兵败走，朝命冯榘援二郡，榘至境，迁延不进。诚之激励将士，勉以忠义。城陷，率兵巷战，杀伤相当。子士允力战死，诚之引剑将自刭，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无辱！”妻许及妇若孙皆赴水死。事闻，赠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正节侯，立庙于蕲，赐名褒忠，赙银绢二百，仍赐爵迪功郎者三，赠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妇及孙女之没于难者皆赠安人。从诚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钜。

秦钜字子野，丞相桧曾孙。通判蕲州。金人犯境，与郡守李诚之协力捍御。求援于武昌、安庆，月余，兵不至。策应兵徐挥、常用等弃城遁。城破，钜与诚之各以自随之兵巷战，死伤略尽。钜归署，疾呼吏人刘迪，令火诸仓库，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见烟焰中著白战袍者，识其钜也，冒火挽出之。钜叱曰：“我为国死，汝辈可自求生。”制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还，与弟翬从父俱死。特赠钜五官、秘阁修撰，封义烈侯，与诚之皆立庙蕲州，赐额褒忠，赠浚、濯通直郎，赙以银绢各二百。

州学教授阮希甫赠通直郎，防御判官赵汝标、蕲春主簿宁时凤、录事参军兼司户杜谔俱赠承务郎，监蕲州都大监辖蕲口镇仓库严刚中赠承事郎。

时统制官孙中，小将江士旺、陈兴、曹全、兵卞，军士李斌等皆斗死。司理参军赵与裕先率民兵百余人夺关出外求援，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封钜义烈显节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节亦投江死焉。

列传第二百九 忠义五

陈元桂 张顺 张贵 范天顺 牛富 边居谊 陈炤
王安节 尹玉 李芾尹谷 杨霆 赵卯发 唐震 赵与桧
赵孟锦 方洪 赵淮

陈元桂，抚州人。淳祐四年进士。累官知临江军。时闻警报，筑城备御，以焦心劳思致疾。开庆元年春，北兵至临江，时制置使徐敏子在隆兴，顿兵不进。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门亭上督战，矢石如雨，力不能敌。吏卒劝之避去，不从。有以门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师至，元桂瞠目叱骂，遂死之。县其首于敌楼，越四日方敛，体色如生。

初，亲戚有劝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为浮议所摇耶？时事如此，与其死于饥馑，死于疾病，死于盗贼，孰若死于守土之为光明俊伟哉？”家人或请登舟，不许，且戒之曰：“守臣家属岂可先动，以摇民心。”敏子以闻，赠宝章阁待制，赐缗钱十万，与一子京官、一子选人恩泽，立庙北门，谥曰正节。

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闻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俗呼顺曰“矮张”，贵曰“竹园张”，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

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汉水方生，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越二日，进高头港口，结方陈，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识。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众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冑，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既抵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泊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撻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众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击，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勾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军喜跃，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北兵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战已困，出于不意，杀伤殆尽，身被数十枪，力不支见执，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识矮张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柩葬顺冢，立双庙祀之。

范天顺，荆湖都统也。襄阳受围，天顺日夕守战尤力。及吕文焕出降，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

所守处缢死。赠定江军承宣使，制曰：“贺兰拥兵，坐视睢阳之失；李陵失节，重为陇土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无褒恤，以示宠绥？范天顺功烈虽卑，忠义莫夺，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济于艰，而襄、樊坐甲之师益坚所守。俄州刺史为降将军，尔乃不屈自经，可谓见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赐白金五百两，田五百亩。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游击砦兵籍。勇而知义。为侍卫马军司统制。戍襄阳五年，移守樊城，累战不为衄，且数射书襄阳城中遗吕文焕，相与固守为唇齿。两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转战前，遇民居烧绝街道，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赠静江军节度使，谥忠烈，赐庙建康。

裨将王福见富死，叹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亦赴火死。

边居谊，随人也。初事李庭芝，积战功至都统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帐前都统守新城。居谊善御下，得士心，凡战守之具，治之皆有法。

大兵至沙阳，守将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执大用。吕文焕至新城，意其小垒可不攻而破，居谊率舟师拒之，文焕列沙阳所斩首招降，不从。明日，缚大用至壁下，使呼曰：“边都统急降，不然祸即至矣。”居谊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谊曰：“吾欲与吕参政语耳。”文焕闻之，以为居谊降己也，驰马至，伏弩乱发，中文焕者三，并中其马，马仆，几钩得之，众挟文焕以他马奔走。越二日，总制黄顺挟一人开东门走出降。明日，使顺来招之，居谊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顺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缢城出，居谊悉驱以入，当门斩之。文焕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蚁附而上。居谊

乃取其家金尽散将士，往来督战。会暮，破侵汉楼，楼火延毁民居，居谊度力不支，走还第，拔剑自杀，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颜壮其勇，购得其尸烬中，观之。事闻，赠利州观察使，立庙死所。

陈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词赋，登第，为丹徒县尉，历两淮制置司参议官、大军仓曹寿春府教授，复入帅幕，改知胸山县，仍兼主管机宜文字。寻丁母忧归。

北兵至常，常守赵与鉴走匿，郡人钱崱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刘师勇，许为内应。朝议乃以姚希得子崱知常州。师通胁常州，走钱崱，执安抚戴之泰等，遂迎崱以入。崱以照久任边知兵，辟为通判。或谓照曰：“今辟难有辞矣。”照曰：“乡邦沦没，何可坐视，与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备御者，无不为之。

崱入常甫十余日，大军攻常，照等率义兵战御，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带行提辖文思院。常将张彦攻吕城，兵败而降，因尽言常城中虚实，遂急攻之。照等昼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颜自将围其城，照与崱持以忠义，协力固守。再加崱太府寺丞，照干办诸军粮料院，常将士皆转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为陈，矢尽亦不降。城破，崱死之，照犹敛兵巷战，家人请曰：“城东北门围未合，可走常熟入临安也。”照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赠崱龙图阁待制，希得赠太师，照直宝章阁，并官其子。

王安节，节度使坚之子也。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安节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坚为贾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郁郁而死。

安节至咸淳末为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初，似道溃师芜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弃城遁。时安节驻兵江陵，即走临安，上疏乞募兵为捍御，授阁门祗候、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收兵入

平江，合张世杰兵战凤皇港，有功，转三官。

刘师勇复常州，攻走王良臣，师勇还平江，以安节与张詹守常。已而良臣导大兵攻常，常城素恶，安节等筑栅以守，相拒两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颜自将攻之，屡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门，安节挥双刀率死士巷战，臂伤被执。有求其姓名者，安节呼曰：“我王坚子安节也。”降之不得，乃杀之。

尹玉，宁都人。以捕盗功为赣州三砦巡检。秩满城居，从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调玉同淮将张全、广将朱华拒大兵，战于伍牧，全等军败，以淮、广军先遁，曾全、胡遇、谢荣、曾玉以赣州四指挥军亦遁，唯玉残军五百殊死战。玉手杀数十人，箭集于胷如猬毛，援绝力屈，遂被执。大军横四枪于其项，以槌击之死。余兵犹夜战，杀人马蔽田间，无一降者。质明，生还者四人。赠玉濠州围练使，官其二子，赐田二顷，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广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进士，为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与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为衡人。

芾生而聪警，少自树立，名其斋曰无暴弃。魏了翁一见礼之，谓有祖风，易其名曰肯斋。初以荫补南安司户，辟祁阳尉，出振荒，即有声。摄祁阳县，县大治，辟湖南安抚司幕官。时盗起永州，招之，岁余不下。芾与参议邓垵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贼魁蒋时选父子以归，余党遂平。摄湘潭县，县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赋，不避贵势，赋役大均。

入朝，差知德清县。属浙西饥，芾置保伍振民，活数万计。迁主管酒库所。德清有妖人扇民为乱，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除司农寺丞，历知永州，有

惠政，永人祠之。以浙东提刑知温州。州濒海多盗，芾至盗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时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骇散。作虎丘书院以祠尹焞，置学官，亲为学规以教之，学者甚盛。

咸淳元年，入知临安府。时贾似道当国，前尹事无巨细先关白始行，芾独无所问。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为营救，芾以书往复辩论，竟置诸法。尝出阅火具，民有不为具者，问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台臣黄万石诬以赃罪，罢之。

大军取鄂州，始起为湖南提刑。时郡县盗扰，民多奔窜，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县予一皂帜，令曰：“作乱者斩帜下。”民始帖然。乃号召发兵，择壮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为守备。未几，似道兵溃芜湖，乃复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时湖北州郡皆已归附，其友劝芾勿行，曰：“无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岂昧于谋身哉？第以世受国恩，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许国矣。”时其所爱女死，一恸而行。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调且尽，游骑已入湘阴、益阳诸县。仓卒召募不满三千人，乃结溪峒蛮为声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命刘孝忠统诸军。吴继明自湖北至，陈义、陈元自戍蜀归，芾奏请留之戍潭，推诚任之，皆得其死力。

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军戍常德遏诸蛮，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将于兴帅兵御之于湘阴，兴战死。九月，再调继明出御，兵不及出，而大军已围城。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辈奋战，芾亲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尽，有故矢皆羽败，芾命括民间羽扇，羽立具。又苦食无盐，芾取库中积盐

席，焚取盐给之。有中伤者，躬自抚劳，日以忠义勉其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芾杀之以徇。

十二月，城围益急，孝忠中炮，风不能起，诸将泣请曰：“事急矣，吾属为国死可也，如民何？”芾骂曰：“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战少却，旋蚁附而登，衡守尹谷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宾佐会饮，夜传令，犹手书“尽忠”字为号。饮达旦，诸宾佐出，参议杨震赴园池死。芾坐熊湘阁召帐下沈忠遗之金曰：“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忠伏地扣头，辞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诺，取酒饮其家人尽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颈受刃。忠纵火焚其居，还家杀其妻子，复至火所，大恸，举身投地，乃自刎。幕属茶陵顾应焱、安仁陈亿孙皆死。潭民闻之，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继明等以城降，陈毅溃围，将奔闽，中道战死。事闻，赠端明殿大学士，谥忠节。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孙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孙辅叔时亦亲迎于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诏入闽官之。

芾为人刚介，不畏强御，临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强力过人，自旦治事至暮无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复起视事。望之凜然犹神明，而好贤礼士，即之温然，虽一艺小善亦惓惓奖荐之。平生居官廉，及摈斥，家无余赀。

尹谷，字耕叟，潭州长沙人。性刚直庄厉，初处郡学，士友皆严惮之。

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谷与同郡邢天荣、董景舒、欧阳逢泰诸人为赋，体裁务为典雅，每一篇出，士争学之，由是湘赋与闽、浙颉颃。中年登进士第。调常德推官，知崇阳县，所至廉正有声。

丁内艰，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诸生经及朱氏《四书》，士虽有才思而不谨饬者摈不齿。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终日，夜灭烛始免巾帻，早作必冠而后出帷。行市中，市人见其举动有礼，相谓曰：“是必尹先生门人也。”诘人果然。

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荐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帅臣李芾礼以为参谋，共画备御策。时城中壮士皆入卫临安，所余军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纠率民丁，奖励以义，人殊死战，三月城不下。大军断绝险要，援兵不至，谷知城危，与妻子诀曰：“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谊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已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许之死。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先取历官告身焚之，即纵火自焚。邻家救之，火炽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遥见谷正冠端笏危坐，阖门无少长皆死焉。芾闻之，命酒酹谷曰：“尹务实，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务实，谷号也。

初，潭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兵兴时，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谷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

杨霆，字震仲。少有志节。以世泽奏补将仕郎，铨试第一，授修职郎、桂岭主簿，有能声。又五中漕举，改鄂州教授，迁复州司理参军，转常、澧观察推官，擢知监利县。县有疑狱，历年不决，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实，立决之，人称神明。

辟荆湖制置司干官。吕文德为帅，素慢侮士，常试以难事，霆仓卒立办，皆合其意。一日谓曰：“朝廷有密旨，出师策应淮东，谁可往者？”即对曰某将可。又曰：“兵器粮草若何？”即对曰某营兵马、某库器甲、某处矢石、某处刍粮，口占授吏，顷刻案成。文德大惊曰：“吾平生轻文人，以其不事事也。”

公材干如此，何官不可为，吾何敢不敬。”密荐诸朝，除通判江陵府。

江陵大府，雄据上流，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兵民杂处，庶务丛集，霆随事裁决，处之泰然。暇日诣郡庠，与诸生讲学，又取隶官闲田，增益廩稍。选民之强壮，当农隙训练之，时付以器械，杂兵行肄习，亲阅试行赏以激劝之。未几，有能擐甲骑射者，遂皆获其用，而兵不复扰民。

丁内艰，德祐初，起复奉议郎、湖南安抚司参议，与安抚使李芾协力战守。霆有心计，善出奇应变，帅府机务，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围，日夜守御，数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战，抵暮增筑月城，比旦城复完，策厉将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不及，遂皆死。

赵卯发，字汉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为遂宁府司户、潼川签判、宣城宰。素以节行称。中被论罢。咸淳七年，起为彭泽令。十年，权通判池州。

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弃官去，卯发摄州事，缮壁聚粮，为守御计。夏贵兵败归，所过纵掠，卯发捕斩十余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统张林屡讽之降，卯发忿气填膺，瞠目视林不能言。有问以裨身之道者，卯发曰：“忠义所以裨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阴降，归而阳助卯发为守，守兵五百余，柄皆归林。卯发知不可守，乃置酒会亲友，与饮诀，谓其妻雍氏曰：“城将破，吾守臣不当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为命官，我为命妇，君为忠臣，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卯发笑曰：“此岂妇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请先君死。”卯发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资与其弟侄，仆婢悉遣之。

二月，兵薄池，卯发晨起书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

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又为诗别其兄弟，与雍盛服同缢从容堂死。卯发始为此堂，名“可以从容”，及兵遽，领客堂中，指所题扁曰：“吾必死于是。”客问其故，曰：“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此殆其兆也。”卯发死，林开门降。大元丞相伯颜入，问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对。即如堂中观之，皆叹息。为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闻，赠华文阁待制，谥文节，雍氏赠顺义夫人，录二子为京官。

唐震，字景实，会稽人。少居乡，介然不苟交，有言其过者辄喜。既登第为小官，有权贵以牒荐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还之，封题未启，其人大愧。后为他官，所至以公廉称。杨栋、叶梦鼎居政府，交荐其贤。

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临安府。时潜说友尹京，恃贾似道势，甚骄蹇，政事一切无所顾让。会府有具狱将置辟，震力辨其非，说友争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议。

六年，江东大旱，擢知信州。震奏减纲运米，蠲其租赋，令坊置一吏，籍其户，劝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给之。吏有劳者，辄为具奏复其身，吏感其诚，事为尽力，所活无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讼庸者杀其子投火中，民不胜掠，自诬服。震视牒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诘其父，对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狱遂直。擢浙西提刑。过阙陛辞，似道以类田属震，震谢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争之。赵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书营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陈坚劾去之。

咸淳十年，起震知饶州。时兴国、南康、江州诸郡皆已归附，大兵略饶。饶兵止千八百人，震发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书求援，不报。大兵使人入饶取降款，通判万道同阴使于所部敛白金、牛酒备降礼，饶寓士皆从之。道同风

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负国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杀使者。民有李希圣者谋出降，械置狱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举邓益遁去，震尽出府中金钱，书官资揭于城，募有能出战者赏之。众惧不能战，北兵登陴，众遂溃。震入府中玉芝堂，其仆前请曰：“事急矣，番江门兵未合，亟出犹可免。”震骂曰：“城中民命皆系于我，我若从尔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复敢言，皆出。有顷，兵入，执牒铺案上，使震署降，震掷笔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与家人俱死。张世杰寻复饶州，判官邬宗节求震尸葬之。赠华文阁待制，谥忠介，庙号褒忠，官其二子。

震客冯骥、何新之，骥后守独松关，新之守闽之新垒，皆战死。

赵与柅，为嗣秀王。德祐二年，为浙、闽、广察访使。益王之立，舅杨亮节居中秉权，与柅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止，遂犯忌嫉，诸将俱惮之。未几，北兵逼浙东，乃命与柅出瑞安，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朝臣言与柅有刘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辅以隆国本。谮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围，城中危急，与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开门纳外兵，与柅、洪率众巷战，兵败被縶，董文炳问之曰：“汝为秀王耶？今能降乎？”与柅厉声曰：“我国家近亲，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问为？”遂杀之。洪亦伏节而死。

又有赵孟锦者，少不羁，游淮以军功为将佐。北兵攻真州，每战辄为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为重。北兵重舰驻江上，孟锦乘大雾来袭，俄雾解，日已高，北兵见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堕水，身荷重甲，溺焉。

赵淮，丞相葵之从子也。李全之叛，屡立战功，累官至淮东转运使。德祐中，戍银树坝，兵败，与其妾俱被执至瓜州，

元帅阿术使淮招李庭芝，许以大官。淮阳许诺，至扬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帅怒，杀之，弃尸江滨。

列传第二百一十 忠义六

赵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马瑩 密佑 张世杰 陆秀夫
徐应鑣 陈文龙 邓得遇 张珏

赵良淳，字景程，居饶之余干，太宗子恭宪王之后，丞相汝愚曾孙也。累世以学行名，号贤宗子。良淳少学于其乡先生饶鲁，知立身大节。及仕，所至以干治称，而未尝干人荐举。初以荫为泰宁主簿，三迁至淮西运辖，浮湛冗官二十余年。马光祖、李伯玉、范丁孙交荐辟之，卒不振拔。考举及格，改知分宁县。分宁，江西剧邑，俗尚哗讦，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亲尊礼之，至甚杰犖者，乃绳以法，俗为少革。秩满，特差权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诏除诸司审计院，督饷江西，升大理司直。

咸淳末，廷臣议众建宗室于内郡，以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废。良淳至，日与僚吏论所以守御之备，悉举行之。时岁饥，民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或请以兵击之，良淳曰：“民岂乐为盗哉？时艰岁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属以义谕之，众皆投兵散归，其不归者众缚以献。有掠人货财诣其主谢过而还之者。良淳劝富人出粟振之，尝语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济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恳恳，足以动人，人皆倒囷以应之。朝议寻以徐道隆为浙西提刑，以辅良淳，加良淳直秘阁。

文天祥去平江，溃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斩数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书招降，良淳焚书斩其使。大兵迫独松关，有旨趣道隆入卫。道隆既去，大兵至，军其东西门。良淳率众城守，夜就菱舍陴上，不归。

先是，朝廷遣将吴国定援宜兴，宜兴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见良淳，愿留以为辅。良淳见国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请于朝，留戍安吉。已而国定开南门纳外兵，兵入城呼曰：“众散，元帅不杀汝。”于是众号泣散去。良淳命车归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当为自全计。”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闭阁自经。有兵士解救之，复苏，众罗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犹可求生。”良淳叱曰：“我岂逃生者邪？”众犹环守不去，良淳大呼曰：“尔辈欲为乱邪？”众涕泣出，复投缳而死。

徐道隆字伯谦，婺州武义人。父焕，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权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为参议官。立信迁兵部尚书，道隆与宾客十许人俱去江陵。赵孟传为制置使，以道隆参其军事，遂为提点刑狱。

时文天祥既去平江，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乱者于市。牛监军遁，范文虎、程鹏飞、管景模俱遗书诱降，道隆焚书斩使。

大兵至临平皋亭山，令问道入援，时水陆皆有屯军，道绝不通，议由太湖经武康、临安县境勤王。即日乘舟出临湖门，泊宋村。郡守赵良淳既缢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亲从军三百人殊死战，矢尽枪槊折，一军尽没。道隆见执舰内，间守者少怠，赴水死，长子载孙亦赴水死。余兵有脱归者言于朝，命赠官赐谥，厚恤其家，立庙安吉，官其子孙。越三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长亡归，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然以来归人不得大官，为通州副都统。时淮多健将，然骁雄无逾才。才知兵，善骑射，抚士卒有恩，至临阵，军律凜凜。其子当战，回白事，才望见以为败也，拔剑驰逐，几杀之。

贾似道出师，才以兵属孙虎臣为先锋，相拒于丁家洲。大军设炮架穀车弩江滨，中流数千艘，旌旗联亘，鼓行而下。才奋兵前接战，锋已交，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众见之，欢曰：“步帅遁矣。”于是诸军皆溃，才亦收兵入扬州。大兵乘胜攻扬州，才为三叠阵逆之三里沟，战有功。又与元帅战扬子桥，日暮兵乱，流矢贯才肩，才拔矢挥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军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洲，东北跨湾头至黄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时德祐元年也。

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阁门宣赞舍人持谢太后诏来谕降，才发弩射却之，复以兵击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战而退。未几，瀛国公至瓜洲，才与庭芝泣涕誓将士出夺之。将士皆感泣。乃尽散金帛犒兵，以四万人夜捣瓜洲，战三时，众拥瀛国公避去。才追战至浦子市，夜犹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四月，才以兵攻湾头栅。五月，复攻之，骑旋泞而止，乃舍骑步战，至四鼓，全师以归。扬食尽，才时出运米真州、高邮以给兵。六月，护饷至马家渡，万户史弼将兵击夺之，才与战达旦，弼几殆，阿术驰兵来援，乃得免去。

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期与俱死。

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保康军承宣使

召才，才与庭芝东至泰州，将入海。阿术以兵追及，围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听。阿术驱扬兵士妻子至城下，会才疽发，不能战，诸将遂开门降。都统曹安国入才卧内，执之以献。阿术爱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为慢言；阿术责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复愤愤不已，阿术怒，劓之扬州。才临刑，夏贵出其傍，才切齿曰：“若见我宁不愧死邪？”

有洪福者，夏贵家僮也，从贵积劳为镇巢雄江左军统制，镇江北。贵降，福与子大渊、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结贵军复之，加右武大夫、知镇巢。贵既臣附，招福，不听，使其从子往，福斩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贵至城下，好语语福，请单骑入城。福信之，门发而伏兵起，执福父子，屠城中。贵泣杀，大源、大渊谗曰：“法止诛首谋，何至举家为戮？”福叱曰：“以一命报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骂数贵不忠，请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国也。闻者流涕。

马璘，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为名将，而璘与其兄瑒特显。咸淳中，璘知钦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诏、安南，傍通诸溪峒，抚御少失宜，往往召乱。璘镇抚诸蛮及治关隘，皆有条理，大理不敢越善阐，安南不敢入永平，诸峒皆上帐册，边陲晏然。广西经略李兴上其功，加阁门宣赞舍人。未几，以左武卫将军征入朝。已而宋亡，璘因留静江，总屯戍诸军，护经略司印守城。

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广西。璘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凿马坑，断岭道。大兵攻严关不克，乃以偏师入平乐，过临桂，夹攻璘。璘兵败，退保静江。平章使人招降，璘发弩射之。攻三月，璘夜不解甲，前后百余战，城中死伤相籍，讫无降意。城东隅稍卑，大军阳攻西门，以精兵夜决水闸，攻东门，破其外城；璘闭内城城守，又破之。

壁率死士巷战，刀伤臂被执，杀之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静江破，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独壁部将娄铃辖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围之十余日，娄从壁上呼曰：“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乃遗之牛数头，米数斛。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闭壁。大军乘高视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齑牛，啖立尽。鸣角伐鼓，诸将以为出战也，甲以待。娄乃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然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

密佑，其先密州人，后渡淮居庐州。佑为人刚毅质直，累官至庐州驻扎、御前游击中军统领，改权江西路副总管。

咸淳十年，以阁门宣赞舍人为江西都统。是冬，大元丞相伯颜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将大兵东下。明年二月，朱祀孙遣高世杰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击，执世杰荆江口，兵尽溃，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黄万石招集之，且募宁都、广昌、南剑义兵千余人，尽以属佑。十一月，大兵至隆兴，刘槃兵败，乃婴城自守。万石时移治抚州，将遁，惧佑不从，乃调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战。未至隆兴，槃已降，都统夏骥率所部兵溃围出。

已而元帅张荣实、吕师夔提兵逼抚州，佑率众逆之进贤坪，兵来呼曰：“降者乎？斗者乎？”佑曰：“斗者也。”麾其兵突战，进至龙马坪，大兵围之数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战，或有生理。”众咸愤厉。自辰战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复战，又身被四矢三枪，众皆死，仅余数十人。佑乃挥双刀斫围南走，前渡桥，马踏板断，遂被执。众见其勇，戒勿杀，舆归隆兴。元帅宋都觶曰：“壮士也。”欲降之，系之月余，终不屈。尝骂万石为卖国小人，使我志不

得伸。宋都解命刘槃、吕师夔坐城楼，引佑楼下，以金符遗之，许以官，佑不受，语侵般、师夔，益不逊。又令佑子说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统子，谁不怜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请刑，遂死。观者皆泣下。

张世杰，范阳人。少从张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隶淮兵中，无所知名。阮思聪见而奇之，言之吕文德，文德召为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攻安东州，战疾力，与高达援鄂州有功，转十官。寻从贾似道入黄州，战萍草坪，夺还所俘，加环卫官，历知高邮军、安东州。

咸淳四年，大军筑鹿门堡，吕文德请益兵于朝，调世杰与夏贵赴之。及吕文焕以襄阳降，命世杰将五千人守鄂州。世杰以铁钅锁两城，夹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设攻具。大军破新城，长驱而下，世杰力战，不得前，遣人招之，不听。丞相伯颜阳攻严山隘，潜自唐港荡舟入汉，东攻鄂，鄂降。

世杰提所部兵入卫，道复饶州，乃入朝。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世杰来，上下叹异。自和州防御使不数月累加至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兵。遣将四出，取浙西诸郡，复平江、安吉、广德、溧阳诸城，兵势颇振。七月，与刘师勇诸将大出师焦山，令以十舟为方，碇江中，非有号令毋发碇，示以必死。元帅阿术载穀士以火矢攻之，世杰兵乱，无敢发碇，赴江死者万余人。大败，奔圉山。上疏请济师，不报。寻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十月，进沿江招讨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已而大军至独松关，召文天祥入卫，以世杰为保康军节度使、知平江。寻亦召入卫，加检校少保。

二年正月，大军迫临安，世杰请移三宫入海，而与天祥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几，和议亦沮。兵至皋亭山，世杰乃提兵入定海。石国英遣

都统卞彪说之使降，世杰以为彪来从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从容为言，世杰大怒，断其舌，磔之巾子山。

四月，从二王入福州。五月，与宜中奉昱为主，拜签书枢密院事。王世强导大军攻之，世杰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将陈吊眼、许夫人诸畚兵攻蒲寿庚，不下。十月，元帅唆都将兵来援泉，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经历孙安甫说世杰，世杰拘安甫军中不遣。招讨刘深攻浅湾，世杰兵败，移王居井澳，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因徙石 冈洲。

至元十五年正月，遣将王用攻雷州，用败绩。四月，益王殂，卫王昺立，拜世杰少傅、枢密副使。五月，遣琼州安抚张应科攻雷州，三战皆不利。六月，再决战雷城下，应科死之。世杰以 冈洲不可居，徙王新会之崖山。八月，封越国公。发琼州粟以给军。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袭广州，震败绩。

明年，元帅张弘范等兵至崖山，或谓世杰曰：“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上有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悉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余作水砦，为死守计，人皆危之。已而弘范兵至，据海口，樵汲道绝，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世杰率苏刘义、方兴日大战。弘范得世杰甥韩，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杰历数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杨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刘师勇者，庐州人。以战功历环卫官。鲁港师溃，贾似道

欲东入海，师勇赞之入扬州图再举，似道然之。时姚峇复常州，似道命师勇以淮兵取吕城，朝廷加师勇和州防御使，助峇守常，而以张彦守吕城，合兵拒大军。战失利，彦马弱，陷淖中见执，吕城失守，常州势益孤。大军置彦城下招降，师勇以大义斥彦，彦惭而退。又遣范文虎来谕，师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围数月，援兵绝，有群鸥飞鸣绕城，众恶为不祥，俄而城陷。师勇拔栅，战且行，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淮军数千人皆斗死。有妇人伏积尸下，窥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杀敌十百人乃殪。师勇从二王至海上，见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葬于鼓山。

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父徙家镇江。稍长，从其乡人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景定元年，登进士第。李庭芝镇淮南，闻其名，辟置幕中。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阁，宾主交欢，秀夫独敛焉无一语。或时宴集府中，坐尊俎间，矜庄终日，未尝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迁至主管机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东，擢参议官。德祐元年，边事急，诸僚属多亡者，惟秀夫数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农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权起居舍人。

二年正月，以礼部侍郎使军前请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与苏刘义追从之，使人召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至，遂相与立益王于福州。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从。旋与议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罢之。张世杰让宜中曰：“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还。

时君臣播越海滨，庶事疏略，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每时节朝会，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左右无不悲动者。属井澳风，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时陈宜中往占城，以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乃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卫王舟，而世杰、刘义各断维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翰林学士刘鼎孙亦驱家属并輜重沉海，不死被执，榜掠不完肤，一夕得脱，卒蹈海。鼎孙字伯镇，江陵人，进士也。

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

徐应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鑣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

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鑣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鑣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斃。”琦亦赋诗以自誓。祭毕，以酒肉饷诸仆，诸仆醉卧，应鑣乃与其子女入梯云楼，积

诸房书籍箱笥四周，纵火自焚。一小仆未寐，闻火声，起至楼下穴牖视之，应镡父子俨然坐立，如庙塑像。走报诸仆，坏壁入，扑灭火。应镡不得死，与其子女快快出户去，仓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诸仆为具棺敛，殡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后十年，其同舍生刘汝钧率儒者五十余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

陈文龙字君贲，福州兴化人。丞相俊卿之后也。能文章，负气节。初名子龙，咸淳五年廷对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龙。

丞相贾似道爱其文，雅礼重之。由镇东军节度判官、历崇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数年，拜监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数年，似道所置台谏皆鬬茸，台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龙为之，独不呈稿，已忤似道。知临安府洪起畏请行类田，似道主其说，文龙上疏以为不可，似道怒，寝其疏。襄阳久被围，似道日恣淫乐，不少加意，时阳请督师，而阴使其党留己，竟失襄阳。文龙上疏极言其失。范文虎总师无功，似道苾之，以知安庆，又除赵溍知建康，黄万石知临安。文龙言：“文虎失襄阳，今反见擢用，是当罚而赏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阃之寄？万石政事怠荒，以为京尹，何以能治？请皆罢之。”似道大怒，黜文龙知抚州，旋又使台臣李可劾罢之。未几，吕文焕导大军东下，范文虎首迎降，与文焕俱东。似道兵溃鲁港，溍最先遁，以故列城从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龙之言。起为左司谏，寻迁侍御史。

时边事甚急，王 龠与陈宜中不能画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潜说友以平江降，台臣请籍其家， 龠以为可，宜中以为不可。张世杰诸将分四道出师，而大臣不监护，台谏论之， 龠请行边，下公卿杂议，宜中请出督师，又下公卿杂议。文

龙上疏曰：“《书》言‘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筑某堡，而我以文相逊，以迹相疑，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请诏大臣同心图治，无滋虚议。”其后宜中与 龠终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来，事已不可为矣。

是冬，累迁文龙至参知政事。未几议降，文龙乃上章乞归养，既出国门而悔之，复上疏求还，不报，乃归。五月，益王称制于福州，复以文龙参知政事。漳州叛，以文龙为闽、广宣抚使讨之。文龙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为参谋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抚之，恮至，民皆顿首谢罪。兴化有石手军者，能掷石中人，议者以其不足用罢之，石手军亦叛，复命文龙为知军，平之。

已而降将王世强复导大军入广，建宁、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刚中遣使徇兴化，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以还，使持书责世强、刚中负国。遂发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满千，大兵来攻不克，使其姻家持书招降之，文龙焚书斩其使。有风其纳款者，文龙曰：“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将林华侦伺境上。华即降，且导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孙开门降，执文龙与其家人至军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系送杭州。文龙去兴化即不食，至杭饿死。其母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宜有是儿。”为收葬之。

蒲寿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陈文龙非不忠义，如民何？”闻者笑之。大兵既归，文龙之侄瓚复举兵杀林华，据兴化，未几复破，瓚死之。

邓得遇，字达夫，邛州人。淳祐十年进士。调宁远主簿，改知南昌县，通判隆兴府，监行在左藏库，出知昭州，迁广西

提点刑狱，逾年摄经略事兼知静江府。

德祐元年，长沙被兵，得遇遣都统马骥、马应麒赴援。骥潜叛而还，得遇斩之，军事悉委之应麒。未几，马暨代闾，议事不合。二年，移治苍梧。

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辞，书幅纸云：“宋室忠臣，邓氏孝子。不忍偷生，宁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侣。优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张珩，字君玉，陇西凤州人。年十八，从军钓鱼山，以战功累官中军都统制，人号为“四川虓将”。

宝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长宁，杀守将王佐父子。至阆州，降安抚杨籛，推官赵广死之。至蓬州，降守将张大悦，运使施择善死之。顺庆、广安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诸道兵围合州，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珩与王坚协力战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坚征入朝，以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馈饷至虎相山，为东川兵所得，屡以书劝千降，朝廷乃以珩代千。珩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自全汝楫失大良平，大兵筑虎相山，驻兵两城，时出攻梁山、忠万开达，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饷渠，竭数郡兵护送，死战两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珩遣其将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门入，大战城中，复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赛典赤提兵入，坏重庆麦，道出合城下，珩碇舟断江中为水城，大兵数万攻之不克，遂引去。

合州自余玠用二再生策，徙军钓鱼山，城壁甚固。然开、庆受兵，民凋弊甚，珩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将刘整复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鬣、虎顶

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匣刺统军率诸翼兵以筑之。左右欲出兵与之争，珣不可，曰：“芑菁平母德、彰城，汪帅劲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马鬣必顾其后，不暇城矣。”乃张疑兵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火其资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场，统制周虎战死，马鬣城卒不就。

十年，加宁江军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五月，加检校少保。征其兵入卫，蜀道断，不得达。六月，咎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降，守将侯都统战死。已而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围重庆，作浮梁三江中，断援兵。自秋徂冬，援绝粮尽，珣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二年正月，遣其将赵安袭青居，执安抚刘才、参议马嵩归。二月，遣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断内水桥，入重庆。四月，合重庆兵出攻凤顶诸砦。珣结泸土刘霖、先坤朋为内应。六月，遣赵安破神臂门，执梅应春杀之，复泸州。重庆兵渐解去，围泸州。十二月，赵定应迎珣入重庆为制置。

时阳立以涪州降，珣遣张万攻走立，俘其僚属冯巽午等。立复合兵来决战，史进、张世杰战死，万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抚李端以归。珣以都统程聪守涪。重庆兵尽退。珣闻二王立广中，遣兵数百人求王所。调史训忠、赵安等援泸州。张万入夔，连忠、涪兵拔石门及巴巫砦，获将士百余人，解大宁围，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张德润复破涪州，执守将程聪。先是，聪在重庆力主守城之议，珣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聪至郡怏怏，不设备，至是被执。德润以肩舆载聪归，语之曰：“若子鹏飞为参政矣，旦晚可会聚也。”聪曰：“我执彼降，非吾子也。”

是月，梁山军袁世安降。十月，万州破，杀守将上官夔。十一月，泸州食尽，人相食，遂破之，安抚王世昌自经死。

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遣泸州降将李从招降，珣不从。十二月，达州降将鲜汝忠破咸淳皇华城，执守将马堃，军使包申巷战死。至元十五年春，珣遣总管李义将兵由广阳，一军皆没。二月，大兵破绍庆府，执守将鲜龙，湖北提刑赵立与制司幕官赵西泰皆自杀。珣率兵出薰风门，与大将也速禿儿战扶桑壩，诸将从其后合击之，珣兵大溃。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珣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珣率兵巷战不支，归索鸩饮，左右匿鸩，乃以小舟载妻子东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珣踊跃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万户铁木儿追及于涪，执之送京师。重庆降，制机曹琦自经死，张万、张起岩出降。进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

珣至安西赵老庵，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得不死，亦何以哉？”珣乃解弓弦自经厕中，从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

赵立者，字德修，重庆人。第进士，以上书迂贾似道被谪。德祐初，起为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诸将入卫，至重庆则咎万寿已降，珣方城守为后图。立无以复命，还至涪，沉水死。

列传第二百一十一 忠义七

高敏 张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蒋兴祖 郭浒
朱友恭 附 吴革李翼 阮骏 赵士隆 士医 士真 士道
士歧 陈自仁 叔皎 叔凭训之 聿之陈淬 黄友 郝仲连
刘惟辅 高子孺 韩青附 牛皓 魏彦明 刘士英 翟兴弟
进 朱躄 朱良 方允武 龚楫 李亘 凌唐佐 杨粹中 强
霓康杰 李伸郭僕 郭赞 王进 吴从龙 司马梦求 林空
斋 黄介 孙益 王仙 吴楚材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登州人。为泾原指使，数与西夏战，遭重伤。范仲淹、韩琦皆荐之，为阁门祗候，历利州路、邠宁环庆都监，主蕃部事。

羌围大顺城，偏将赵怀德力战，其下以银买级，主帅李复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怀德善用人，战必胜，当略其小过，且蕃官难强以汉法，复圭乃止。羌人声言将出鄜延，敏屡白复圭曰：“兵家之事，声东击西，环庆尝破白豹、金汤，结衅已深，不可不备。”已而果以兵三十万来寇。

总管杨遂驻兵大义，以敏为先锋将。夏人攻夺大顺水砦，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战且前，多所斩获。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东头供奉官。诏赠嘉州刺史，录其三子为侍禁、殿直。

张吉者，庆州卒也，为淮安镇守烽。夏人寇东谷，掠得之，

胁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辞曰：“努力！诸砦无虞，贼粮尽且去矣，毋庸降。”贼怒，害之。诏赠内殿崇班，又录其子。

景思忠，字进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阁门使泰荫，累官西京左藏库使，为遂州驻泊都监。夷人寇涪井，钤辖张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为前锋。夷乘险薄官军，官军战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劝思忠引避，不听，奋剑疾战而死。走马使张宗望为言，诏察访熊本考实，得其事，神宗悯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余皆赐其家钱帛。

弟思立，以荫主渭州治平砦。啰兀用兵，韩绛使摄保安军。夏人寇顺宁，思立擅领兵赴援，诸将败，一军独全。以功知德顺军，策应王韶取熙州，过洮，筑当川堡，克羌香子、珂诺城，遂定河州。尝与羌力战，斩不用命者数人，军声大振。韶言其临事忠勇，进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东上阁门使、河州刺史，赐绣旗、朱甲。又迁四方馆使、河州团练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谊为秦州判官以便养。

青宜结鬼章举兵袭杀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书抵思立，词不逊。思立不能忍，帅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钤辖韩存宝、蕃将瞎药交止之，不听。自将中军，使存宝及魏奇为先锋，王存将左，贾翊将右。鬼章众二万，分三砦以抗官军。战数十合，羌从山下围中军。他将王宁、李元凯没于阵，思立、存宝溃围出，诸将多伤，议曰：“日暮兵疲，宜移屯东冈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创重，独徙其军，方遣之而殿后兵乱，前人望见，亦皆溃。思立且斗且退，曰：“我适以百骑走羌数千人，无助我者，今败矣，当自刭以谢朝廷。”众止之。少顷再战，遂死。时已除忠州防御使，会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轻敌致败，不复赠官。

王奇，汾州人，武举中第。章惇经营湖北溪洞，以为将领，降其酋舒光贵，缚元猛，平懿、洽等州。累迁如京副使，为湖南都监，徙广西。宜州蛮寇边，奇领兵至天河县，期旦日会战。裨将费万夜以众窃出河泥隘，战没。经略使移书迫奇，奇不能堪。后数日，蛮万人骤集，奇轻出，遂败。麾下犹数百人，劝策马逃去，奇骂曰：“大丈夫当尽节以报国，何走为！”战而死。诏赠皇城使、忠州防御使，官其家六人，仍赐金帛。

蒋兴祖，常州宜兴人，之奇之孙也。以荫累调饶州司录。睦州盗起，旁郡皆震，兴祖白州将纠吏卒，缟战具，盗不敢谋。以功迁官，知开封府阳武县。阳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恶，大河薄其南。尝积雨泛溢，埽且溃，兴祖躬救护，露宿其上，弥四旬，堤以不坏。治为畿邑最，使者交荐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师，道过县，或劝使走避，兴祖曰：“吾世受国恩，当死于是。”与妻子留不去。监兵与贼通，斩以徇。金数百骑来攻，不胜，去。明日师益至，力不敌，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长子相继以恠死。诏赠朝散大夫。

郭汭，德顺中安堡人。从军，积官至武经郎，为泾原第八副将。金人犯陕西，渭帅以下叛降，独汭义不许，称病去。帅恶忌之，傅致以罪，下之狱，胁使俱降。汭奋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终不能受污。叛逆大恶，天地所不容，吾虽死，誓不尔贷，当诉于地下耳。”众丑其语，即杀之。建炎三年，赠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为泾原第一副将。部兵捍金人于华亭，数有功。会金兵大集，友恭赴敌力战，为所得。渭帅既降，诱以甘言，许优进官秩，不肯从，更诋辱之。帅不胜忿，断其脛以徇，经日乃斩之。后赠敦武郎。

吴革，字义夫，华州华阳人，国初勋臣廷祚七世孙也。少

好学，喜谈兵。再试礼部不中，乃从泾原军，以秉义郎干办经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帅兵解辽州之围。使粘罕军，见之庭，揖不拜，责其贪利败约，词直气劲。粘罕少屈，为追回威胜诸屯兵，授书使归。钦宗问割地与不割地利害，对曰：“金人有吞噬之意，愿悉起关中士马赴都为备。”诏以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持节谕陕西。行至朱迁，闻金人犯京师，复还。与张叔夜同入城，请于帝，乞幸秦州；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诸门同出兵牵制、冲突、尾袭、应援，可一战而胜。时众言已入，皆不果。后金兵攻安上门，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将，使泄蔡河水以灌之，不听。及填道将合，欲用前议，则水已涸矣。

车驾幸金营，革以为堕其诈，往请叔夜，欲身见其大酋计事。叔夜问其故，曰：“兹行有三说：一则天子还内，二则金骑归国，三则革死。”叔夜为言之，不报。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孙傅乞留之，不得。乃为傅谋，于启圣僧院置振济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间至者万计，阴以军法部勒，将攻金营。久之，迁于同文馆，所合已至数万，多两河骁悍之士。

既而有立张邦昌之议，革谋先诛范琼辈，以三月八日起兵。谋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数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册，请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马，至咸丰门，四面皆琼党，给革入帐，即执之，胁以从逆。革骂之极口，引颈受刃，颜色不变。其麾下百人皆同死。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为代州西路都巡检使，屯崞县。金人取代，执守将嗣本，遣来谕降，翼射却之，帅士卒坚守。义胜军统领崔忠杀都监张洪辅，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战达旦，力不敌被执。酋粘罕欲臣之，怒骂不屈，与县令李耸、丞王唐臣、尉刘子英、监酒阎诚、将官折可与同死之。

阮骏者，兴化军人。绍圣元年进士，为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师，率所隶兵拥护神御殿，抱神御，骂声不绝口，卒被害。特赠朝议大夫。

赵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后。生五岁，补右班殿直。既长，游庠序，月试数居前列。一日，投笔叹曰：“昔贤有不愿为章句儒，出玉门关、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复事科举。去为郡县吏，累迁至淮南西路兵马钤辖，驻寿春。

剧贼丁一箭众号十万，来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备御之策悉委士隆。贼三旬不退，士隆募军中敢死士与之谋。有张宣者应募，独持槊缒城下，击杀数十人，贼众披靡。乃选壮士数百人夜开城门，出其不意击走之，追奔数十里。以功迁三官，秩满，授江东路钤辖。

李成叛，据江、淮六七郡，连兵数万，遣其党马进围九江，守臣姚舜明与士隆及副钤辖刘绍先御之。进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东帅吕颐浩屯鄱阳，既复南康，与建武节度使杨惟忠兵会，遣统制巨师古援江州，未至，遇伏败。绍兴元年正月，诏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入辞，颇言成兵众。高宗责以立功，俊悚惧受命。未至，城已陷。

时守城罢卒仅数千，捍贼百余日，城中食尽。舜明、绍先议纵火，因弃城去，士隆毅然独纠合部曲余民守城。城破，众号呼曰：“无杀我赵钤辖。”贼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义，欲以为伪安抚使，士隆怒骂曰：“贼欲屈我耶！”阴裂帛以书使示诸子曰：“贼不杀我，义不苟活，汝辈得出，为我雪耻。”遂仰药而卒，年五十二。贼怒，并害其家数十口。事闻，上嘉悼，赠武功大夫，官其孙二人。

士隆六子，皆有文行：不愆、不{义心}、不愆、不愆、不愆、不愆、不愆。是役也，不{义心}、不愆、不愆死焉。

又宗子有士医、士真、士道，皆以死事闻。

士医，任秀州兵马都监。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医乘城拒战，城陷死之。后赠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士真，权知信阳军。寇刘满至，士真拒之。兵溃，满执之去荆门，遇害。后赠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绍兴五年，马进寇江州，士道遇害。赠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士跂，濮王曾孙也。靖康末，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金人驱宗室北行，士跂得间道遁去。居邢州，结土豪将举事。有告者，金人执而杀之。事闻，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果。

叔皎，秦悼王四世孙。元丰中，为右班殿直，累迁至德州兵马都监。自靖康以来，刘顺、吕拱、刘亨相继谋叛，叔皎皆设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围城，郡檄叔皎率兵御之，前后六战。围急，有江喆者，与郡守宗谅谋以城降，叔皎斩喆以徇。金人登城，叔皎犹力战，势穷被执，怒骂不屈，遂遇害。

叔凭，建炎间，任陕州都监，累官武翼大夫，就迁通守。金人围陕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时叔凭子官卢氏，遗以蜡丸书曰：“人臣当死国难，况吾以近属，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时通判王许，职官刘效、陈思道、冯经、李岳、杜开，县令张，将佐卢亨等五十一人俱死，无降者。

训之字海道，秦悼王五世孙。父叔侯，官至惠州防御使。训之登政和二年进士，调东平仪曹，知平江府吴县。朱勔怙势役州县，训之不为屈。勔尝执数辈诣县请治，训之悉纵之。怦勔，遂移疾去。

宣和末，盗起河北，训之屡与人言：“契丹旧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几，金人犯京师，训之居扬州，率大姓

募士勤王，闻都城失守，乃止。

建炎三年，知吉州永丰县。孟太后避地虔州，护卫统制杜彦与其麾下叛，后军杨世雄应之，将犯永丰。训之与尉陈自仁简兵分为二，一取间道绕贼后，一据地利匿其精兵以诱贼。贼至伏发，歼其众。会贼别校继至，官兵未成列，训之率数十辈拒战，厉声骂贼，与自仁俱被害。事闻，诏赠训之朝散郎、直秘阁，谥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为立祠。

太后之发吉州也，至太和，众皆溃。从事郎、三省枢密院干办官刘德老为金人追骑所杀。官其家一人。

是年，金人过江，陈淬战死，岳飞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赵垒之帅乡兵迎敌，死之。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聿之，安定郡王叔东子也。建炎中，为成忠郎。金人围潭州，帅臣向子諲率众守城，聿之隶东壁。子諲循城，顾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简。”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纵火，子諲率官吏突门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战，大骂而死。将官武经郎刘玠亦死之。事闻，赠聿之左监门卫大将军，玠武经大夫，皆官其家。其后朱熹为请立庙，赐号忠节。

陈淬，字君锐，兴化军莆田人。绍圣初，下第，挟策西游。时吕惠卿帅鄜延，淬戎服往见，惠卿问相见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见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补三班奉职。与西人接战于乌原，手杀十余人，擒其砦主。奏为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马都监，累迁武经郎。丁外艰。

宣和四年，召赴阙，授真定路分都监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将，寻拜忠州团练使、真定府路马步副总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军御之，妻孥八人皆遇害。

建炎元年，辟诸军统制，宗泽命击金人于南华，败之。兼大名府路都总管兵马钤辖，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种落也。

拥众十万，长驱两河，遂袭恩。淬与长子仲刚拒战，贼飞刃及淬，仲刚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复围陈州，淬大败善兵，拜宿州安抚使。李成叛，诏以淬为御营使、六军都统、淮南招抚使讨之，三战三捷。未几，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将中军，戚方将前，王 夔将后。淬曰：“彼众虽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过千人。吾伏兵葭芦翳荟间，俟其旋济旋获，前后不相知，讫济，当尽获矣。”杜充不从，金兵遂犯板桥，诸军皆溃，淬独与战，势穷力尽，据胡床大骂，刃交于胸而色不动，与其从子仲敏俱死。诏赠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黄友，字龙友，温州平阳人。少不羁，十五入太学，语同辈曰：“大丈夫不能为国立功，亦造化中赘物耳。”因投笔西游。边帅刘法一见奇之，延致门下。会西鄙军哄，都护高永年战没，友作七诗哀其忠。其后幕府奏功，没永年之实，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诗进，徽宗览之惻然，遂加赠谥。友亦免省试，登进士第，调永嘉、瑞安二县主簿，摄华阴令，有政声。

方腊窃发，友同诸将收复，所至披靡。婺寇复作，守留友摄兵曹，为殄灭计。友请往谕之，既次浦江，贼望风解去。复单骑次武义，贼众持钉一橛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贼首李德壮之，亟麾退，一境贴然，婺人图像祀之。

通判檀州。会金人败盟，郭药师以常胜军叛，燕土响应，友独领数千人与之战，躬冒矢石，破裂唇齿。钦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筹略过人。丞相何 从而荐之，召对，问友唇齿破裂状，为之称叹，赉予甚渥。

进直徽猷阁、制置司参谋官，同种师中解太原围。友遣兵三千夺榆次，得粮万余斛。明日，大军进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师中：“地非利，将三面受敌。”论不合，友仰天叹曰：

“事去矣！”迨晓，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敌益以铁骑，士卒奔溃。敌执友谓曰：“降则赦汝。”友厉声曰：“男儿死耳！”遂遇害。帝书“忠节传家”四字旌其闾，官其后八人。

友体貌英伟，胆雄万夫，谋画机密，出人意表。尝语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万一边书告警，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为识也。”其忠诚许国根于天性如此。

郝仲连，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连时为贵州防御使，宣抚范致虚遣节制河东军马，屯河中，就权府事。金将娄宿以重兵压城，仲连率众力战，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杀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后赠中侍大夫、明州观察使。

刘惟辅，泾州人。以同州观察使为熙河马步军副总管。金人既得秦州，经略使张深遣惟辅将三千骑御之。金前军逾巩州，距熙才百里，惟辅留军熟羊城，以千八百骑夜趋新店。黎明军进，短兵相接，杀伤大当。惟辅舞槊刺其先锋将孛董黑锋，洞胸堕马死，敌为夺气退。深檄陇右都护张严往追之，至凤翔境上，惟辅不欲听严节制，乃自别道由吴山出宝鸡，获金游骑。严拥大兵及金人于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严与曲端期而不至，径前，遇伏死之。惟辅自石鼻砦遁归。

金人略熙河，惟辅将去，顾熙河尚有积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辅与亲信数百匿山寺中，遣人诣夏国求附，夏国不受。其亲信军诣金人降，金人执惟辅，诱之百方，终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辅奋首曰：“死犬！斩即斩，吾头岂汝摔也。”顾坐上客曰：“国家不负汝，一旦遽降敌耶？”即闭口不复言而死。张浚闻之，承制赠昭化军节度使，贖金帛布以二百计，官子孙十二人，立庙成州，

号忠烈。

有高子孺，狄道人。知兰州龛谷砦，闻惟辅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后死。韩青为熙河马步军第六将，间行从惟辅，为金人所擒，亦骂不绝口而死。

牛皓，福津人。为武功大夫、川陕宣抚后军中部将。绍兴五年，金右都监撒离曷与其熙河经略使慕洵欲犯秦川，宣抚副使吴玠遣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与金将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满二百，乃下与战，谓其从曰：“吾所以舍马者，欲与若等同死也。”金人见皓异于他人，欲招之，皓力战死。

有承信郎高万，且骂且战，与熙河路部将任安、宣抚司队官秦元、薛琪、张亨皆死于阵。金人相谓：“真健儿也。”后皓、安皆赠翊卫大夫，官其家五人，赠万等三官，录其子。

魏彦明，开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东城，而西城犹坚守。金人并兵入鄜延，王庶自当鄜州来路，遣统制官庞世才当延安来路。天大雪，世才战败，自是金兵专围西城。初受围时，彦明与权府事刘选分地而守，彦明当东壁，空家赀以赏战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昼夜攻城，阅十有三日城陷，彦明坐于城楼上，金人并其家执之，谕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辈使背吾君乎？”娄宿怒杀之。诏赠中大夫，官一子。

刘士英，宣和间为温州教授。方腊陷处州，州人争具舟欲遁，士英奋谓不当避。自郡将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独身任责，推郡茂才石砺为谋主，治兵峙粮，籍保伍，分其地为八隅，委官统率，以钟为约，令民闻钟声则趋所守堞。未几，贼来攻，拒守凡四十余日，官军继至，贼溃去。

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帅臣张孝纯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将官王稟力止孝纯。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

持短兵接战，死之。笈在金，因讲和使附书言二人死节，后刻石于温、衢二州。

翟兴，字公祥，河南伊阳人。少以勇闻。剧贼王仲起，兴与弟进应募击贼，号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师，西道总管王襄檄兴统领在城军马。以保护陵寝功补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马副钤辖，为陕西宣抚司前军统制。高世由以泽州降金，金以为西京留守。兴与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洛阳，擒世由等斩之。

群盗冀德、韩清出没汝、洛间，兴以轻骑追袭，德就擒，清仅以身免。会进为叛将杨进所害，贼乘势击败官军，兴帅余众拒贼，保伊川。明年，诉进死事于朝，以兴代进为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讨使，兼知河南府。杨进屯鸣皋山北，兴与子琮帅乡兵时出扰之，进惧，弃辎重南走，兴邀击于鲁山县，进中流矢死，余众溃去，西京平。

贼王俊据汝州，兴引兵攻之，俊弃城去，退保繖盖山。兴进攻，免胄大呼曰：“贼识我乎？我翟总管也。”众皆披靡，遂破之。

金人犯河阳、巩县、永安军，兴遣子琮与搏战，屡捷，追至浞池。诏授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转武略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寓治伊阳。时河东、北虽陷，土豪聚众保险，兴遣蜡书结约之，向密、王简、王英辈皆愿受节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东、北路军马使，遍檄山砦，由是汾、泽、潞、怀、卫间山砦首领皆应命。

金人入陕右，兴遣将邀击，俘五十余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东都统保骨，遂复阳城县，乘胜取絳之垣曲，进至米粮川。绍兴元年春，金重兵犯河南，时兴军乏粮，就食诸道，仅存亲兵自卫，人情震恐。兴授将彭方略，设伏于井首，俟敌至阳遁，金众果追，伏发，金帅就擒。邓州人杨某拥众河北，伪

称“信王”，兴遣将董先追获于商州杀之。进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

刘豫将迁汴，以兴屯伊阳，惮之，遣蒋颐持书诱兴以王爵。兴斩颐焚其书，豫计不行，乃阴遣人啖裨将杨伟以利，伟杀兴，携其首奔豫。或云：赂伟为内应，以兵径犯中军，兴奋击坠马死。事闻，赠保信军节度使。

兴威貌魁伟，每怒，须辄张。军食不继，士以菽粟杂藜藿食之，激以忠义，无不奋厉。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诸陵。诏赐军名“忠护”。

子琮，沈勇有父风，继兴为镇抚使；琳，阁门祗候。

进字先之。以捕盗劳补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将。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寻叙复。女真归故地，改河北第四将。往至遂城，会契丹兵奄至，都统制刘延庆以进为先锋，与契丹战于幽州石料冈、卢沟河皆捷。又与契丹大将遇于峰山，力战弥日，契丹溃去。

金人犯京师，朝廷密诏西道总管王襄会兵三万赴京城，至叶县，襄欲引兵而南，进谏止之，因分军遣进持书而西。时经略使范致虚已合五路军马次潼关，以进统河南民兵，收复西京。进至福昌，遣兵袭金营。时金游骑往来外邑，进设伏擒之。金人逼灵山砦，进父子兄弟与之战，溃围至高都，集乡兵七百人，夜行昼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关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阳白草坞。都总管孙昭远至洛阳，以进戍澠池界，授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

金人犯白浪隘，将渡河，进破之。未几，洛阳再陷，进在伊阳，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进选精锐三百人，夜纵火斫其营，焚死者甚众。又战于驴道堰，生擒金将翟海，追至梅花谷。贼冀德、韩清啸聚南阳，进间道击之，德降，继斩清于

艾蒿平。勒兵抵龙门，屡与金人夹河战，乘胜入洛阳。或曰：“彼砦尚固，城未可守。”不听。金人聚怀、卫、蒲、孟数州之众薄城下，斧诸门入，进率士卒巷战，次子亮死之。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马都铃辖，寻授马步军副总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

会东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杨进号“没角牛”者，拥兵数万，残害汝、洛间。进谓其兄兴欲力除之。会杨进遣数百骑绝水犯进营，进乘半渡击之，追贼数十里，破贼四砦，马惊坠堑，为贼所害。赠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后五人。

朱躄，湖州安吉人，知钱塘县。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余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躄白允之率弓手、士军前路拒敌，使杭民为逃死计。行二十里，遇金兵，躄两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犹能率乡兵御敌。后数日遇害。时兀术自安吉进兵，过独松关，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度哉！”

朱良者，字良伯，吴郡人。世儒科。建炎中，为海盐县尉。金兵入境，良谓僚友曰：“今日乃忠臣义士死国之时也。”被甲执戈，集所部百余人奋而前，击金兵数人死，众为披靡，然力不敌，竟死。事闻，官其子思，后守汉阳。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学上舍，补官为常州宜兴巡检。建炎三年，金人入县之金泉乡，允武率土军、乡民迎敌，杀获数级，夺弓箭与旗。后遇金兵梅岭村，力战而没。诏赠两官，官其家二人。

龚楫字济道，兵部侍郎原之孙，世以儒学显。楫懦如不胜衣。建炎初，闻金人陷郡县，辄忿恚不食，忿有以自见而不可得。兀术据和州，以偏师万人筑堡新塘，遏绝濡须之路。楫率家僮百余人袭之，乡里从者三千余人，获千户二，系累者数百

人，輜重称是。纵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将归于滁、和镇抚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骑兵据其冲，不得前，众多赴水死。楫麾其众曰：“今日斗死亦足称义士，自弃沟渎无益也。”战败，为金人所获，犹挺剑刺其一人，骂不绝口，金人脔割之。年二十二。

金人初至新塘，有蒋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见其挟书，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骂，乃杀之。

李亘者，字可大，兖州乾封人。少好学，有知虑。大观二年进士。徐处仁当国，擢尚书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刘豫使守大名。与凌唐佐谋，密陈豫可取状告于朝。募卒刘全、宋万、僧惠钦辈十余，往返事泄，全、万、惠钦为逻者所得，亘坐死。后赠官，立祠曰愍忠。

又有武显大夫孙安道，为应天府兵马钤辖。城陷不得归，谋挺身还朝，为人所告而死。后赠忠州刺史。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宁人。元符三年进士。建炎初，提点京畿刑狱，加直秘阁，知南京。南京陷，刘豫因使为守。唐佐与宋汝为密疏其虚实，遣人持蜡书告于朝。江、淮都督吕颐浩过常州，得唐佐从孙宪，授保义郎、阁门祗候，俾持帛书遗之。宪至睢阳，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宪脱归。唐佐见豫，责以大义，豫怒，斩唐佐境上。李横复颍昌，言于朝，诏赠徽猷阁待制。

杨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时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将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捣其营，直犯中军，粘罕跣足走，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图不下，粘罕嘉其忠义，许以不死，乃以粹中归。粹中竟不屈而死，守御官杜绩亦死之。赠粹中徽猷阁待制。

强霓，自金归宋，为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环州、环庆路统制军马兼沿边安抚使。隆兴间，金兵围环州，与其弟武经大夫、环庆路统领沿边忠义军马震坚守孤城，招诱使降，不屈，城陷死焉。兴州驻扎御前诸军统制吴挺言于朝，并赠观察使，立庙西和州，赐额旌忠。

康杰者，权知扶风县，与金将冯宣战，宣爱而欲招之，杰奋曰：“吾今也当死于阵，不能降敌。”宣杀之。

李伸者，知天兴县，坚守不下，城陷，曰：“吾岂使敌杀我。”遂自杀。

郭僎，字同升，开封祥符县人。以父任调海州东海县尉，权祥符县尉。时童贯子师闵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贯命彻民屋之当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数十间欲毁之，贯遽令勿毁，由是民屋得免。

再调滨州招安丞，又为亳州蒙城丞。令以盐科邑民，僎争之不可。郡守以僎丞鹿邑，中贵人杨逢周率军士二百人，以捕寇为名入邑境，所至骚动。僎檄逢周取所受文书，逢周不与，僎令尉讥察之。逢同归，诉于徽宗，诏逮僎赴开封府狱，狱以状闻，乃使还任。

辟权咸平县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僎率民兵击之，得犯者斩以徇。会金人大至，力不敌，其僚欲降之，僎走南京从赵野乞师，不从，恸哭而归。寻知宣城县。苗傅、刘正彦之变，吕颐浩传檄诸郡，僎说郡守刘珣，请募勇士倍道赴难，揭榜复用建炎年号，人皆赴之。

通判全州，权饶州浮梁宰，未行，时有贼张顶花者已逼县境，众止之，僎曰：“安逸则就，艰危则辞，非我所学。”径就道。至县，约束吏士，誓以死战。贼闻之，伪降，入邑为变，邑官窜伏，僎曰：“吾为宰，义不可去。”端坐公署，贼徒责

僕，僕大骂不绝口，遂遇害。诏赠承议郎，录其后二人。

郭赞者，汝阳县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阎孝忠闻之，先遣其家，独聚军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为所执，见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担，因乘间而逃。独赞朝服诟叱不肯降，遂见杀。

王进字纯父，饶州乐平人。乡举恩免，为固始簿，摄邑。绍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风遁，进度力不能御，怀印自投于井而死。

吴从龙字子云，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统制。绍定兵难，为先锋，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诱降，终不屈，死之。庙祀扬、泰二州，赐额褒忠。官其弟从虎，至武经大夫。

司马梦求，叙州人，温国公光之后也。母程，归及门，夫死，誓不它适，旌其门曰“节妇”。梦求，其族子，取以为后。景定三年，举进士。咸淳末，调江陵沙市监镇。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阳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之会，恃水为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遏中道，乘南风纵火，都统程文亮逆战于马头岸，制置使高达束手不援，文亮降。梦求朝服望阙再拜，自经死。

林空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监丞。空斋举进士，历知县，解官家居。益王立，张世杰围泉州，乃率乡人黄必大、刘仝祖即其家开忠义局，起义兵，复永福县。时王积翁以福安送款世杰，然实密约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斋盛服坐堂上，啮指血书壁云：“生为忠义臣，死为忠义鬼。草间虽可活，吾不忍为尔。诸君何为者，自古皆有死。”俄见执，不屈而死。

黄介，字刚中，隆兴分宁人。意气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祀孙帅蜀，介上攻守策，祀孙爱之，以自随。夏贵辟充广济

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钱真孙复辟入幕，及与真孙别，诵“南八，男儿死尔”语以勉之。后家居，帅乡民登龙安山为保聚计。德祐元年，北兵至砦，众奔溃，介坚守不去，且射且诟，面中六矢不为动，顾谓家僮陈力曰：“尔尽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镞如猬，面颈复中十三矢，倚栅而死，力亦死。

妻刘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乃壮，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师以归，州里称为黄孝子云。

孙益，扬州泰兴人。少豪侠。绍定中，李全犯扬州，游骑薄泰兴城下，县令王 禽募人守御，益起从之。俄贼兵大至，益率众拒之。众见贼势盛，且前且却，益厉声呼曰：“王令君募我来，将以守护城邑也。今贼至城下，我辈不为一死，复何面目见令君乎？”遂身先赴敌，死之。

同时顾绪、顾珣俱战死。事闻，赠益保义郎，绪、珣承节郎，各官其子一人。

王仙，蜀都统也。守涪州，北兵攻围无虚日，势孤援绝。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断其亢不殊，以两手自摘其首坠死。

曹琦，蜀进士也。知南平军，亦被执，脱身南归，制置辟主管机宜文字。闻都统赵安以城降，就守御地自经死。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还其乡领村，纠集民兵。时江西制置使黄万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请于万石，乞济师，万石不许，而授楚材迪功郎、权制置司计议官以安之，且戒勿兴兵。楚材不听，二月己亥，自领村率众，晨炊蓐食，将攻城。钲鼓震动，甫至近郊之龟湖，北兵三道蹙之，夺其长梯铁钩，因进攻领村，拒以木栅，不得入。事闻，益王元帅府承制迁楚材宣义郎、带行

太社令、知建昌军，俾聚兵图再举。万石匿其命。

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诱降，其众多解去。楚材走光泽，为人所执，及其子应登以献。郡遣录事娄南良讯之曰：“汝何为错举？”楚材抗声曰：“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及吴浚为江西制置、招讨使，斩楚材父子，传首诸邑。益王立于福州，闻而哀之，赠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庙，赐名忠勇。

李成大，字实夫，南康军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从子也。宝祐四年进士。德祐初，知金坛县。北兵至，与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战，不胜，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挟成大降，乃潜与胡用存谋复金坛，事泄系狱，拷掠不屈，遂杀其二子以惧之，终不屈，笑曰：“子为父死，臣为君死。”卒杀之。

事闻，赠朝散大夫、直秘阁，谥忠节。制曰：“外难方炽，拥名城数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于前，子继于后，如晋卞氏，可无褒乎？通直郎、知镇江府金坛县兼弓手砦兵正李成大劲气排霄，精忠贯日，壮志弗就，以没其身。襚以大夫之阶，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陶居仁，太平之芜湖人。以行义闻州里。仕为镇江录事参军。北兵攻镇江，守臣洪起畏遁，统制官石祖忠举城降，居仁见执，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历数穷而世运更也，讵可失忠义求苟生邪？得以死报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见杀。大帅至，闻居仁死时语，叹嘖之，为棺敛，使人护以还其家。泝流数百里，不时顷至，人皆异之。乡人为立祠。

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忠义八

高永年 鞠嗣复 宋旅 丁仲修 项德 附 孙昭远
曾孝序 赵伯振 王士言 祝公明 附 薛庆 孙晖 李靛
杨照 丁元 附 宋昌祚 李政 姜绶 刘宣 屈坚 王琦
韦永寿 附 郑覃 姚兴 张 陈亨祖 王拱 刘泰 孙
逢 李熙靖 赵俊 附 姚邦基 刘化源 胡唐老 王侑 朱
嗣孟 附 刘晏 郑振孟 彦卿 高谈 连万夫 谢皋 附
王大寿 薛良显 唐敏求 王师道

高永年，河东蕃官也。为麟州都巡检。王贍取青唐，永年总蕃兵为先锋。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骑直抵其城，开省章峡路，击走叛羌，结阵还青唐。羌攻甚急，反击之去。会苗履、姚雄以援师至，战溪兰宗堡，履少却，永年领劲骑断羌为二，乃退。复与李克保敦谷，又战于乾沟，单马援矛，刺羌酋彪鸡厮万众之中，斩其首，余众宵遁。已而陇拶自乾沟逼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弃湟、鄯，皆以永年殿归师。

崇宁初，知岷州。蔡京议复两州，王厚使永年帅兵二万出京玉关，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进四方馆使、利州刺史，为熙、秦两路兵都统制，将前军驻宗哥北。溪谿罗撒萃精勇据高阜，欲冲官军，永年挥选锋突阵，师乘之，羌大败，遂平鄯州。迁贺州团练使，知其州。

溪谿罗撒合夏国四监军之众，逼宣威城，永年出御之。行

三十里，逢羌帐下亲兵，皆永年昔所推纳熟户也。永年不之备，羌遽执永年以叛，遂为多罗巴所杀，探其心肝食之，谓其下曰：“此人夺我国，使吾宗族漂落无处所，不可不杀也。”是役也，王厚实主其事，而谋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执缚，故赠恤不及云。

永年略知文义，范纯仁尝令贻所著书诣阙，作《元符陇右录》，不以弃湟、鄯为是，故蔡京用之，虽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复，不知何许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宁县。方腊党破县，欲逼使降，面斩二士以怖之，嗣复骂曰：“自古妖贼岂有长久者，尔当去逆从顺，因我而归朝，官爵尚可得，何为胁我使降？”嗣复知必死，不少惧，屡言何不速杀我，贼曰：“我，县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杀。”乃委之而去。初，嗣复闻难，率吏民修城立门，众赴功，守备略就。朝廷知之，进其官二等，加直秘阁，擢知睦州。尝为贼所伤，自力度江乞师于宣抚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字庭实，莆田人。第进士，累官奉议郎、知剡县。方腊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盗亦起应之。县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归闽，独与民据守，以忠义激劝，部勒队伍，为豫备计。俄而盗众大至，射率壮锐，冒矢石，虽颇杀获，终以力不敌，遂死之。越帅刘韜上其事，诏赠朝散郎，录其四子。

丁仲修字敏之，温州人。方腊党俞道安陷乐清，将渡江。巡检陈华往捕，死之。先锋将张理同、李振出南门迎敌，渡八接桥，桥断马蹶，溺死。贼至帆游，夏祥遣辅褒迎战数十合，褒死之。仲修帅乡兵御诸乐湾，乡兵失据而散，仲修以余兵与贼战，力屈乃死。

项德，婺州武义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间，盗发帮源，明年陷婺，而邑随没。德率败亡百人破贼，因据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讫五月，东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国，大小百余战，出则居选锋之先，入则殿后，前后俘馘不可胜计。贼目为“项鹞子”，闻其钲则相率遁去。方谋复永康诸县，而官兵至，德引其众欲会合，贼尽锐邀之黄姑岭下，德战死。邑人哭声震山谷，图其像，岁时祭之。

孙昭远，字显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间进士，调长沙尉，辟河东经略司干当公事。历凤翔府天兴县、河北山东抚谕盗贼干当公事，寻擢河北、燕山府路转运使。

靖康元年，召为水部员外郎。金人围太原，宋师多溃，钦宗遣折彦质乘传同昭远招集。会洛阳陷，西京留守、西道总管王襄徙治襄、汉，授昭远西道总管。道收溃卒至京兆，遇永兴路安抚范致虚会诸军入援，昭远督其进，且檄诸道使出师。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各以师会，泾原帅席贡、秦凤帅赵点、鄜坊使张深皆后师期，昭远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诸道兵得十万，命马祐昌统之。昭远与致虚同出关，祐昌与金人战败。京师陷，遣使至大元帅府。

建炎元年，迁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总管。至洛收集散亡，得义兵万余人，栅伊阳，使民入保。其冬，金人来攻，昭远遣将姚庆拒战，军败，庆死。昭远命将官王仔奉启运诸殿神御，间道走行在。金兵益炽，昭远战不利，其下欲拥昭远南还，昭远骂曰：“若等平日衣食县官，不以此时报国，南去何为！”叛兵怒，反击昭远，遂遇害。官属无免者。四年，追赠徽猷阁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晋江人。以荫补将作监主簿，监泰州海安盐仓，因家泰州。累官至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过阙，

与蔡京论讲议司事，曰：“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京衔之。时京方行结余、俵余之法，尽括民财充数，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圣宠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锻炼无所得，但言约日出师，几误军期，削籍窜岭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罢相，授显谟阁待制、知潭州。复以论徭事与吴居厚不合，落职知袁州，寻复职，再知潭州。

道州徭人叛，乘高恃险，机毒矢下射，官军不得前，于两山间仆巨木，横累以守。孝序夜遣骁锐攀援而上，以大兵继进，破平之。进显谟阁直学士，迁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储峙金谷，有数年之备，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迁徽猷阁学士，升延康殿学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诣南都借留，许之。

先是，临朐士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归。孝序责以力战自赎，定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入，孝序出据厅事，瞋目骂之，遂与其子宣教郎訢皆遇害，年七十九。城无主，遂陷。

知临淄县陆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阵。知益都县张侃、千乘县丞丁兴宗亦死之。后赠孝序五官，为光禄大夫，谥威愍；子訢承议郎。有常朝散郎，录其家一人。赠侃、兴宗二官，官二子。

赵伯振，太祖八世孙。宣和六年进士。靖康末，为郑州司录，捍御有功。上闻之，就迁直秘阁、通判州事。建炎元年，金人犯郑州，守臣董庠弃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战，中流矢坠马，遂遇害。事闻，赠朝请大夫，官其一子。

王士言，武举进士。累立战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东廉访使者。方腊为寇，诏择材略之士，冯熙载荐为东南

第三将，首解嘉兴之围。靖康元年，诏以浙西兵往河东防秋。金人攻泽州，毕力守御，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将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亲卒持剑归报，巷战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赠拱卫大夫、忠州团练使，官其后五人。

祝公明，处州丽水人。太原府孟县主簿。靖康间，金人犯河东，令弃官去，公明摄县事，率保甲入援，围守逾年，城陷不屈。子陶，为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赠公明承事郎。

薛庆，起群盗，据高邮，兵数万人，多骁隼敢斗，能以少击众，附者日多。张浚闻庆无所系属，欲归麾下，亲往招之。庆感服，因使守高邮，寻迁拱卫大夫、福州观察使、承州天长军镇抚使。金人还自浙，屯天长、六合间，庆率众劫之，得牛数百，悉贱估分畀民之力田者。

金人欲自运河引舟北归，而赵立在楚，庆在承，扼其冲不得进。金左监军昌来见兀术，欲会兵攻楚州，真、扬镇抚郭仲威闻之，约庆俱往迎敌。庆至扬州，仲威殊无行意，置酒高会。庆怒曰：“此岂纵酒时耶？我为先锋，汝当继后。”上马疾驰去，平旦出扬州西门，从骑不满百，转战十余里，亡骑三人，仲威迄不至。庆与其下奔扬州，仲威闭门拒之，庆仓皇坠马，为金追骑所获。马识旧路还，军中见之曰：“马还，太尉其死乎。”金人杀庆，承州陷。讣闻，赠保宁军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硕人。

孙晖，为泗州招信县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吕元、阎瑾焚淮桥遁。金人由招信将渡淮，晖将射士民兵御之，沈其数舟。会大雾蔽日，金人莫测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晖，自上流渡兵。晖又战且却，城破，竟死于敕书楼。

李靛字彦和，吉州龙泉人。幼孤，母督之学，不肯卒业，

母诘之，辞曰：“国家遭女真之变，寓县云扰，士当捐躯为国，勘大憝，安能咕囁章句间，效浅丈夫哉？”岳飞督师平虔寇，挺身从之，未行，奔母丧。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张浚，浚奇之，使隶淮西总管孙晖戡下。累功授承信郎。绍兴十年，金遣其将翟将军犯境，靦与部曲当其锋，转战至西京天津桥南，俘翟将军，乘胜逐北。会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杨照者，濠州将官也。金人围城急，照跃上角楼，刺贼之执黑旗者，洞腹抽肠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统领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围，元大呼其徒，勉以毋得负国。一舟二百人皆斗死。诏并赠承信郎，录其后。

宋昌祚，和州钤辖也。建炎三年，兀术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权领军事，率众坚守，金人围之数匝。禁军左指挥使郑立亦拳勇忠愤，共激士卒，昼夜备御不少怠。阅数日，军士胡广发弩中兀术左臂，兀术大怒，飞炮雨集，径登弩发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与权倖唐璟、历阳令蹇誉、司户徐旒、县尉邵元通及立、广皆死谯楼上，磔裂以徇。军士多不降，溃围西出，保麻湖水砦，推乡豪为统领。闻于朝，遂以赵霖为和州镇抚使，昌祚、璟、誉、旒、元通各赠官，录其子弟。

李政，为云骑第六指挥，在京东立战功，补官授河北将官，冀州驻扎。靖康二年，知州权邦彦以兵赴元帅府勤王，金兵来攻，政守御有法，纪律严明，军民皆不敢犯。金屡攻城，政皆却之。夜捣其砦，所得财物尽散士卒，无纤毫入私家。号令明，赏罚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门楼，与官兵相隔，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跃火而过者，有重赏。”于是有十数人皆以湿毡裹身，持仗跃火而过，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者，遂败走。政大喜，皆厚赏之。未几政死，城遂陷。权知州事单某者不降，自经死。

姜绶，处州丽水人。金人再犯京师，内外不相闻。朝廷募忠勇士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绶以忠翊郎应募，乃剖股藏书，缒下南壁，为逻骑所获，厉声叱骂，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刘宣，为秦凤路兵马都监。金人入关、陕，宣遣蜡书密与吴玠相结，且率金将任拱等以所部归朝。约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缕擘之，其家属配曹州。

屈坚，为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建炎二年，金人围陕府，坚引所部救之。围解，金人执坚，坚曰：“始吾所以来，为解围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杀之。后赠三官，录其家五人。

王琦，为弓门砦巡检。建炎四年，金人还自熙河，琦御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号阜昌，众皆拜，琦独不屈。金人执而杀之。

韦永寿者，绍兴三十二年，以统制官与金人战和州，子承节郎世坚救之，同死。张浚以言，赠中卫大夫、融州观察使，世坚赠三官。

郑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贡于乡。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纵兵大掠，覃挈族辟难山谷间。金人追及，与兄章俱被执，胁以刃，曰：“予吾金，即贯死。”覃号泣指所瘞黄金钗遗之，遂见释。而金兵相属，覃拿小舟与其妻董同载去，顾谓章曰：“万一不得脱，覃岂北面事异国者，兄勉主祭祀。”复为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厉辞骂不屈，跃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与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覃死后，孙、曾多举进士，而清之最显。覃累赠太师、秦国公，董秦国夫人。

姚兴，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杀金人有功，借补

承信郎。建炎初，张琪聚兵归东京留守宗泽，兴往从之，又从琪依刘洪道于池州。绍兴元年，琪叛，掠饶州，吕颐浩招降之。琪既听命而中变，执总管巨师古将杀之，兴密谕所部，挟师古同其妻游骑而驰，夜归颐浩。颐浩义之，请于朝，授武义郎，隶张俊军中。复从刘锜守顺昌，复宿、亳，下城父、永城、临涣、蕲县朱家村，迁武略大夫。战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迁建康府驻扎御前破敌军统制，充荆湖南路兵马副都监。

绍兴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兴隶都统王权麾下，遇金兵五百骑于庐州之定林，与战却之，生得女直鹞杀虎。初，金主亮在寿春，江、淮制置使刘锜命权将兵迎敌，权怯懦不进，锜督战益急，权不得已守庐州。及金兵渡淮，权遣兴拒之，而退保和州。兴与金人遇于尉子桥，金人以铁骑进，兴麾兵力战，手杀数百人。权奔仙宗山，严兵自卫，兴告急不应，统领戴皋帅马军引避。初，李二者，尝有私恩于权，因得出入军中，往来两界贸易，间窃权旗帜遗金人。至是，金人立权旗帜以误兴，兴往奔之，父子俱死焉。

事闻，诏赠容州观察使，又特官其后三人，即其砦立庙。既复淮西，又立庙战所，赐额旌忠。开禧元年，户部侍郎赵善坚言：“近守边藩，询访故老，姚兴以四百骑当金人十数万，自辰至午，战数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敌。金人相谓曰：‘有如姚兴者十辈，吾属敢前乎？’兴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谥。”于是赐谥忠毅。

张 字伯玉。世居河南浍池。建炎中，以家财募兵讨金人，从者数千人。时翟兴制置京西，以众属焉。金兵长驱渡河，御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积功补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为制置司前军统制，佐之，每战，冒矢石为诸军先。

绍兴元年，金将高琼率众取商州。董先御之，乘锐奔击，

从骑不能属，单马至四皓庙，金兵数百骑至，瞋目大呼，挺刃突击，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战九捷，追至试剑关，争门，蹂践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蓝田渡渭，规取长安。时伪齐经略使李谔屯渭北，与金将折合孛堇相为声势。陈兵华严川，俄白气贯日，吏士欢奋，战于兴平、咸阳、渭河、石鳖谷。

时刘豫据京师，先军乏食，伪降豫，不挈家，事其夫人如旧。豫使人迎其妻，先密书报勿遣，且述必还意。王倚摄虢州，从伪意坚，患之。会别将董震自商州来，倚喜曰：“震与我善，今以兵来，天赞我也。”乃与震谋害。震阳许而阴以告。翼日，倚诣议事，叱下，责以大义，并推官祁宗儒斩之。先是，豫遣人持诏抚谕，以为商虢顺州路兵马都监、同统制军马，囚其使，至是并戮之。

于是伪齐河南安抚孟邦雄、总管樊彦直据洛阳，兵直抵长水。遣将陈俊守白马山，谢皋守船板山，梁进守锦屏山，尽匿精锐。金兵深入，战东关，三砦响应，金兵溃。率精骑三千，一日夜驰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彦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御使。三年春，先自伪齐归，还兵柄，退就位，时人义之。

初，翟兴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袭，至是琮言于朝，真授武翼大夫、果州团练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马步军副总管。击金将阎锐于唐、邓间，先登杀获千余人。未几，诏先一行并听神武后军统制。从岳飞复京西六州，平湖贼钟子义等，累功进拱卫大夫。入侍卫，始以诛王倚事闻，敕付史馆，赐褒诏，进亲卫大夫。

三十二年，领御营宿卫前军都统，屯泗州。时金人攻海州急，诏会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赴之。贼环城数十匝，矢石如雨，

战于州北三里，麾精骑冲其阵，手杀数十人，斫其长，杀获万计，海州围解。中流矢卒，子盖上其功，特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后九人，庙号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于战所，赠清远军承宣使。

子世雄，歿于符离之战，赠武节大夫。

陈亨祖者，淮宁大豪也。绍兴末，官军已复蔡州，亨祖遂领民兵据淮宁，执金知州完颜耶鲁，以其城来归。命为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宁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战死之，举家五十余人皆死。赠容州观察使，立庙光州，赐额闵忠。

王拱，建康府前军统制。从都统邵宏渊收复虹县，进取宿州，屡立奇功。隆兴元年五月，与金人接战，深入营中，自辰至申，力战死。诏赠正任观察使，官其家八人。许奏异姓，赐银三百两，即其砦立庙，赐额忠节。

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赞亦死之，赠承宣使。

刘泰，枢密院忠义前军正将也。慷慨好义，以私财募兵三百，粮储器械一切不资于官。金人犯寿春，泰率所部赴援，转战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数十创，一夕死。诏赠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孙逢，眉山人。大观四年进士，累官至太学博士。张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贺，逢独坚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强起之，不从，至垂泣与之诀。时祠部员外郎喻汝砺闻变，扞其膝曰：“不能为贼臣屈。”遂挂冠去。事毕，有司举不至者，欲以逢与汝砺复于金人，邦昌以毕至告，乃免。逢闻之曰：“是必将肆赦迁官以重污我，我其可俟！”遂发疾而卒。李熙靖，晋陵人。提举醴泉观。邦昌使直学士院，熙靖固拒，因忧愤不食，疾且笃，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数行下。邦昌又命礼部侍郎谭世绩权直学士院，世绩亦称疾坚卧不起。熙靖

寻卒。后并赠延康殿学士。

赵俊字德进，南京宋城人。绍圣四年进士，官至朝奉郎。隐居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安世无恙时居河南，暇则独一过之。徐处仁与俊厚善，及为丞相，乡人多见用，俊未尝往求，处仁亦忘之，独不得官。

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独不肯，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安之？”衣冠奔蹈于道者相继，俊晏然不动。刘豫以俊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卒。

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县，秩满不复仕，屏居村落间，授徒自给。

时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间，豫募人索之，承务郎阎琦匿不以闻，为人所告，豫杖之死。

刘化源，耀州人。绍圣元年进士。建炎初，金人陷关陕，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时知陇州，不肯降，城陷被执。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驱入河北，鬻蔬果、隐民间者十年，终不屈辱。

有米璞者，与化源同乡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进士第，时通判原州，刘豫欲官之，杜门谢病，卒不污伪命。

有刘长孺者，亦耀州人。时签书博州判官厅公事，与豫书，备陈祖宗德泽，劝以转祸为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长孺终不屈。豫后复官之，不从。绍兴九年，宣谕使周聿上之朝，诏赴行在，而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言璞苦风痹，化源、长孺老病，遂命各转两官奉祠；又言新凤翔教授阴暉守节不仕，诏特改令入官。其后金复渝盟，长孺知华阴县，不屈而死。

有李嘉者，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建炎中，知彭阳县，

亦不降，与民移治境上。令执之以献，金人欲官之，凡三辞。其后金人以为归附，命为儒林郎，嘉言于所司曰：“昔为俘获，不敢受归附之赏。”还其牒。刘麟闻其贤，命张中孚以礼招致，嘉力拒之。绍兴九年死原州。事闻，赠奉议郎，官其家一人。

胡唐老，字俊明，枢密副使宿之曾孙也。崇宁间，与弟世将同登进士第。历南京国子博士，知江陵县，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师，攻围日急，唐老请对曰：“城危矣。康王北使，为河朔士民留不得进，殆天意也。请就拜大元帅，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是之，遂遣秦仔持蜡书诣相州，拜王河北兵马大元帅。

时朝廷趣西兵入卫，而不立帅。唐老疏：“乞命范致虚为宣抚使，节制诸路以进，不然必无功。”不听。后致虚以孤军与金人战洧、浍间，它路兵不至，遂败。

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银，分命朝臣董之，以台臣纠察，唐老预焉。出知无为军。朝廷窜逐伪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间多匿金银，杖唐老几死，以疾得免称臣于伪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从贬秩。

三年，知衢州。苗傅败走，以乱兵犯城，唐老拒之。会大雨雹，城上矢石俱发，贼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秘阁修撰，未几，进徽猷阁待制，充两浙宣抚司参谋官，知镇江府兼浙西安抚使。

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溃卒戚方等趣镇江，城壁颓圯，兵不满千，独倚浙西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复去，唐老度力不敌，因抚之。无何，方欲犯临安，妄言赴行在，请唐老部众以行。唐老不从，谕以逆顺祸福，方众环胁之，唐老怒骂方，遂遇害。诏赠徽猷阁直学士，谥定愍。

时安抚司机宜郑凝之亦以兵死，诏官其家一人。凝之，戡

孙也。

王侑，以通判真州权通判广德军。建炎末，盗戚方既为刘晏所破，引兵欲趋宣城，道过广德，入其郭。侑不屈，与权判官李唐俊、权司法潘偶、权知广德县韦绩、权丞蒋夔皆死。后赠侑二官，唐俊等皆京秩，录其家一人。

朱嗣孟，饶州乐平人。宣和间进士，为广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镇江，犯广德，守仓皇遣招安，无敢往者，奇嗣孟状貌有胆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负，不复逊，直诣贼垒，问所以涉吾地何故，为陈逆顺祸福，使自择所处。方以连己杀之。事闻，赠宣教郎，官其子。

刘晏，字平甫，严州人。入辽，举进士，为尚书郎。宣和四年，帅众数百来归，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师，以晏总辽东兵，号“赤心队”。

建炎初，从刘正彦击淮西贼丁进。进党颇众，晏所提赤心骑才八百，乃为五色旗，使骑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尽则以一色易之。贼见官军累日不绝，颜色各异，遂不战而降。迁朝散郎。正彦反，晏谓其部曲曰：“吾岂从逆党者耶？”以众归韩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骑六百为疑兵于浦山之阳，贼大骇，晏以所部力战。正彦既擒，世忠上其功，迁一官。

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溃，世忠退保江阴，晏领赤心百五十骑屯青龙。群寇犯常州，郡守请晏为援，晏以精锐七千人出奇破之。进直龙图阁。保马迹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选舟师迎战，降其众千五百人，郡人为晏立生祠。

戚方围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营垒，出不意直捣方帐下，方大惊却走。晏欲生致方，单骑追之，方率其众迎战，晏不能敌，犹手杀数十人，为贼所害。事闻，赠龙图阁

待制，官其子四人，于死所立庙曰义烈，岁时祀之。

郑振，字亨叔，兴化军仙游人。建炎中，盗杨勍起，邑令檄振纠集民兵以御之。振力战，贼众披靡，一夕遁去。绍兴十三年，群盗曾少龙、周老龙、何白旗、陈大刀众至数万，帅司檄振行，盗素闻振名，不战自屈。十六年，盗詹铁义者，入振井里，振帅众拒之，杀数十人，遂遇害。庙食里中。

有孙知微者，以朝请大夫通判舒州。绍兴元年，贼刘忠入其境，执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齧而食之。

孟彦卿，忠厚从父也，颇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东门出，帅臣向子諲命彦卿领兵追之。已而招安其众。未几，溃兵杜彦自袁州入浏阳，遂犯善化、长沙二县。彦卿率民兵拒之，手杀数人，贼势挫，退还浏阳。彦卿追与之战。俄而民兵有自溃者，贼遂乘之，斩彦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战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

添差通判赵民彦以民兵赴之，鏖战浏阳城南南流桥，依山为阵，杀伤甚众。偶为间者折其阵中认旗，众惊谓民彦已败，遂溃，民彦为贼所得。邑士谢淳以才勇，众推之帅民兵为前锋，助民彦战。淳手杀数十人，力屈亦被执。贼并杀之。事闻，彦卿、民彦并赠直龙图阁，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赠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帅湖南，请为彦卿、民彦立庙，以淳侑之。

高谈字景遂，邵武光泽人。绍定二年，旁郡盗作，诸子请避之，谈曰：“昔杨子训问避寇于胡文定公，语之曰：‘往岁盗起燕山，则河北、关中可避；入关，则淮南、汉南可避；今惟二广，宁保其无寇乎？吾惟存心以听命尔。’小子识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则汀、剑，西去则盱、赣，皆为盗区；东去富、沙，虽有城避，吾闻官吏例弗我纳；北去广信，防夫、守隶利人囊筐，指民为谍，数剽杀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盗

入，诸子又请，谈曰：“有庙祏在，将焉之？”

盗至，谈出曰：“时和岁丰，何忍为此？”盗曰：“吏贪暴，民无所诉，我为直之。”谈曰：“独不能柝鼓上闻乎？民何辜而杀之。”盗怒，执诸庭。遗之牛酒，不释；遗之金帛，不释。谈曰：“然则将何为？”盗曰：“我欲东破武阳，若得耆老如尔者，率是乡子弟，吾其济乎。”谈曰：“斯言奚为至我。”唾贼大骂，遂遇害，而里人赖以免。

谈平居言动，必由礼法，故乡人敬而附之。

连万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补将仕郎。建炎四年，群贼犯应山，万夫率邑人数千保山砦，贼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围之三日，卒破之。贼知万夫勇敢有谋，欲留为用，万夫怒，厉声骂贼，为所害。赠右承务郎，官其家一人。

谢皋者，开封人，为镇抚司统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皋指腹示贼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王大寿，泉州人，为左翼队将。绍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围头，守真德秀遣大寿领卒百人防遏。猝与贼遇，奋前控弦，毙贼十余，后无援者，遂没。从死者五人。贼就俘，剖心祭之。事闻，赠官，恤其家。

薛良显，字贵勤，温之瑞安人。登崇宁二年进士第，累官为大宗正丞，出为江东转运使。江宁军校周德作乱，良显闻变，率众与战，斩十余级，力不胜，死之。事闻，赠恤良渥。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当涂人。宣和六年进士，调德化主簿。盗起，敏求挺身率众捍贼，度力不能支，谕以祸福，贼愤诋触，噪而前，遂遇害。事闻，加赠升朝官，仍补其子楠将仕郎。

王师道，字居中，兖州人。为人沈勇。任吉州栗传砦巡检。绍兴中，与盗战于吴村，每射辄毙，追击数里，遇贼有伏于民

居者，挺身力战，遂死。立庙其地。部使者以闻，官其二子。

王辉者，青州人。亦尝为栗传砦巡检。靖康初，诏起义兵，辉应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辉骁勇，檄之使行。至胜乡，地险，辉勇于进，士卒不继，为贼所得，以刃加颈欲全之，辉含血大骂，遂死。帅司以闻，赠忠州刺史，与恩泽二人，立庙罗陂。

陈霖者，字傅容，泉州人。嘉定十三年进士，为瑞金尉。盗起江、闽，霖迎敌力战，盗系之以去，不屈遇害。

列传第二百一十三 忠义九

赵时赏 赵希洎 刘子荐 黄文政 吕文信 钟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杨寿孙 赵文义 侯畚 王孝忠
高应松 张山翁 黄申 陈 廖 萧雷龙 宋应龙 褚一正
邹澗 刘子俊 刘沐 孙 彭震龙 萧焘夫 陈继周 陈
龙复 张镗 张云 张汴 吕武 巩信 萧明哲 杜浒 林琦
萧资 徐臻 金应何时 陈子敬 刘士昭 王士敏 赵孟垒
赵孟松

赵时赏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进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县。德祐元年，北军至境，时赏拥民兵捍战有功，升直宝章阁、军器太监。从二王入闽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军。未几，言者以弃城论罢之。

文天祥开都督府于南剑，奏辟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与宗室孟滂提兵趣赣州，取道石城，复宁都县。数以偏师当一面，战比有胜。时赏风神明俊，议论慷慨，有策谋，尤为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败走吴溪，为追兵所执，不屈死之。

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及被执，见系累它僚属至者，时赏辄麾去，云：“小小签厅官尔，执此何为？”由是得脱者众。

赵希洎，宗室子，居宜春。历官至户部尚书。咸淳中，迁丞相贾似道，出领广东转运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黄万石檄其

勤王，得溃卒数百，道经庐陵，郡守邀其军，遂与从子必向避地赣州。乱定归里，时袁守聂嵩孙，希泊内姻也，勉之内款，不能屈。文天祥兵败，以失言与必向俱被囚，辞节愈厉，家人馈食，则碎器覆诸地，俱不食，据榻而死。

刘子荐，字贡伯，吉州安福人。父梦骥，以进士历官知澧州，没于王事。子荐以父任为湘乡尉，以获盗功调抚州司录。有诉王应亨殴死荷担黄九者，狱成矣，子荐阅爰书，疑而驳之。俄烈风迅雷辟狱户，裂吏手契，杀人者实孔目冯汝能，非应亨也。狱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闻，颁谕天下之为理官者。改知赣县，监行在左藏库，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辞，度宗尉之曰：“广郡凋瘵，赖卿抚摩。”子荐对曰：“臣当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静著闻。

主管仙都观，广西经略司檄为参议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静江，权经略使马暨遣子荐提徭兵药弩手守城东门，势不支。时瀛国公已入燕，子荐取笏书其上云：“我头可断，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语左右曰：“事急不可为，吾有以死守。”或讽子荐遁去，子荐曰：“死事，义也，何以遁为？”竟死之。

有黄文政者，淮人。戍蜀，军溃，间道走静江。马暨邀与同守，城破，文政被执，大诟不屈。大军断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绝声。

吕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谏议官。德祐初，帅舟师次南康斛林，夹白鹿矶与北兵遇，战死。特赠宁远军承宣使。子师宪，特与带行阁职，与两子承信郎恩泽。仍立庙赐额。

河湖砦巡检张兴宗亦死之。赠武翼郎，赐缗钱三万，仍与一子承信郎恩泽。

钟季玉，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举进士，调为都大坑冶属，改知万载县。淮东制置使李庭芝荐之，迁审计院，改宗正寺簿，又迁枢密院编修，出知建昌军。会有旨江西和余，季玉至郡才半年，属岁旱，度其经赋不能办，请于朝，和余得减三之一。迁提举常平，未几，改转运判官，皆不赴。后以江西转运判官强起之。郡大胥以贿败，前使百计护之，季玉卒穷治，投岭表。俄以秘书丞召还，遭前使构谗而封驳之，改都大提点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阳，兵至，不屈死之。

有潘方者，温州平阳人。宝祐四年进士，调监庆元府市舶。庆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耿世安，为武翼大夫、淮东副总管、两淮都拨发官。初，谍报大兵至，制置使贾似道调世安提兵往涟水军增戍。众方犹豫，世安径迎至渔沟，以三百骑入陈麇击，自午至酉，身被七创，犹能追杀溃兵。收兵还，至数里没。事闻，赠五官，立庙淮安，赐额忠武。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诈竖宋将李显忠之旗，直趋成都。黼以为溃卒，以旗榜招之，既审知其非，领兵夜出城南迎战，至石笋街，兵散，黼力战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归，自誓死守。至是，从黼者惟幕客杨大异及所信任数人，大异死而复苏。黼帅蜀，为政宽大，蜀人思之。事平，赐额立庙。

米立，淮人，三世为将。从陈奕守黄州，奕降，立溃围出。江西制置使黄万石署为帐前都统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战于江坊，被执不降，系狱。行省遣万石谕之曰：“吾官阶一个先牌写不尽，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何足道。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与投拜者不同。”万石再三说之，不屈，遂遇害。

赵文义者，郢州都统制。更戍归，与北兵遇，力战死之。初，开州之役，文义兄武义亦死焉。

有杨寿孙者，为云安军主簿兼教参佐忠胜军。端平中，北兵至中江县，与将官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等连战二日，俱死之。寿孙赠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学。庚等各赠承节，一子进勇副尉。

侯畱字道子，温州乐清人。三贡于乡，两试转运司，皆第一。以武举授合浦尉，柳城令，侍卫步军司干办公事，侍卫马军行司计议官。宝祐五年，制置使贾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计议官。李松寿据山东，突出涟、泗，畱麇城下，死之，勲室遇害。太学生三十一人言于朝，即海州赐庙旌忠，谥曰节毅，仍立庙其乡。畱所著有《霜崖集》。

王孝忠，为镇江前军统制兼淮东路分，戍淮阴。杨贵叛，孝忠率众迎战，胜气百倍。俄水军统制朱信降贼，孝忠孤军力不敌，死焉。

高应松，开庆元年进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广德军，召为国子监丞，权礼部员外郎、翰林权直。北兵自涌金门入，举朝奔窜，从官留者九人，应松其一也。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寻迁权工部侍郎，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从瀛国公至燕，绝粒不语，越七日卒。

张山翁字君寿，普州人。景定三年进士。德祐元年，为荆湖宣抚司干官。鄂守张晏然议纳款，山翁以书谏让之。晏然既降，山翁被执军前，谕曰：“若降，不失作显官。”山翁酬对不屈。行省官贾思贞义之，贷不杀。后居黄鹤山，聚徒教授而终。有《南纪》、《缙林藏》、《云山》、《相锄》等集。

黄申，字酉乡，井研人。开庆元年进士，授德安尉，摄主簿兼提点江西刑狱司签厅，狱事多所辨明。丞相江万里、提刑

黄震交荐之，调乐安丞。

申为政廉谨，有治声。以恩升从事郎。大兵拔抚州，下诸县索降状，乐安令率其僚联署以上。申初闻变，悉遣家人远避，至是独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动。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数百人集于庭，强舆致之，申颠踣于地，若中风然。众摔蹴诟叱曰：“为尔不顺，将累我辈。”申阳死为不闻，令无如之何。申有惠爱在民，至暮，众舁入置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隐巴山中以终。

陈 蓼，字肇芳，一字伟节，饶州安仁人。父诗川，以武功补沭阳令。咸淳元年，父子同举进士。调滁州司户参军。父丧免，改荆阩粮料院，又以母忧去。调胸山主簿。制置使印应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 蓼繇海道归杭，授南安军教授，不就，还家。

牵少与谢枋得游，会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执安仁令李景，景，牵里人也。景请得以家货二万赎罪，牵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财独非朝廷钱耶？”声其罪斩之。景子率乡民五千报怨， 蓼度势不敌，引兵趋信州。会守吏遁去， 蓼闻于朝，就摄郡事。

益王即位， 蓼入觐，迁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领江东安抚使。出上饶，接应郡县，所部才千余人，屯火烧山。越数月，战溃，被执至豫章，元帅怜其才，羁縻馆留之，遁去。后三年复起兵，寻败入积烟山中，自刭死。所著有《鹤心集》，其诗多讥刺当时之士大夫。弟年同时被执，死焉。

萧雷龙，字显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进士，调临安府学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弃城遁，朝命雷龙权知府事。

北兵薄城下，不降，脱去还建昌。建昌已降，雷龙与同里人黄巡检起兵。时大兵四合，雷龙度不可支，与黄巡检及麾下

数人奔入闽，未出境，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权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杀之。后圣仲北来，泊舟小孤山，有巨舰冲前，建大旗书曰“萧知府兵”，继见雷龙坐船上，圣仲大呼，有顷不见，以惊死。

宋应龙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陈三十余年，为谏议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孙贵、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开门迎降，应龙与其妻自缢于圃中。

是时，提刑谏议褚一正字粹翁，庐州人，武举进士。督战高沙被创，竟没于水。知兴化县胡拱辰，县破，亦死之。

邹泐，字凤叔，吉水人，后徙永丰。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从文天祥勤王，补武资至将军。益王立，改寺丞，领江西招谕副使。聚兵宁都，得数万，改授江西安抚副使。复兴国、永丰二县，进兵部侍郎兼江东、西处置副使。及永丰败，继从天祥间关岭道，未几，复出开督府，分司永丰、兴国境上。北兵骤至，大战，泐脱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执，泐自杀。

当是时，从天祥勤王死事者，泐与刘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见左方。

刘子俊字民章，庐陵人。尝中漕试。少与文天祥同里闾，相友善。天祥开督府兴国，子俊诣府计事，补宣教郎、带行军器监簿兼督府机宜。空坑兵败，子俊收兵保洞源，接应郡县。寻入广，与大兵遇，战溃，复招集散亡，与邹泐同趋潮州。天祥兵败，子俊被执，自诡为天祥，意使大兵不穷追，天祥可间走也。未几，别队执天祥至，相遇于途，各争真贋，至大将前，始得其实，乃烹子俊。

刘沐字渊伯，庐陵人。文天祥邻曲也，少相狎昵，天祥好奕，与沐对奕，穷思忘日夜以为常。及起兵，辟补宣教郎、督府机宜。暨天祥出使，沐领兵还。天祥归，开府南剑，沐收部

曲来会，改授太府寺簿，专将一军，为督府亲卫。会空坑兵败，被执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乱兵，季子复从天祥死岭南。当时江西忠义皆沐所号召。沐性沈实而圆机，昼夜应酬，亶亶不倦云。

孙 字实甫，吉州龙泉人，献简公抃之后，天祥长妹婿也。天祥起兵，檄 招忠义士，补宣教郎、带行监官告院、知吉州龙泉县。天祥拥兵出赣，里人奉 复龙泉，拒守不下，寻为叛者所陷，执至隆兴杀之。

彭震龙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妹婿也。性跌宕喜事，尝以罪墨。天祥起兵，补宣教郎、带行太社令、知永新县。会天祥出使被执，震龙遁归，吉州已失，乃结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岭，震龙接应，复永新。大兵至，震龙为亲党所执，至帅府，腰斩之，屠永新。

萧焘夫，永新人，与兄敬夫俱天祥客。焘夫为诗有豪俊气。天祥起兵，补从仕郎。及彭震龙谋复其县，焘夫赞之。县受屠，兄弟俱死之。

陈继周字硕卿，宁都人。淳祐三年贡于乡。以捕盗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丰县知录，淮东总领干官，藤州观察推官，知吉州永丰县，改知高安县、广东经略司准备差遣、知衡阳县，辟淮东转般仓、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

未上，会咸淳十年，诏征勤王，文天祥方守赣州，即日举兵，造继周问计。继周慨然为具言闾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之处，其为方略甚详。于是留继周幕中，昼夜调度，授继周江西安抚司准备差遣，率赣士以从。继周虽弱不胜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视为父兄，进止疾徐惟指呼，无敢先后。诏改继周合入官，带行监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机宜。所部夜袭大兵于南栅门，杀伤相当，质明犹战，渴赴水死。

张洙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吴潜兄弟门，出入荆阆历年，明习韬略。潜兄弟既罢，废斥者十余年。继文天祥起兵，辟为秘阁修撰，领广东提举、督府参谋，左右幕府，知无不为。空坑兵败，为乱兵所杀。处置使邹沔得其尸葬之。

吕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应募从行，偕脱镇江之难，沿淮东走海道，赖武力为多。天祥开府南剑，武以武功补官，遣之结约州县起兵相应。道阻，复崎岖数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难，化贼为兵。以环卫官将数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无礼，死于横逆，一军挥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强御，而好面折人过，多触忌讳，故及于祸云。

巩信，安丰军人。为荆湖都统，沈勇有谋。本隶苏刘义部曲，文天祥开督府，刘义以信与王福、张必胜诣天祥。信官至团练使、同督府都统制、江西招讨使。初至都府，天祥以义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辈徒累人尔。”乃招淮士数千自随，然常怏怏曰：“有将无兵，其如彼何！”天祥自兴国趋永丰，大兵追其后，信战于方石岭，中数矢，伤重不能战，自投崖石而死。士人葬之，颜色如生。赠清远军承宣使，立庙旌之。

萧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刚毅有胆气，明大节。少举进士，天祥开府汀州，辟充督干架阁监军。师出岭，明哲以赣县民义复万安，连结诸砦拒守。兵败，被执不屈，死于隆兴。临刑大骂不绝口，闻者壮之。

杜浒字贵卿，丞相范从子也，少负气游侠。德祐元年，有诏勤王，浒时宰县，纠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开阆平江，往附焉。时陈志道等赞天祥出使，浒力争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见留，志道窃藏逃归。天祥北行，诸客无敢从者，浒独慨然请行。特改兵部架阁。从京口，以计赂守夜刘千户者，得官箠，脱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达永嘉。

益王即位，授司农卿、广东提举、招讨副使、督府参谋。寻往温、台招集兵财。福安陷，与天祥相失，遂趋行朝。苏刘义疑浒自来，欲杀之，陈宜中、张世杰不可，使人监护之，乃免。久之，奉命复入天祥幕。及空坑兵败，又与跋涉患难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浒议趋海道，天祥不听，使护海舟至官富场。浒惧力单，径趋崖山，兵溃被执，以忧愤感疾卒。

林琦，闽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临安，琦于赭山结集忠义数千人，捍御海道。以功补宣教郎、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充检院。文天祥开府南剑，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内忠实，数涉患难，无怨怼辞。及潮州移屯，琦俱被执，至惠州遁，复执之北行，赴水，为吏所拔，至建康，以忧愤死。

萧资，天祥幕下书史也。天祥起兵，资于患难中扶持甚至。空坑兵败，以全督府印功，升阁门、路钤辖。资性和厚，临机应变，辑穆将士，总摄细务，任腹心之寄。潮阳移屯，与大兵遇，死之。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会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笔札典枢密，小心精练。天祥被执，臻脱难复来，愿从天祥北行，扶持患难，备殫忠款，至隆兴病死。

金应者，性少刚知义。为天祥职书司，入京补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执，左右皆散，应独无畔志。及脱走镇江，至淮东，以忧愤死焉。

何时字了翁，抚州乐安人，天祥同年进士也。调庐陵尉，寻入江西转运司幕府，还临江军司理参军。郡狱相传，旧斩一寇，尸能行一里许。众神之，壕为肉身皋陶。时至，取故牋阅，此寇尝掠杀数人，曰：“如此可为神乎？”命鞭之，湛于水，人服其明。改知兴国县。

天祥起兵，辟署帅府机宜、带行监文思院。天祥入卫，时任留司，分司吉州。饷运平江，天祥奏时知抚州。吉州下，时脱身归乡里。益王立，天祥开府南剑，时起兵趋兴国接引，以时带行卿监、江西提刑。时聚兵复崇仁县，未几，大军奄至，兵败，削发为僧，窜迹岭南，卖卜自给，变姓名，自号坚白道人。

又有陈子敬者，赣州人。以贵雄乡里，尝从天祥游。天祥开阆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皂口，据赣下流。及天祥攻赣，子敬与合谋，忠效甚著。空坑兵败，复聚兵屯黄塘砦，连结山砦不降。大军以重兵袭其砦，砦溃，子敬不知所终。

刘士昭，太和人，尝为针工。与乡人同谋复太和县，败，血指书帛云：“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缢死。

其党入狱，多乞怜苟免。有王士敏者，独慷慨不挠，题其裾：“此生无复望生还，一死都归谈笑间，大地尽为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阳山。”临刑叹曰：“恨吾病失声，不能大骂耳。”

同时有赵孟垒者，合州人。登开庆元年第，为金华尉。临安降，与从子由鉴怀太皇太后帛书诣益王，擢宗正寺簿、监军。复明州，战败见获，不屈磔死。

方大军驻绍兴，福王与芮从子曰孟松，谋举兵，事泄，被执至临安。范文虎诘其谋逆，孟松诟曰：“贼臣负国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庙之耻，乃更以为逆乎？”文虎怒，驱出斩之，过宋庙，呼曰：“太祖、太宗列圣之灵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陨泪。既死，雷电昼晦者久之。

列传第二百一十四 忠义十

陈东 欧阳澈 马伸 吕祖俭 吕祖泰 杨宏中 华岳
邓若水 僧真宝莫谦之 徐道明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雋声，倜傥负气，不戚戚于贫贱。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所至宴集，坐客惧为己累，稍引去。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言极愤切。明年春，贯等挟徽宗东行，东独上书请追贯还正典刑，别选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师，又请诛六贼。时师成尚留禁中，东发其前后奸谋，乃谪死。

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及种师道主战，邦彦因小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曰：

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棣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

陛下拔纲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为执政，中外相庆，知陛下之能任贤矣。斥时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纲任而未专，时中斥而未去，复相邦彦，又相邦昌，自余又皆擢用，何

陛下任贤犹未能勿贰，去邪犹未能勿疑乎？今又闻罢纲职事，臣等惊疑，莫知所以。

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闲投隙，归罪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窃闻邦彦、时中等尽劝陛下他幸，京城骚动，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迁，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赖聪明不惑，特从其请，宜邦彦等谗嫉无所不至。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

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

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者旁午，众莫肯去，方昇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众禽而磔之。于是亟诏纲入，复领行营，遣抚谕，乃稍引去。

金人既解去，学官观望，时宰议屏伏阙之士，先自东始。京尹王时雍欲尽致诸生于狱，人人惶恐。朝廷用杨时为祭酒，复东职，遣聂山诣学抚谕，然后定。吴敏欲弭谤，议奏补东官，赐第，除太学录。东又请诛蔡氏，且力辞官以归，前后书五上。既归，复预乡荐。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不报。请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又不报。潜善辈方揭示纲幸金陵旧奏，东言纲在中途，不知事体，

宜以后说为正，必速罢潜善辈。

会布衣欧阳澈亦上书言事，潜善遽以语激怒高宗，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书独下潜善所。府尹孟庾召东议事，东请食而行，手书区处家事，字画如平时，已乃授其从者曰：“我死，尔归致此于吾亲。”食已如厕，吏有难色，东笑曰：“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顷之，东具冠带出，别同邸，乃与澈同斩于市。四明李猷赎其尸瘞之。东初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识与不识皆为流涕。时年四十有二。

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赠东、澈承事郎。东无子，官有服亲一人，澈一子，令州县抚其家。及驾过镇江，遣守臣祭东墓，赐缗钱五百。绍兴四年，并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官其后二人，赐田十顷。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年少美须眉，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出于天性。靖康初，应制条敝政，陈安边御敌十策，州未许发。退而复采朝廷之阙失，政令之乖违，可以为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国残民之贼者十事，复为书，并上闻。已而复论列十事，言：“臣所进三书实为切要，然而触权臣者有之，连天听者有之，或结怨富贵之门，或遗怒台谏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愿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书为三巨轴，厶置卒辞不能举，州将为选力士荷之以行。

会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闻，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阙上封事，极诋用事大臣，遂见杀，见《陈东传》。死时年三十七。

许翰在政府，罢朝，问潜善处分何人，曰：“斩陈东、欧阳澈耳。”翰惊失色，因究其书何以不下政府，曰：“独下潜善，故不得以相视。”遂力求罢。为东、澈著哀词。澈所著《飘然集》六卷，会稽胡衍既刻之，丰城范应铃为之祠学中。

马伸，字时中，东平人。绍圣四年进士。不乐驰骛，每调官，未尝择便利。为成都郫县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输者率以食色玩好蛊誅而败，伸请绝宿弊。民争先输，至沿途假寐以达旦，常平使者孙俟早行，怪问之，皆应曰：“今年马县丞受纳，不病我也。”俟荐于朝。

崇宁初，范致虚攻程颐为邪说，下河南府尽逐学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颐门以学，因张绎求见，十反愈恭，颐固辞之。伸欲休官而来，颐曰：“时论方异，恐貽子累，子能弃官，则官不必弃也。”曰：“使伸得闻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颐叹其有志，进之。自是公暇虽风雨必日一造，忌媚者飞语中伤之，弗顾，卒受《中庸》以归。

靖康初，孙傅以卓行荐召，御史中丞秦桧迎辟之，擢监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张邦昌，集百官，环以兵胁之，俾推戴。众唯唯，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乃与御史吴给约秦桧共为议状，乞存赵氏，复嗣君位。会统制官吴革起义，募兵图复二帝，伸预其谋。

邦昌既僭立，贼臣多从舆之，伸首具书请邦昌速迎奉元帅康王。同院无肯连名者，伸独持以往，而银台司视书不称臣，辞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爱一死，正为此耳，尔欲吾称臣邪？”即缴申尚书省，以示邦昌。其书略曰：

相公服事累朝，为宋辅臣。比不幸迫于强敌，使当伪号，变出非常，相公此时岂以义为可犯，君为可忘，宗社神灵为可昧邪？所以忍须臾死而诡听之者，其心若曰：与其虚逊于人而

实亡赵氏之宗，孰若虚受于己而实存以归之耳。忠臣义士未即就死，阖城民庶未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

今金人北还，相公义当忧惧，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国统有属，狱讼讴歌，人皆归往。宜即发使通问，扫清宫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处，省中庶事皆禀命太后，其赦书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极施行。然后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为人臣，昧于防患，遭寇仇胁污，当时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复何面目事君，请归死司寇，为人臣失节之戒，伏阙下俟命。如此，则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实存国，义非苟生，且弃过而录功矣。

今乃谋不出此，时日已多，肆然尚当非据，偃寝禁闲，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浊，谓相公方挟强金，使人游说康王，姑令南遁，为久假不归之计。上天难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觉悟，及此改图，犹可转祸为福于匪朝伊夕之间。过此以往，则相公包藏已深，志虑转异，外饰事端，卜妻日待期，而阴结寇仇，合从为乱，九庙在天，万无成理，伸必不能辅相公为宋朝叛臣也。请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邦昌得书，气沮谋丧。明日，议迎哲宗后孟氏垂帘，追还伪赦，乃遣冯澥、李回等迎康王。

时王及之等犹请籍龙德宫宝货，斥卖灵沼鱼藕，以资官用。伸复慨然引义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国，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君之礼臣如此，臣之报君宜如何？今二圣远狩，犹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还之。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毁乎？尔等逆节甚矣！”力争乃止。

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迁不能死，请就宰削。上知其有忠力于国，擢殿中侍御史，抚谕荆湖、广南，以诛邦昌及其党王时雍等。所过州县，谕察吏之贤否与民利疚，以次

列上于朝。

仲自湖、广将入奏黄潜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孙覿、谢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趋操不正，在靖康间与王时雍、王及之等七人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为和议，助成贼谋。有不主和议者，则欲执送金人。覿受金人女乐，草表媚之，极其笔力，乃负国之贼，宜加远窜。”不报。仲又进疏曰：

陛下得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委任不复疑。然自入相以来，处事未尝愜当物情，遂使女真日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且三镇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还都之诏，至今銮舆未能顺动。其不谨诏命如此。草茅对策不如式，考官罚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孙覿、黄哲辈诸群小以掌诰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吴给、张闾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旧制，谏官御史有阙，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具名以进，三省不敢预，厥有深旨。近拟用台谏，多取亲旧，不过欲为己助。其毁法自恣如此。张恂、宗泽、许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潜善、伯彦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责以救焚拯溺之事，则曰难言，盖谓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问陈东之死，则曰不知，盖谓其事繇于陛下也。其过则称君、善则称己如此。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数月由郡守升发运。其强狠自专如此。御营使虽主兵权，凡行在诸军皆其所统，潜善、伯彦别置亲兵一千人，请给居处，优于众兵。其务收军情如此。广市私恩，则多复祠官之阙；同恶相济，则力庇王安中之罪。揆其所为，岂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

陛下隐忍不肯斥逐，涂炭遗民固已绝望，二圣还期在何时邪？臣每念此，不如无生。岁月如流，时几易失，望速罢潜善、伯彦政柄，别选贤者，共图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卫尉少卿。伸以论事不行，辞不拜，录其疏申御史台，且叠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诬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诏伸言事不实，送吏部责濮州监酒税。时用事者恚甚，必欲杀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袱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渊在濮，潜善密嗾其不利于伸。天下识与不识皆冤痛之。

明年，金人陷广陵，伸言始验，潜善、伯彦始以误国窜殛。于是台臣奏伸尝论潜善等罪，乃复以卫尉少卿召，实未知其存亡也。寻加直龙图阁。

绍兴初，胡安国上《时政论》，有曰：“伸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条其罪状，凡举一事，必立一证，皆众所共知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而当时曾不从用，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是罚沮忠谏，邪说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远贬，虽有诏命，邈无来期，君子闵焉。责以龙图，犹未尽褒劝之典。乞重加追奖，及其子孙，以承天意。”诏赠谏议大夫。

伸天资纯确，学问有原委，勇于为义，而所韞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邓肃尝论朝士臣邦昌者，例贬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辄削其稿，人罕知之。居官，晨兴必整衣端坐，读《中庸》一遍，然后出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故在广陵，行篋一担，图书半之。山东已扰，家尚留于郓。常称：“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今日何日，沟壑乃吾死所也。”

有何兑者，昭武人，受学于伸。伸没，兑尝辑其事状。绍兴中，为辰州通判，都邮报，秦桧自陈其存赵之功，谓它人莫预。兑径取所辑事状达尚书省，桧大怒，下兑荆南诏狱，狱辞

皆出吏手，兑坐削官窜真阳。桧死始放还，复其官。寻卒。

吕祖俭字子约，祖谦之弟也，受业祖谦如诸生。监明州仓，将上，会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

终更赴铨，丞相周必大语尚书尤袤招之，祖俭已调衢州法曹而后往见。潘时经略广东，欲辟为属，祖俭辞。寻以侍从郑侨、张杓、罗点、诸葛庭瑞荐，召除籍田令。

中丞何澹所生父继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杂议。祖俭贻书宰相曰：“《礼》曰：‘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将不谓之母而谓之何？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除司农簿，已而乞补外，通判台州。宁宗即位，除太府丞。

时韩侂胄浸用事，正言李沐论右相赵汝愚罢之。祖俭奏：“汝愚亦不得无过，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吕寺丞乃预我事邪？”会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皆上书讼汝愚，沐皆劾罢之。祖俭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逾时，朱熹老儒也，有所论列，则亟使之去；彭龟年旧学也，有所论列，亦亟许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笃实，非有偏比，盖众听所共孚者，今又终于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当言之事，必将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是岂国家之利邪？”

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难非在于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权势。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难莫过于论灾异，然言之而不讳者，以其事不关于权势也。若乃御笔之降，庙堂不敢重违，台谏不敢深论，给、舍不敢固执，盖以其事关贵幸，深虑乘间激发而重得罪也。故凡劝导人主事从中出者，盖欲假人主之声势，以渐窃威权耳。比者闻之道路，左右螭御，于黜陟废置之际，间得闻者，车马辐凑，其门如市，恃权怙宠，摇撼外庭。臣恐

事势浸淫，政归幸门，不在公室。凡所荐进皆其所私，凡所倾陷皆其所恶，岂但侧目惮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顺从，内外表里之患，必将形见。臣因李祥获罪而深及此者，是岂矫激自取罪戾哉？实以士气颓靡之中，稍忤权臣，则去不旋踵。私忧过计，深虑陛下之势孤，而相与维持宗社者浸寡也。”

疏既上，束檐待罪。有旨：吕祖俭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书舍人邓弼缴奏，祖俭罪不至贬。御笔：“祖俭意在无君，罪当诛。窜逐已为宽恩。”会楼钥进读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进曰：“如公著社稷臣，犹将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言事得罪者，其孙也。今投之岭外，万一即死，圣朝有杀言者之名，臣窃为陛下惜之。”上问：“祖俭所言何事？”然后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谓人曰：“复有救祖俭者，当处以新州矣。”众莫敢出口。有谓侂胄曰：“自赵丞相去，天下已切齿，今又投祖俭瘴乡，不幸或死，则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俭至庐陵，将趋岭，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诏令归葬。

祖俭之谪也，朱熹与书曰：“熹以官则高于子约，以上之顾遇恩礼则深于子约，然坐视群小之为，不能一言以报效，乃令子约独舒愤懣，触群小而蹈祸机，其愧叹深矣。”祖俭报书曰：“在朝行闻时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处乡间，理乱不知，又何以多言为哉？”在谪所，读书穷理，卖药以自给。每出，必草履徒步，为逾岭之备。尝言：“因世变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变而意气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为文有《大愚集》。祖俭从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简六世孙，寓常之宜兴。性疏达，尚气谊，学问该洽。遍游江、淮，交当世知名士，得钱或分擘以去，无吝色。饮酒至数斗不醉，论世事无所忌讳，闻者或掩耳而走。

庆元初，祖俭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余，语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贬，诸人箝口。我虽无位，义必以言报国，当少须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俭没贬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愤之，乃诣登闻鼓院上书，论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其略曰：“道学，自古所恃以为国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不知悟邪？陈自强，侂胄童孺之师，躡致宰辅。陛下旧学之臣，若彭龟年等，今安在邪？苏师旦，平江之史胥，以潜邸而得节钺；周筠，韩氏之厮役，以皇后亲属得大官。不识陛下在潜邸时果识师旦乎？椒房之亲果有筠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于此也！愿亟诛侂胄及师旦、周筠，而罢逐自强之徒。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

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拘管连州。”右谏议大夫程松与祖泰狎友，惧曰：“人知我素与游，其谓预闻乎？”乃独奏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且其上书必有教之者，今纵不杀，犹当杖黥窜远方。”殿中侍御史陈说亦以为言。乃杖之百，配钦州牢城收管。

初，监察御史林采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无惧色。既至府廷，尹为好语诱之曰：“谁教汝共为章？汝试言之，吾且宽汝。”祖泰笑曰：“公何问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与人议之乎？”尹曰：“汝病风丧心邪？”祖泰曰：“以吾观之，若今之附韩氏得美官者，乃病风丧心耳。”

祖泰既贬，道出潭州，钱文子为醴陵令，私赈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间。侂胄诛，朝廷访得祖泰所在，诏雪其冤，特补上州文学，改授迪功郎、监南岳庙。丧母

无以葬，至都谋于诸公，得寒疾，索纸书曰：“吾与吾兄共攻权臣，今权臣诛，吾死不憾。独吾生还无以报国，且未能葬吾母，为可憾耳。”乃卒。尹王柟为具棺敛归葬焉。

杨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补国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执丧。时赵汝愚知枢密院，奏请太皇太后迎立宁宗于嘉邸，以成丧礼，朝野晏然。遂命汝愚为右丞相，登进耆德及一时知名之士，有意庆历、元祐之治。韩侂胄窃弄国柄，引将作监李沐为右正言，首论罢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绂章继上，窜汝愚永州。国子祭酒李祥、博士杨简连疏救争，俱被斥。宏中曰：“师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诸生不能留师儒之去，于谊安乎？”众莫应，独林仲麟、徐范、张行、蒋傅、周端朝五人愿预其议。遂上书曰：

自古国家祸乱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伤君子，其祸尤惨。君子登庸，杜绝邪枉，要其处心实在于爱君忧国。小人得志，仇视正人，必欲空其朋类，然后可以肆行而无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闻也。

臣窃见近者谏臣李沐论前宰相赵汝愚数谈梦兆，擅权植党，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诬，实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愤，而言者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章颖力辨其非，首遭斥逐，闻者已骇；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杨简相继抗论，毅然求去，告假几月，善类皇皇。一旦有外补之命，言者恶其扶植正论，极力抵排，同日报罢，六馆之士为之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两立，而公议之不直己也，乃欲尽去正人以便其私，于是托朋党以罔陛下之听。臣谓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于此一判，则靖康已然之监，岂堪复见

于今日邪？陛下厉精图政，方将正三纲以维人心，采群议以定国是，遽听奸回，概疑善类，此臣等之所未谕也。

臣愿陛下鉴汉、唐之祸，惩靖康之变，精加宸虑，特奋睿断。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简之非党，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恶，旌别淑慝，窜李沐以谢天下，还祥、简以收士心，臣虽身膏鼎镬，实所不辞。

书奏不报，则缴副封于台谏、侍从。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书之罪，六人皆编置，以宏中为首，将窜之岭南。中书舍人邓驩上书救之，不听。右丞相余端礼拜于榻前至数十，丐免远徙。上恻然许之，乃送太平州编管。天下号为“六君子”。

明年，移福州听读。嘉泰三年，宁宗幸学，持旨放还。开禧元年，宏中登进士第，教授南剑州。太守余嵘，故相端礼子，与之相得甚欢。侂胄诛，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录。嘉定元年，特迁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嵘与汪逵、赵彦橐荐，授户部架阁，俄迁太学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无隐。迁武学博士，改宣教郎。

时谏官应武论一学官，宏中季试策士及其故，武闻而衔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摄亚献，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于是武劾宏中与同列竞，且谓其激矫不自爱，遂通判潭州。以亲老请祠，差知武冈军，未受卒，年五十三。

端朝字子静，嘉定三年试礼部第一，终刑部侍郎兼侍讲。行字用叟，以父任补官，有二子，与端朝同登进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久居学校，忠鲠有闻，咸以不偶死。范自有传。

华岳，字子西，为武学生，轻财好侠。韩侂胄当国，岳上书曰：

旬月以来，都城士民彷徨四顾，若将丧其室家；诸军妻子

隐哭含悲，若将驱之水火。闾阖籍籍，欲语复噤，骇于传闻，莫晓所谓。臣徐考之，则侍卫之兵日夜潜发，枢机之递星火交驰，戎作之役倍于平时，邮传之程兼于畴昔，乃知陛下将有事于北征也。

侂胄以后族之亲，位居极品，专执权柄，公取贿赂；畜养无籍吏仆，委以腹心，卖名器，私爵赏，睥睨神器，窥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向尔。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

朝臣有以庸琐之资，请姻师旦，骤入政府者；有以谄佞之资，附阿侂胄，致身显贵者。陈自强老不知耻，贪不知止，私植党与，阴结门第，凡见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诸李之贪懦无谋，倪、僎、倬、杲诸郭之膏粱无用，诸吴之恃宠专僭，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谅、毛致通、秦世辅之雕磨军心、疮痍士气，以致陈孝庆、夏兴祖、商荣、田俊迈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专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显，饥寒之士咸愿食其肉而不可得。万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领自不可保，奚暇为陛下计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

程松之纳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献妻入阁，鲁之贡子为郎，富宫之庸駮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苏师旦以秽吏冒节钺，牙佞名爵；周筠以隶卒冒戎钐，市易将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谓外患者实未足忧，而此之外患盖已周吾一身之间矣。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贵乎中国者，皆听命于陛下也。今也与夺之命、黜陟之权，又不出于陛下，而出于侂胄。是吾有二中国也。命又不出于侂胄，而出于苏师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国也。女真以区区之地，犹能逼我淮、汉，曾谓外患

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冯陵吾之宗庙社稷乎？曾谓一家之中自为秦、越，一舟之中自为敌国，而能制远人乎？比年军皆掎克，而士卒自仇其将佐；民皆侵渔，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为战。此又启吾中国亿万之仇敌也。今不务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与夫亿万之仇敌，而欲空国之师，竭国之财，而与远人相从于血刃相涂之地，顾不外用其心欤？

臣尝推演兵书，自去岁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吴分，四神直符对临荆、楚，始击蜚符旁临瓯、粤，青门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杀黄道正按于燕、赵。考之成法，主算最长，客算最短。兵以先发为客，后发为主。自太岁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间，皆不利于先举。傥其畔盟犯义，挠我疆场，至于事不获已，然后应之，则反主为客，犹曰庶几。万一国家首事倡谋，则将帅内睽，士卒外畔，肝脑万民，血刃千里。此天数之不利于先举也。矧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吾虽带甲百万，饷千里，而师出无功，不战自败。此人事之不利于先举也。

臣愿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国中之外患既已除，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纪纲自正，豪杰自归，英雄自附，侵疆自还，中原自复；天下自底于和平，四海自跻于仁寿，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则乱臣贼子毁冕裂冠，哦九锡隆恩之诗，恃贵不可侔之相，私妾内姬，阴臣将相，鱼肉军士，涂炭生灵，坠百世之远图，亏十庙之遗业。陛下此时虽欲不与之偕亡，则祸迫于身，权出于人，俯首待终，何济可噬。

事之未然，难以取信，臣愿以身属之廷尉，待其军行用师，劳还奏凯，则臬臣之首风递四方，以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

傥或干戈相寻，败亡相继，强敌外攻，奸臣内畔，与臣所言尽相符契，然后令臣归老田里，永为不齿之民。

书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贬建宁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怜之，命狱卒使出入毋系。伯成去，又迁守李大异，复置狱。

侂胄诛，放还，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郁不得志。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宁宗知岳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邓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通经史，为文章有气骨。吴曦叛，州县莫敢抗，若水方为布衣，愤甚，将杀县令，起兵讨之。夜刳鸡盟其仆曰：“我明日谒知县，汝密怀刃以从，我顾汝，即杀之。”仆佯许诺，至期三顾不发。归责其仆以背盟，仆曰：“平人尚不可杀，况知县乎？此何等事，而使我为之。”若水乃仗剑徒步如武兴，欲手刃曦，中道闻曦死，乃还。人皆笑其狂，而壮其志。

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时史弥远柄国久，若水对策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置之末甲。策语播行，都士争诵之。弥远怒，谕府尹使逆旅主人几其出入，将置之罪，或为之解，乃已。

理宗即位，应诏上封事曰：

行大义然后可以弭大谤，收大权然后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

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当悖逆之初，天下皆归罪弥远而不敢归过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仓卒之间，非陛下所得知，亦谅陛下必无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清表

妖氛，以雪先帝、济王父子终天之愤。今逾年矣，而乾刚不决，威断不行，无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无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盖亦求明是心于天下，而俾有辞于千古乎？为陛下之计，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节，而后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谓行大义以弭大谤，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权，鲜有不自废立之际而尽失之。当其废立之间，震动天下。既立则眇视人主，是故强臣挟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无上，久则内外相为一体，为上者暗默以听其所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权一去，人主虽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缜、薛极，弥远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鹰犬也；冯梈，其爪牙也。弥远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则此数人者相与谋之，曷尝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间哉？臣以为不除此数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谤，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则陛下何惮久而不为哉？此臣所以谓收大权以定大位，策之次也。

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奸然后可以弭大难。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广，势力非特盛也。贾涉为帅，庸人耳，全不敢妄动，何也？名正而言顺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辞以用其众也。其意必曰：“济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弥远放弑之。皇孙，先皇帝之孙也，而弥远戕害之。”其辞直，其势壮，是以沿淮数十万之师而不敢睥睨其锋。虽曰今暂无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飞驰，以济王为辞，以讨君侧之恶为名？弥远之徒，死有余罪，不可复惜，宗社生灵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诛弥远之徒，则全无辞以用其众矣。上而不得，则思其次，次而不得，则思其下，悲夫！

制置司不敢为附驿，却还之。以格当改官，奏上，弥远取笔横抹之而罢。

嘉熙间，召为太学博士，当对，草奏数千言，略曰：“宁宗不豫，弥远急欲成其诈，此其心岂复愿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请发冢斫棺，取其尸斩之，以谢在天之灵。往年臣尝上封事，请禅位近属，以洗不义之污，无路自达，今其书尚在，谨昧死以闻。”

将对前一日，假笔吏于所亲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谕笔吏使窃录之。允恭见之，惧并及祸，走告丞相乔行简，亦大骇。翼日早朝，奏出若水通判宁国府。退朝，召阁门舍人问曰：“今日有轮对官乎？”舍人以若水对，行简曰：“已得旨补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书待庑下，舍人谕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为时所容，到官数月，以言罢，遂不复仕，隐太湖之洞庭山。

贾似道在京湖，闻其名，辟参军事。若水雅思其乡，乃起从其招，因西归蜀。居山中，有盗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动，盗击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动，乃舍去。若水为学务躬行，耻为空言。削木为主，大书曰“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位”，岁时祀之。有一子，膂力绝人，筑山砦，以兵捍卫乡井。砦破，举家遇害。

僧真宝，代州人，为五台山僧正。学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扰，与其徒习武事于山中。钦宗召对便殿，眷赉隆缛。真宝还山，益聚兵助讨。州不守，敌众大至，昼夜拒之，力不敌，寺舍尽焚。酋下令生致真宝，至则抗词无挠，酋异之，不忍杀也。使郡守刘騊诱劝百方，终不顾，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闻见者叹异焉。

莫谦之，常州宜兴僧人也。德祐元年，纠合义士捍御乡间，诏为溧阳尉。是冬，没于战陈，赠武功大夫。

时万安僧亦起兵，举旗曰“降魔”，又曰：“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旋亦败死。

徐道明，常州天庆观道士也。为管辖，赐紫。德祐元年，北兵围城，道明谒郡守姚嵩请曰：“事急矣，君侯计将安出？”嵩曰：“内无食，外无援，死守而已。”道明亟还，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与城俱亡，吾属亦不失为义士。”乃取观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炷香，读《老子》书。兵使之拜，不顾，诵声琅然；以刃胁之，不为动，遂死焉。

列传第二百一十五 孝义

李璘 甄婆儿 徐承珪 刘孝忠 吕升 王翰 罗居通
黄德舆 齐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许祚 李琳等 胡
仲尧 仲容 陈兢 洪文抚 易延庆 董道明 郭琮 毕赞
顾忻 李琼 朱泰 成象 陈思道 方纲 庞天祐 刘斌 樊
景温 荣恕旻 祁暉 何保之 李玘 侯义 王光济 李祚
等 江白 裘承询 孙浦等 常真 子晏 王淦等 杜谊 姚
宗明 邓中和 毛安舆 李访 朱寿昌 侯可 申积中 郝敷
支渐 邓宗古 沈宣 苏庆 文台亨 仰忻 赵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筹 杨芾 杨庆 陈宗 郭义 申世宁 苟与龄
王珠 颜诩 张伯威 蔡定 郑绮 鲍宗岩 附

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义，非履信思顺之世乎。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刳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作《孝义传》。

李璘，瀛州河间人。晋开运末，契丹犯边，有陈友者乘乱杀璘父及家属三人。乾德初，璘隶殿前散祗候，友为军小校，相遇于京师宝积坊北，璘手刃杀友而不遁去，自言复父仇，案鞫得实，太祖壮而释之。

雍熙中，又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徐承珪，莱州掖人。幼失父母，与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让，历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乡缙俗里，木连理，瓜瓠异蔓同实，州以闻。乾德元年，诏改乡名义感，里名和顺。承珪尝为赞皇令。

刘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剧，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寻愈。后数岁母死，孝忠佣为富家奴，得钱以葬。富家知其孝行，养为己子。后养父两目失明，孝忠为舐之，经七日复能视。以亲故，事佛谨，尝于像前割双股肉，注油创中，然灯一昼夜。刘钧闻而召见，给以衣服、钱帛、银鞍勒马，署宣陵副使。开宝二年，太祖亲征太原，召见慰谕。

吕升，莱州人。父权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复能视而升不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丧明，翰自抉右目睛补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并下诏赐粟帛。

罗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庐墓三年，有甘露降坟树，芝草生其旁。开宝四年，长吏以闻，诏以居通为延长主簿。

大中祥符初，资州人黄德舆葬父母，负土成坟，甘泉涌其侧，降诏旌表。

齐得一，密州诸城人。幼嗜学，及长，能读《五经》，善

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百里，皆就之肄业焉。晋末，皇甫暉为密州防御使，得一父为客将。及暉叛归淮南，屡率众剽劫于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尽。后王万敢为防御使，性贪暴，执乡民十八家，责其尝以牛酒馈贼，尽杀之而取其资产，得一亲属死者十余人，唯一与兄脱身获免。明年诣阙上诉，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实，万敢削官，判官胡辙辄坐死。得一乃归乡里，布衣蔬食，不乐仕进。开宝中，诏郡国举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应诏。至阙，策试中选，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汉乾祐三年，诏改乡里名及旌其门闾。太平兴国六年，长吏以汉所赐诏书来上，复旌表之。

刑神留，深州陆泽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与超斗，超欧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诣吏求代父死。州以闻，特诏减死，赐里胥家万钱为棺敛具。

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为屯田院衙官，凶暴无赖，使酒殴平人死，正中涂见，父恐慑，述其故，正即号呼褫衣，就殴其尸。巡警者捕送官，狱具，怡然就死，闻者悲之。

许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长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兴国七年，旌其门闾。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诏岁贷米千斛。

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贝州田祚、京兆惠从顺十世同居，庐州赵广、顺安军郑彦圭、信州俞隗八世同居，陕州张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张巨源、刘芳、潭州瞿景鸿、温州陈侃、江陵褚彦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赐诏旌表门闾。巨源素习法律，太平兴国五年，赐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来贺寿宁节，赐进士出身。侃事母至孝，赐其母粟帛。彦逢兄弟五人

皆年七十余，至道元年，转运使表其事，诏补彦逢教练使。

胡仲尧，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廩，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南唐李煜时尝授寺丞。雍熙二年，诏旌其门闾。仲尧诣阙谢恩，赐白金器二百两。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尧发廩减市直以振饥民，又以私财造南津桥。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许每岁以香稻时果贡于内东门。五年，遣弟仲容来贺寿宁节。召见仲容，特授试校书郎，赐袍笏犀带，又以御书赐之。公卿多赋诗称美。仲尧稍迁国子监主簿，致仕，卒。

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复至阙贡土物，改大理评事，屡被赐赆。仲容建本县孔子庙，颇为宏敞。后迁光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赐绯鱼。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讷为后，试校书郎。仲容弟克顺，端拱二年进士，至都官员外郎、三司户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泊从子用庄、用舟，并进士及第。

陈兢，江州德安人，陈宜都王叔明之后。叔明五世孙兼，唐右补阙。兼生京，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褒至盐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孙伯宣，避难泉州，与马总善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后游庐山，因居德安，尝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顺初卒。伯宣子崇为江州长史，益置田园，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僖宗时尝诏旌其门，南唐又为立义门，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试奉礼郎。

昉家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每食，必群坐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书楼于别墅，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乡里率化，争讼稀少。开宝初，平江南，知州张齐上请仍旧免其徭役，从之。昉弟之子鸿。太平

兴国七年，江南转运使张齐贤又奏免杂科。兢即鸿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诏本州每岁贷粟二千石。

后兢死，其从父弟旭每岁止受贷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属岁俭谷贵，或劝其全受而菜之，可邀善价，旭曰：“朝廷以旭家群从千口，轸其乏食，贷以公粟，岂可见利忘义，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还，言旭家孝友俭让，近于淳古。太宗尝对近臣言之，参知政事张洎对曰：“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且言及旭受贷事。上以远民义聚，复能固廉节，为之叹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为江州助教。旭卒，弟蕴主家事。天圣元年，又以蕴继为助教。蕴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从子延赏、可，并举进士。延赏职方员外郎。

洪文抚，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讳，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仓参军，子孙众多，以孝悌著称。六世义居，室无异爨。就所居雷湖北创书舍，招来学者。至道中，本军以闻，遣内侍裴愈赍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诣阙贡土物为谢，太宗飞白一轴曰“义居人”以赐之，命文举为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诏表其门闾。自是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答之。文抚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进士第，至都官员外郎。

易延庆字余庆，筠州上高人。父赞，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庆幼聪慧，涉猎经史，尤长声律，以父荫为奉礼郎。显德四年，周师克淮南，赞归朝，授道州刺史；延庆亦授大名府兵曹参军，后为大理评事，知临淮县。乾德末，赞卒，葬临淮。延庆居丧摧毁，庐于墓侧，手植松柏数百本，旦出守墓，夕归侍母。紫芝生于墓之西北，数年又生玉芝十八茎。本州将表其事，延庆恳辞。或画其芝来京师，朝士多为诗赋，称其孝

感。

服阕，延庆以母老称疾不就官。母卒后，藁殡数年，延庆出为大理寺丞。尝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归营葬，掩圻而返。知军扈继升言其擅去职，坐免所居官，复庐墓侧数年。母平生嗜栗，延庆树二栗树墓侧，二树连理。苏易简、朱台符为赞美之。后知端州，卒。子纶，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潜匿墓中，人瘞之，经三日，家人发冢取之，道明无恙，终身庐于墓侧。

郭琮，台州黄岩人。幼丧父，事母极恭顺。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亲奉之。居常不过中食，绝饮酒茹荤者三十年，以祈母寿。母年百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乡里异之。至道三年，诏书存恤孝悌，乡老陈赞率同里四十人状琮事于转运使以闻，有诏旌表门闾，除其徭役。明年，母无疾而终。琮哀号几乎灭性，乡闾率金帛以助葬。

又有越州应天寺僧者，幼贫无以养母，剃发乞食以给晨夕。母年一百五岁而终。

潭州长沙人毕赞，仕郡为引赞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余。转运使表其事，诏赞解职终养。

顾忻，泰州泰兴人。十岁丧父，以母病，荤辛不入口者十载。鸡初鸣，具冠带率妻子诣母之室，问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尝离母左右。母老，目不能睹物，忻日夜号泣祈天，刺血写佛经数卷。母目忽明，烛下能缝衽，九十余无疾而终。

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琼，以鬻缯为业，事母孝，夜常十余起省母。母喜食时新，琼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贫，鬻薪养母，常适数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粝，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鸡初鸣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

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泰匍匐而归。母扶持以泣，泰亦强举动，不逾月如故。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诗书训授里中，事父母以孝闻。母病，割股肉食之，诏赐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顺盗据郡县，象父母惊悸而死，炔骨寄浮图舍，象号泣营葬。贼平，乡里率钱三百万赠之。象庐于墓侧，以衰服襟袂筛土于坟上，日三斗。每恸，闻者戚怆。未尝食肉衣帛，或赠之亦不受。虎豹环庐而卧，象无畏色。燕百余集庐中，禾生墓侧吐九穗。服终犹未还家，知礼者为书以谕之，遂归教授，远近目为成孝子。

陈思道，江阴人。丧父，事母兄以孝悌闻。鬻醯市侧，以给晨夕，买物不酬价，如所索与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带者数月，双目疮烂，饮食随母多少。泊母丧，水浆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钱十万，奉其兄。结庐墓侧，日夜悲恸，其妻时携儿女诣之，拒不与见。夏日种瓜，以待过客。昼则白兔驯狎，夜则虎豹环其庐而卧。咸平元年，知军上其事，诏赐束帛，旌其门。

方纲，池州青阳人。八世同爨，家属七百口，居室六百区，每旦鸣鼓会食。尝出稻五千{易}振贷贫民。景德二年，转运使冯亮以闻，诏旌其门。天禧中，侍御史韩亿安抚江南，使还，言纲家税籍钱四百余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县科率一无宽假，望蠲其户杂科，诏从之。

庞天祐，江陵人。以经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复病目丧明，天祐号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余，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负土封坟，结庐其侧，昼夜号不绝声。知府陈尧咨亲往致奠，上其事，诏旌表门闾。天祐家无儋石储，

居委巷中，尧咨为徙里门之右，筑阙表之。

刘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为从弟志元所杀。斌兄弟皆幼，随母改适人，母尝戒之曰：“尔等长，必复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挟刀伺志元于道，刺之不殊，即诣吏自陈。州具狱上请，诏志元黥面配隶汝州，释斌等罪。

樊景温，陕州芮城人；荣恕旻，雄州归信人。兄弟异居积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树五枝并为一，恕旻家榆树两本自合，两家感其异，复义聚，乡人称雍睦。

祁暉字坦之，莱州胶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历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天禧中，出知潍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暉既解官，就坟侧构小室，号泣守护，蔬食，经六冬，堕足二指。有白乌白兔驯扰坟侧，州人异之，以状闻。有诏旌美，赐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长吏每月存问。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业进士，有至行。母卒，负土成坟，庐于其侧。日有群鸟飞集坟上，哀鸣不去，又尝有兔驯于坐隅，人称异焉。大中祥符降诏旌恤。

李玘，大名宗城人。性笃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让田与其弟坚，遂庐于葬所，昼夜号泣，负土筑坟高丈余。又以二代及诸族父母藁葬者尽礼筑之，凡三年成六坟，皆丈余。不食肉衣帛，不预人事，遑遑然唯恐筑之不及，坟成，复留守坟三年。常令兄之子卖药以自给。年六十余，足未尝入县门。乡人目为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张知白以状闻，诏赐粟帛，令府县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产者闻玘被旌，兄弟惭惧，复相率同居。

侯义，应天府楚丘人。贫无产，佣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亲而遽返者，义母过其冢，泣谓义曰：“我死，其若是乎！”义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义必不尔。”咸平中，母卒，义力自办葬，不掩坟圻，昼则负土筑坟，夜则

恸哭柩侧。妻子困匮不给，田主曹氏哀怜之，资以馕粮。逾年，坟间瓜异蒂、木连理，又有巨蛇绕其侧不暴物，野鸽飞而不去。尝遇盗劫其衣服，既而知是义物，悉还之。

王光济，庐州人。丧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纯笃。咸平二年，本州以孝闻，有诏旌之。

时又有徐州丰人李祚，亲丧，庐墓侧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计勉谕，不听。益州双流人周善敏，丧父，庐于墓侧。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诏旌表祚，赐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进士。父禹锡，有节义，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献《东封诗》十五篇，有诏嘉美，赐以粟帛，岁时遣使存问。五年，卒。白自鄞尉罢还，负土营葬，庐于墓侧，藜羹芒屨，昼夜号泣，将终制犹然。转运使以其状闻，诏赐帛二十匹，粟麦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询，越州会稽人。居云门山前，十九世无异爨。子弟习弦诵，乡里称其敦睦。州以闻，诏旌其门闾。

咸平后，又有保定军孙浦、襄州常元绍、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并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军朱仁贵、潞州邢濬、相州赵祚八世同居；麟州杨荣、隰州赵友、开封李居正、颍州张可象、卫州张珪、沧州崔谅七世同居；邢州王觉、赵州曹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陈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军段德五世同居；开封张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军瞿肃四世同居。肃家百五十口，长幼孝悌，乡人化之。又河阴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陈州刘闰、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数十百年。并所在请加旌表，诏从之，仍蠲其课调。

大中祥符初，东封泰山，判兖州王钦若言曲阜东野宜、乾封窦益合居五六世，有节行。四年，祀汾阴，考制度使马起言

陕州张化基、阎用和、杨忠义聚族累世，孝悌可称。并即行在所降诏褒美，各优赐粟帛。

常真，陈州项城人。父母死，庐墓终丧，负土成坟，不茹荤血。周广顺中，诏旌其门闾。开宝七年，本州以闻，诏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养母，及死，次子守规徒跣，日一食，庐墓三年。太平兴国八年，诏旌表之。

又有齐州王淦、河南李继成、沧州胡元兴，并母死负土成坟，昼夜哭不绝声。州郡继以闻，皆降诏旌其门闾，赐以粟帛。

杜谊字汉臣，台州黄岩人。事父母至孝。父刚严，谊独失爱，惴惴不自容，伺颜色而后进。继丧父母，号恸昼夜不绝，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负土为坟，往来十余里，日渡塘涧，泥水没胫，虽大雨雪未尝少止。手足皴裂血流，以漆涂之。每覆一瓮，必三绕坟号而后去。既葬，遂茆舍墓旁，负土终丧，人往视之，辄遣去。日一饭，不荤。虽虎狼交于墓侧，谊泰然无所畏。明年，吴越大水，山皆发泽，推巨石走数十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庐、墓田、畜牧漂坏者甚众，而独不及谊。邑人状其事以闻，诏书嘉奖。

事族父衍甚谨，衍爱之均诸子。以祖垂象荫入官，至赞善大夫。尝知永城县，岁捐奉钱三十万，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余。又出奉钱率其下新文宣王庙，两旁为学舍数十区，旦夕讲学于其堂。永城父老称谊之政为不可及。

谊生平敦厚，尚信义，有大志，家贫，不恤有无，常推以济亲友。后通判梓州，卒。子揆才十六岁，哭谊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乐人也。其十世祖栖云。当唐贞元中，调卒戍边，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可无往。某幸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其母再嫁，栖云养于伯母。既长，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

其父，痛其父死于边，乃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表其门，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敬爱。

栖云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四世庐墓。五世孙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当庆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闻于朝，仁宗诏复其家。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以后又五十余年，而其家孝睦不替。

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有田数十顷，聚族百余人。子孙躬事农桑，仅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邓中和字祖德，开封长垣人。举《三礼》。景祐、庆历间丧亲，庐墓终其丧，定省往来如事生者二十年，负土累坟高三丈。

毛安舆，嘉州洪雅人。年九岁父死，负土为坟，庐于其侧三年。知益州张方平闻之，遗以酒饩，状其事以闻。

李访，韶州人，业进士。庐父母墓，有虎暴伤旁人而不近访，又有白乌集墓上。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人。以父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州滨重湖，多水盗。寿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盗发，验船所向穷讨之，盗为少弭，旁郡取以为法。

富弼、韩琦为相，遣使四出宽恤民力，择寿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诏兴作。寿昌言州近蛮，金冶若大发，蛮必争，自此边境恐多事，且废良田数百顷，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诏亟罢之。

知阆州，大姓雍子良屡杀人，挟财与势得不死。至是，又杀人而赂其里民出就吏。狱具，寿昌觉其奸，引囚诘之曰：“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许纳汝女为妇，且媾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动，则又撻之曰：“汝且死，书券抑汝女为婢，指钱为顾直，又不媾汝子，将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几误死。”以实对。立取子良正诸法。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

知广德军。寿昌母刘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刘氏方娠而出。寿昌生数岁始归父家，母子不相闻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佛经，力所可致，无不为者。熙宁初，与家人辞诀，弃官入秦，曰：“不见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刘时年七十余矣，嫁党氏有数子，悉迎以归。京兆钱明逸以其事闻，诏还就官，由是以孝闻天下。自王安石、苏颂、苏轼以下，士大夫争为诗美之。寿昌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数岁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既葬，有白乌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笃。

又知鄂州，提举崇禧观，累官司农少卿，易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寿昌勇于义，周人之急无所爱，嫁兄弟两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余丧，天性如此。

侯可，字无可，华州华阴人。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随计入京，里中醪金赆行。比还，悉散其余与同举者，曰：“此金，乡里所以资应诏者也，不可以为他利。”且行，闻乡人病，念曰：“吾归，则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辍己马载之，徒步而归。

孙沔征侂猺，请参军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县。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可为约束，立制度，违者有罪，几变其习。再调华原主簿。富

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犊出券归其主。郡吏赵至诚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长，前后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狱，言于大府诛之，闻者快服。

签书仪州判官。西夏寇边，使者使可按视，即以数十骑涉夏境，猝与之遇，亟分其骑为三四，令之曰：“建尔旗帜，旋山徐行。”夏人循环间见，疑以为诱骑不敢击。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说渭源羌酋输地八千顷，因城熟羊以抚之。琦上其功。又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与田颜为友。颜病重，千里求医，未归而颜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敛而可至，拊之乃瞑。颜无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单衣以居，有馈白金者，顾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奁具。一日自远归，家以窆告，适友人郭行扣门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可恻然，计囊中装略当其数，尽与之。关中称其贤。

申积中，成都人。襁褓中，杨绘从其父起求之为子。及长，知非杨氏而绝口不言。年十九，登进士第。事所养父母，尽孝终身。有二弟一妹，为毕婚娶，始归本族，复为申氏，蜀人以纯孝归之。政和六年，以奉议郎通判德顺军。翰林学士许光凝尝守成都，得其事荐诸朝，召赴京师，擢提举永兴军学事，道卒。光凝复与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诏予一子官。

初，光凝所同荐者三人：其一河阳故大理丞陈芳，一门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邓州王襄，经术登科，年未六十，请老，事孀嫂如母，养孤甥如子，教诲后进，周恤乡里贫民，以学行称。乞加奖异。诏表芳门闾，赐襄号“处士”。

郝歆，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贫，竭力营生。或怜伤之，贷以钱数百万，使取息自贍，歆重谢，留钱五六年不用，复返之。举进士，调宛丘尉、舞阳主簿、通山令。时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书请致仕，为父求官。执政谕使赴官而后请，曰：“如是，则可升朝籍，遇恩及亲矣。”于是留妻子于家，独奉父行，逾岁竟谢事。上官以其治县有绩，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归，未至乡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则随撤之。服除，州以状闻，诏赐粟帛。

治平末，以翰林学士吕公著荐，起为奉宁军推官，泾原经略使亦奏辟幕府。歆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亲也。既不能及，尚庶几以恩得赠，今则无及矣！”姻族语其妻聂氏，使劝歆仕，曰：“吾不德，无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聂事舅姑亦以孝义著。歆忠信自将，笃行苦节，不仕而卒。司马光为铭其墓。

支渐，资州资阳人。年七十，持母丧，既葬，庐墓侧，负土成坟，蓬首垢面，三时号泣，哀毁瘠甚。白蛇狸兔扰其旁，白雀白乌日集于垆木，五色雀至万余，回翔悲鸣若助哀者。乡人句文鼎自娶妇即与父母离居，睹渐至行，深自悔责，号恸而归，孝养尽志。乡闾观感而化者甚众。

邓宗古，简州阳安人。父死，自培土为坟，庐其侧，晨夕号恸，甘露降于墓木。里中号为邓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门三十有六月，昼负土，夜拊棺而卧，为坟广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

渐以下三人，元丰中，皆褒赐粟帛。

苏庆文、台亨，皆夏县人。庆文事父母以孝闻。母少寡，庆文惧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谨必逐汝。”

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终身。

亨工画，元丰中，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选试其优者待诏翰林，昇以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闾里贤之。

仰忻，字天颺，温州永嘉人。力学，以笃行称。年五十余，执母丧尽孝礼。躬自负土，庐于墓侧，有慈乌白竹之瑞。绍圣中，郡守杨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观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应诏。未几卒，特赠将仕郎。

赵伯深，字逢原。父子偕，宣和间为棣州兵官属。会兵动燕云，子偕被檄往塞上。伯深时尚幼，与其母张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偕亦隔绝，建炎二年，始得南归。子偕卒，伯深访寻其母二十余年。一旦闻在沪南，伯深徒步入蜀，间关累年。绍兴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号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赋诗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宁间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愿知母所在，如是十余年。俄有人言母为泰和倪氏妇，瑜竟迎以归。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亲疾解任，执药调膳，尝而后进，三月不之寢室。父应侗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继卒于池阳舟次。持锸荷土以为坟，手胝面黔，亲友不能识，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诸生请问经义，对之流涕，未尝言文。抱疾归，数日而卒。郡以孝闻，赐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李筹者，洵同县人，字彦良。与弟衡字平国生同乳，二岁丧母，十岁丧父，兄弟每以不逮事亲为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杨山，负土成坟，庐于墓左。未几，庐所产木一本两千，高

丈许复合于一，至其末乃分两千五枝，乡人以为瑞。

有杨芾者，亦同县人，字文卿，性至孝，归必市酒肉以奉二亲，未尝及妻子。绍兴五年大饥，为亲负米百里外，遇盗夺之不与，盗欲兵之，芾恸哭曰：“吾为亲负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盗义而释之。

杨庆，鄞人。父病，贫不能召医，乃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后母病不能食，庆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药进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复生。宣和三年，守楼异名其坊曰“崇孝”。绍兴七年，守仇恧为之请。十二年，诏表其门，复之。恧曰：“韩退之作《鄆人对》，以毁伤支体为害义。而匹夫单人，身膏草莽，轨训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阙，而乃行成于内，情发自天。使稍知诗书礼义之说，推其所存，出身事主，临难伏节死义，岂减介之推、安金藏哉！”

陈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笃，割股为饵，病愈。已而复病不救，宗一恸而绝。郡守陆德舆云：“陈宗自毁其体，哀恸伤生，虽非孝道之正，而能为人所难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为合葬，榜曰“陈孝子墓”。

郭义，兴化军人。早游太学，以操尚称。年四十余，客钱塘，闻母丧，徒跣奔丧，每一恸辄呕血。家贫甚，故人有所馈，不受。聚土为坟，手蒔松竹，而庐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乌鹊驯集。郡上其事，诏旌表其闾，于所居前安棹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广上狭，饰白，间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宁，信州铅山人。绍兴六年，潘达兵袭铅山，父愈年七十，未及出户遇贼，贼意其有藏金，欲杀之。世宁年未冠，亟引颈愿代父死，贼感其孝，两全之。

苟与龄字寿隆，滁州来安人。志尚高洁，事其亲，生养死

葬，力竭而礼尽，乡党称之。母歿，庐墓侧，有芝十九茎生于墓亭。郡县以事闻，旌其门。

王珠字仲渊，吉州龙泉人，以孝谨闻。建炎间，居父忧，芝数本生墓侧，倒植竹以为杙，复生柯叶。绍兴间，再罹母丧，复有双竹灵芝之祥。

颜诩，唐太师真卿之后。真卿尝谪庐陵，故诩为吉州永新人。诩少孤，兄弟数人，事继母以孝闻。一门千指，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匣架无主，厨饌不异。义居数十年，终日怡愉，家人不见其喜愠。年七十余卒。

张伯威，大安军人。武翼大夫、御前前军正将祥之子。绍熙元年，武举进士。调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濒殆，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继母杨因姑病笃，惊而成疾，伯威复剔臂肉作粥以进，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作粥以进，达旦即愈。知大安军罗植即伯威所居立纯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妇坊。事闻，诏伯威与升擢，倍赐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应，越州会稽人。家世微且贫。父革，依郡狱吏佣书以生，资定使学，游乡校，稍稍有称。郡狱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系，革以诖误，年七十余矣，法当免系。鞫胥任泽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与狱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独决。定切痛念父当耆年，以非辜堕圜墉，誓将身赎。数诣府号诉，请代坐狱，弗许；请效命于戎行，弗许；请隶五符为兵，又弗许。定知父终不可赎也，仰而呼曰：“天乎！将使定坐视父缠徽纆乎！父老耄，不应连系；佣书，罪不应与狱吏等。理明矣，而无所云诉。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图死矣，庶有司哀怜而释父，则虽死无憾矣！”于是预为志铭其墓，又为状若诣府者结置袂间，皆叙陈致死之由，

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帅闻之，惊曰“真孝”，立命出革，厚为定具棺敛事，而抚周其家。

郑绮，婺州浦江人。善读书，通《春秋谷梁》学。以肃睦治家，九世不异爨。四世孙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昼则联几案，夜则同衾寝。德璋素刚直，与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当会逮扬州。德珪哀弟之见诬，乃阳谓曰：“彼欲害吾也，何预尔事？我往则奸状白，尔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诸暨道中，兄弟相持顿足哭，争欲就死。德珪默计沮其行，遂给以无往，夜将半，从间道逸去。德璋复追至广陵，德珪已毙于狱。德璋闻之，恸绝者数四，负骨归葬。庐墓再期，每一悲号，乌鸟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痿，德璋鞠之如己子。

有鲍宗岩者，字傅叔，徽州歙人。子寿孙字子寿。宋末，盗起里中。宗岩避地山谷间，为贼所得，缚宗岩树上，将杀之。寿孙拜前愿代父死，宗岩曰：“吾老矣，仅一子奉先祀，岂可杀之？吾愿自死。”盗两释之。

列传第二百一十六 隐逸上

戚同文 陈抟 种放 万适 李洙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悒 徐复 孔叟 何群

中古圣人之作《易》也，于《遁》之上九曰“肥遁，无不利”，《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阳德处高地，而皆以隐逸当之。然则隐德之高于当世，其来也远矣。巢、由虽不见于经，其可诬哉。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岂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对大廷，亹亹献替，使其人出处，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时止时行，人何讥焉。作《隐逸传》。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为儒。幼孤，祖母携育于外氏，奉养以孝闻。祖母卒，昼夜哀号，不食数日，乡里为之感动。

始，闻邑人杨恂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恂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恂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未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恂尝勉之仕，同文曰：“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恂依将军赵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为葬三世数丧。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

驥、陈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踐台閣。

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

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余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

楊恂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

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強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給。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余。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錄》。

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自有傳。

滕知白善為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為給

事中。

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强干称。象先，淳化中三司户部副使，卒于光禄少卿。

郭成范最有文，为仓部员外郎，掌安定公书记。辞疾，以司封员外郎致仕，卒。

王砺事母甚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屯田郎中。子涣、读、渊、冲、泳。涣子稷臣，读子尧臣，并进士及第。涣子梦臣，进士出身。

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岁，戏涡水岸侧，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聪悟日益。及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颇以诗名。后唐长兴中，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言尝遇孙君仿、獐皮处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语抟曰：“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抟往栖焉。因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

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五年，成州刺史朱宪陞辞赴任，世宗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

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

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赐号希夷先生，仍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

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德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

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笺其指。抟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

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以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

华阴隐士李琪，自言唐开元中郎官，已数百岁，人罕见者；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抟画像，除其观田租。

又有许琼者，开封鄆陵人。开宝五年，子永罢卢县尉，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荣养。”上览奏，召永讯之，

即命迎其父赴阙。琼得对于讲武殿，上顾问久之，悉能奏对，而词气不衰，言唐末以来事，历历可听。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寿，赐裘衣、犀带、银鞍勒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鄆城令。是时，澶密齐沂、莱江吉万州、江阴梁山军，各奏八十已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公士。真宗时，凡老人年百岁已上者，州县以名闻，皆诏赐衣帛、米麦，长吏存抚之。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也。父诩，吏部令史，调补长安主簿。放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父尝令举进士，放辞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每往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未几父卒，数兄皆干进，独放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以请习为业，从学者众，得束脩以养母，母亦乐道，薄滋味。

放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图氏，尝裂佛经以制帷帐。所著《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录》，人颇称之。多为歌诗，自称“退士”，尝作传以述其志。

淳化三年，陕西转运宋惟干言其才行，诏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身既隐矣，何用文为？果为人知而不得安处，我将弃汝深入穷山矣。”放称疾不起。其母尽取其笔砚焚之，与放转居穷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

斛以助其丧。

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言放隐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载，孝行纯至，可励风俗，简朴退静，无谢古人。复诏本府遣官诣山，以礼发遣赴阙，赍装钱五万，放辞不起。明年，齐贤出守京兆，复条陈放操行，请加旌贲。即赐诏曰：“汝隐居丘园，博通今古，孝悌之行，乡里所推，慕古人之遗荣，挹君子之常道。屡览守藩之奏，弥彰遁世之风，载渴来仪，副予延伫。今遣供奉官周旺赍诏，召汝赴阙，赐帛百匹、钱十万。”九月，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谦让不对。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大官供膳。翌日，表辞恩命。上知放旧与陈尧叟游，令尧叟谕意；又谓宰相曰：“朕求茂异，以广视听，资治道。如放终未乐仁，亦可遂其请也。”中书传诏，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礼聘，岩猿溪鸟之性，固不敢以禄仕为意。然主上虚怀待士，旰食忧人之心，亦不敢以羁束为念。”遂诏不听其让。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六年春，再表谢暂归故山，诏许其请。将行，又迁起居舍人，命馆阁官宴饯于琼林苑，上赐七言诗三章，在席皆赋。十月，遣使就山抚问，图其林泉居处以献，优诏趣其入觐，放以疾未平为请。

景德元年十月，来朝，言归山之久，请计月不受奉，诏特给之。尝因观书赋诗，上曰：“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每所询问，皆据经以对，颇多裨益。朕优待之，盖以激浮竞也。”放每至京师，秦雍生徒多就而受业。二年，擢为右谏议大夫。表乞嵩少养疾，许之，

令河南府检校。召对资政殿，曲宴学士院，王钦若洎当直学士、舍人、待制悉预。既罢，又赐宴于钦若直庐。表乞免都门置饯之礼。屡遣中使劳问，赐以茶药。是冬，复来朝。三年，以兄丧请告归终南营葬，复召宴赐诗。

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荠麦。表求太宗御书及经史音疏，悉给焉。十月，复至，上谓宰相曰：“放比来高尚其事，每所询问，颇有可采。朝廷虽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议未厌，所虑放卷而怀之。”即遣内侍任文庆赉诏谕之曰：“朕临御寰区，忧勤旰昃，详延茂异，物色隐沦，思访话言，用熙庶绩。以卿栖心岩壑，屏迹嚣尘，躡绮皓之遐踪，有曾、颜之至行，特举贡园之典，果符前席之心。每所咨询，备详理道，载观敷纳，蔚有材谋，深简朕怀，颇思大用。然以群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来同，万区思义，方崇政本，庶厚时风。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国强兵之术，陈制礼作乐之规。返朴还淳，措刑息讼，辅予不逮，驯至太平，登用机衡，弼成寡昧。卿宜体兹眷遇，罄乃诚明，叙经国之大猷，述致君之远略，尽形奏牍，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褰外朝之观听，乃司枢务，式洽至公。”

放上言曰：“臣读书业文，实自父师之诲，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思率天性以奉至道，岂有意于麋鹿，盖无心于绂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场兵偃，群黎鼓舞，庶汇胥悦。蒲帛之聘，宠渎岩谷，君命荐及，肃听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贱。奉圣颜于咫尺，聆德音之教论。列迹侍从，峨冠谏诤。虽愚者之虑，竭忠规而屡陈；而大君之明，惧瞽言之无补。今又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盖念沿革之攸宜，历三五而既异，弛张之体，岂一二而可述。国家谋建皇极，跻纳富寿，惟二圣之光宅，总百王之阙

漏，岂伊葑菲，敢预论述。方今德义宣明，鸾骥戾止，如臣之才，俨尔骈列。伏望洞知臣之鉴，怜守节之志，俾泛驾无覆压之害，使为器免溢荡之咎，寢此过听，遂其夙心。况臣首献纳之行，不为无位；预清闲之对，不为疏隔。又安敢碌碌而依违，嘿嘿而旷素？愿且齿于谏署，庶少观于朝制，斯亦否能有适，名器无假。唯兹保全之惠，仰医仁圣之赐。”

时先俾陈尧叟谕旨，尧叟手笔审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迁谏垣，无所补报，为幸多矣。今主上圣明，朝无阙政，处之显位，则是重增其过。”及览表，上曰：“放能守分恳让，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贤院，从封泰山，拜给事中。二年四月，求归山，宴饯于龙图阁，命学士即席赋诗，制序。上作诗，卒章云：“我心虚伫日，无复醉山中。”初，放作诗尝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复召赴阙，表乞赐告，手诏优答之。作歌赐之，乃赍衣服、器币，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职就山存问。四年正月，复来朝，从祠汾阴，拜工部侍郎。

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放不答。放终身不娶，尤恶器杂，故京城赐第为择僻处。然禄赐既优，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仍条上其事。诏工部郎中施护推究，会赦恩而止。四月，求归山，又赐宴遣之。所居山林，细民多纵樵采，特诏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观侧，遣内侍就兴唐观基起第赐之。假逾百日，续给其奉。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

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

讥之。上尝语近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无知者。”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刑》、《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兴，忽取前后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诸生会饮于次，酒数行而卒。讣闻，上甚嗟悼，亲制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归葬终南，赠工部尚书，录其侄世雍同学究出身。

万适，字纵之，陈州宛丘人，自号遣玄子。六七岁即为诗。及长，喜学问，精于《道德经》。与高锡族子冕及韩伾交游，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有《狂简集》百卷、《雅书》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诗》二百首，《经籍撻科讨论》计四十卷。

淳化中，伾任翰林学士，因召对，上问曰：“卿早在嵩阳，当时辈流颇有遗逸否？”伾以适及杨璞、田诰为对，上悉令召至阙下。诏书下而诰卒。璞既至，对于便殿，不愿仕进，上赐以束帛，与一子出身，遣还故郡。适最后至，特授慎县主簿。适素康强无疾，诏下日已病，犹勉强赴朝谢，举止山野，人皆笑之，后数日卒。

田诰者，历城人。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诰著作百余篇传于世，大率迂阔。每构思必匿深草中，绝不闻人声，俄自草中跃出，即一篇成矣。

杨璞字契玄，郑州新郑人。善歌诗，士大夫多传诵。与毕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璞既被召，还，作《归耕赋》以见志。真宗朝诸陵，道出郑州，遣使以茶帛赐之。卒，

年七十八。

李读，河南洛阳人也。六世祖坦，冯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观察推官。玄初生郢，即读之曾祖也，字尧封，仕梁，历滑、魏、宋三镇留后，拜崇政使、礼部尚书。后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赠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莹字正白，善词赋，广顺进士，蒲帅张铎辟为记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补阙苏德祥荐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从善赂遗，责授右赞善大夫，卒。

初，莹禱河祠而生读，故名读字河神，后改字长源。淳澹好古，博览经史。十六丁外艰，服阙，杜门不复仕进。家世多聚书画，颇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已来衣冠人物，历历可听。罕著文。前后州将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每劝其仕，读皆不答。所乘马，尝为宗人借，憩于廛间。人有见者以语读，读即鬻之，其恶器如此。州闾化其俭德。

真宗祀汾阴，直史馆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陈尧叟复荐之。命使召见，辞足疾不起。遣内侍劳问，令长吏岁时存抚。明年，又遣使存问，读自陈世本儒墨习静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养疾，舍此莫可。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尝语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吾将与尔永诀，尔辈当常在左右。”即设外寝，与诸子同处。一日，忽曰：“适有人至床下，诵诗云：‘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言讫不见，吾当逝矣。”亟取莹集七十编泊书画付诸子，促家人置酒。顷之，卒。时天禧三十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四年春，诏曰：“故河中府处士李读，簪纓传绪，儒雅践方，旷逸自居，恬智交养。迨兹晚节，弥邵清猷，奄及沦亡，

良深軫恻。特行赉典，式慰营魂。惟蓬阁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归生之贖，兼推给复之恩。申饬守臣，优恤其后。岂独旌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风。可特赠秘书省著作佐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陕州陕人也。世为农。母尝梦引袂于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长，嗜吟咏，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前后郡守，虽武臣旧相，皆所礼遇，或亲造谒。赵昌言性尤倨傲，特署宾次，戒閤吏野至即报。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命话，累宿而去。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尝言本国得其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

祀汾阴岁，与李洙并被荐，遣陕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岩薮，臣实愚戆，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岂意天慈，曲垂索引。但以尝婴心疾，尤疏礼节，麋鹿之性，顿纓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望回过听，许令愚守，则畎亩之间，永荷帝力。”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抚，又遣使图其所居观之。五年四月，复遣内侍存问。天禧三年十二月，无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状。

四年正月，诏曰：“国家举旌赏之命，以辉丘园，申恤赠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风俗也。故陕州处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顾词格之清新，为士流之推许，而能笃淳古之行，慕肥遁之风。顷属时巡，尝加聘召，恳陈诚志，愿遂《考槃》。及此沦亡，载深嗟悼！兰台清秩，追饰幽扃，厚其贖助之资，宽以复除之命。谅惟优礼，式显令名。魂而有知，

歆此殊渥。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贖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徭。”

洙即野中表兄也。洙卒讣至，野哭之恸，谓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时甚异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许人。家于雍丘，与宋准、赵昌言交游甚厚。太平兴国初，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经史，精于术数，工绘画，颇嗜酒。或游市廛，过客询以休咎者，多不之语。里中号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为考制度使，以名闻。诏曰：“敦早预词场，勤修天爵，超然处退，亦既累年。属览公车之言，俾参郡学之职，用精儒业，以宠耆年。可许州助教。”敦让而不受。乾兴元年，无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贖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谿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谿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圻中。

逋不娶，无子，教兄子宥，登进士甲科。宥子大年，颇介洁自喜，英宗时，为侍御史，连被台移出治狱，拒不肯行，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蕲州，卒于官。

高恡，字文悦，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堯、许勃号“南山三友”。

会诏举沈沦草泽，知长安寇准闻其名荐之，辞不起。景祐中，录国初侯王后，恡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学，召恡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杜衍尝请赐处士号，乃命为大理评事，恡固辞。仁宗嘉其守，号安素处士。诏州县岁时礼遇之，给良田五百亩。文彦博表其经术该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励风俗，诏赐第一区。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复固辞。梦道士持素书聘为白鹿洞主，卒。

有韩退者，稷山人。亦师事种放。母死，负土成坟，徒跣终丧，去隐嵩山。吴遵路，石延年论其高节。诏赐粟帛，号安逸处士，以寿终。

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亡进取意。游学淮、浙间数年，益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他日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大乐，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方仁宗留意于乐，诏天下求知乐者，大臣荐胡瑗，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

范仲淹过润州，见复问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无变异

乎？”复克西方当用兵，推其月日，后无少差。庆历初，与布衣郭京俱召见，帝问天时人事，复对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当小过也。刚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问：“明年主何卦？”复曰：“《乾》卦用事。”说至九五尽而止。帝又问：“前年京师黑风，何所应？”复曰：“其兆在内，豫王丧其应也。”明日，命为大理评事，固以疾辞，乃赐号冲晦处士，补其子发试秘书省校书郎。复性高洁，而处世未尝自异，后居杭州十数年卒。

郭京者，少任侠，不事家产，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

孔叟，字宁极，孔子四十六代孙。隐居汝州龙兴县龙山之崑阳城。性孤洁，喜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遇岁饥，分所余赈不足者，未尝计有无。闻人之善若出于己，动止必依礼法。环所居百余里，人皆爱慕之，见叟于路，辄敛衽以避。葬其父，庐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间生紫芝数十本。州以行义闻，赐粟帛，又给复其家。近臣列荐，授秘书省校书郎致仕。居数年，召为国子监直讲，辞不赴，即迁光禄寺丞。顷之，起知龙兴县，复辞。卒，赠太常丞。

盗尝入叟家，发其廩粟，叟避之，纵其所取。尝逢羸弱者为盗掠夺其货，叟追盗与语，责之以义，解金畀之，使归所掠。居山未尝逢毒蛇虎豹，或谓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叟曰：“无心则无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书亦不复读。为《太玄图》张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规其中心，空之无所书。曰：“《易》所谓寂然不动者，与此无异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学，喜激扬论议，虽业进士，非其好也。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讲官会诸生讲，介曰：“生等知何群乎？”

群日思为仁义而已，不知饥寒之切己也。”众皆注仰之。介因馆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

群尝言：“今之士，语言说易，举止情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严也。”因请复古衣冠。又上书言：“三代取士，皆举于乡里而先行义。后世专以文辞就，文辞中害道者莫甚于赋，请罢去。”介赞美其说。会谏官御史亦言以赋取士无益治道，下两制议，皆以为进士科始隋历唐数百年，将相多出此，不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废也。群闻其说不行，乃恸哭，取平生所为赋八百余篇焚之。讲官视群赋既多且工，以为不情，绌出太学。群径归，遂不复举进士。

嘉祐中，龙图阁直学士何劭表其行义，赐号安逸处士。群既死，赵抃守益州，奏群遗稿有益时政，愿诏果州录上之，云：“非若茂陵书起天子侈心也。”寝不下。

列传第二百一十七 隐逸中

王樵 张愈 黄晞 周启明 代渊 陈烈 孙侔 刘易
姜潜 连庶 章警俞汝尚 阳孝本 邓考甫 宇文之邵 吴
瑛 松江渔翁 杜生 顺昌山人 南安翁张举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县北梓桐山。博通群书，不治章句，尤善考《易》。与贾同、李冠齐名，学者多从之。咸平中，契丹游骑度河，举家被掠。樵即弃妻，挺身入契丹访父母，累年不获，还东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画像，事之如生，服丧六年，哀动行路。又为属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叹曰：“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与俗绝，自称赘世翁，唯以论兵击剑为事。一驴负装，徒步千里，晚年屡游塞下。画策干何承矩、耿望，求灭辽复仇，不用。乃于城东南隅累砖自环，谓之“茧室”。铭其门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济时，道号‘赘世’。生而为室，以备不虞，死则藏形，不虞乃备。”病革，入室自掩户卒。治平末，职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访茧室，已构屋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复作茧室及祠堂，刻石以记之。

张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东徙。愈隽伟有大志，游学四方，屡举不第。宝元初，上书言边事，请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国之势，其论甚壮。用使者荐，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愿以授父显忠而隐于家。文彦博治蜀，为置青城山白云

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丁内艰，盐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叶，后合抱。六召不应。喜奕棋。乐山水，遇有兴，虽数千里辄尽室往。遂浮湘、沅，观浙江，升罗浮，入九疑，买石载鹤以归。杜门著书，未就，卒。

妻蒲氏名芝，贤而有文，为之诔曰：“高视往古，哲士实殷，施及秦、汉，余烈氛氲。挺生英杰，卓尔逸群，孰谓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云隐君。尝曰丈夫，趋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营营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实多艰，穷亦自固，困亦不颠。不贵人爵，知命乐天，脱簪散发，眠云听泉。有峰千仞，有溪数曲，广成遗址，吴兴高躅。疏石通迳，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昼游夜息。岭月破云，秋霖洒竹，清意何穷，真心自得，放言遗虑，何荣何辱？孟春感疾，闭户不出，岂期遂往，英标永隔。抒情哽噎，挥涕汎澜，人谁无死，惜乎材贤。已矣吾人，呜呼哀哉！”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卷，学者多从之游，自号聱隅子。著《歔歔琐微论》十卷，以谓聱隅者柝物之名，歔歔者叹声，琐微者述辞也。石介在太学，遣诸生以礼聘召，晞走匿邻家不出。枢密使韩琦表荐之，以为太学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启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后占籍处州。初以书谒翰林学士杨亿，亿携以示同列，大见叹赏，自是知名。四举进士皆第一。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泰山，言者谓此科本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仕进意，里人称为处士。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于朝，赐粟帛。仁宗即位，除试助教，就加廩给。久之，特迁秘书省秘书郎。改太常丞，卒。启明笃学，藏书数千卷，多手自传写，而能口诵之。有古律诗、赋、笺、启、杂文千六百余篇。

代渊，字蕴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导江，家世为吏，有阴德。渊性简洁，事亲以孝闻。受学于李旼、张达。年四十，乡人更劝，举进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叹曰：“禄不及亲，何所为耶？”还家教授，坐席常满。安抚使举凤州团练推官，不就。知益州杨日严又荐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谢绝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杂说》数十篇。田况上其书，自太常丞改祠部员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间，自号虚一子。长吏岁时致问，澹然与对，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术士择日，云“丙申吉”，颔之，是日沐浴而绝。

陈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笃于孝友。居亲丧，勺饮不入于口五日，自壮及老，奉事如生。学行端饬，动遵古礼，平居终日不言，御童仆如对宾客。里中人敬之，冠昏丧祭，请而后行。从学者常数百。贤父兄训子弟，必举烈言行以示之。

尝以乡荐试京师不利，即罢举。或勉之求仕，则曰：“伊尹守道，成汤三聘以币；吕望既老，文王载之俱归。今天子仁圣好贤，有汤、文之心，岂无先觉如伊、吕者乎？”仁宗屡诏之，不起。人问其故，应曰：“吾学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乡老交章称其贤。嘉祐中，以为本州教授，欧阳修又言之，召为国子直讲，皆不拜。

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为妻林氏所讼，因诋烈贪诈，乞夺所受恩。司马光为谏官，率同列争曰：“臣等每患士无名检，故举烈以厉风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迂阔不合中道，犹为守节之士，当保而全之。若夫妇不相谐，则听之离绝，毋使节行之士为横辱所挫。”陶说遂不行。

元祐初，部使者申荐之，诏从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复教授本州。，在职不受廩奉，乡里问遗丝毫无所受；家租有余，则推以济贫乏。卒，年七十六。

孙侔，字少述，与王安石、曾巩游，名倾一时。早孤，事母尽孝。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及母病革，自誓终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间，士大夫敬畏之。

刘敞知扬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矫俗，求之朝廷，吕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诏以为扬州教授，辞。敞守永兴，辟入幕府，亦辞。英宗时，沈遘及王陶、韩维连荐之，授忠武军推官、常州推官，皆不赴。

少与安石友善，安石为相，过真州与相见，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

初，王回、王令、常秩与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寿，秩为隐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终。

刘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学好古，喜谈兵。韩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论》，授太学助教、并州州学说书。不能屈志仕进，寓居于虢之卢氏，习辟谷术。赵抃复荐其行谊，赐号退安处士。易作诗，琦每为书之石，或不可其意辄涂去，琦亦再书之。尹洙帅渭，延致尊礼，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刚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几？渊源之学，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宁察访定户役，诏易家用处士如七品恩，得减半，示优礼云。

姜潜，字至之，兖州奉符人。从孙复学《春秋》。用田况举召试学士院，为明州录事参军。以母思乡求致仕，敕过门下，知封驳司吴奎封还之，而与韩绛共上章以荐，徙兖州录事参军。从奎辟郓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荐为国子直讲、韩王宫伴读。谒宗正允弼，吏引趋庭，潜不答，呼马欲去，遂以客礼见。

熙宁初，诏举选人淹滞者与京官凡三十七人，潜在选中。神宗闻其贤，召对延和殿，访以治道何以致之，对曰：“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陈留县，

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钱以是独得不散。司农、开封疑潜沮格，各使其属来验，皆如令。而条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钱，潜知且不免，移疾去，县人诣府请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连庶字居锡，安州应山人。举进士，调商水尉、寿春令。兴学，尊礼秀民，以劝其俗；开濒淮田千顷，县大治。淮南王旧垒在山间，会大水，州守议取其甃为城，庶曰：“弓矢舞衣传百世，藏于王府，非为必可用，盖以古之物传于今，尚有典刑也。”垒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监陈州税。尝送客出北门，见日西风尘，而冠盖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归。久之，翰林学士欧阳修、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言庶文学行义，宜在台阁。以知昆山县，辞不行。累迁职方员外郎，卒。

庶始与弟庠在乡里，时宋郊兄弟、欧阳修皆依之。及二宋贵达，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义秋毫不可污也。庶既死，宋郊之孙义年为应山令，缘邑人之意，作堂于法兴僧舍，绘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于政事，号良吏，终都官郎中。

章警字，隐之，成都双流人。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经学，尤长《易》、《太玄》，著《发隐》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数寓道之用、三摹九据始终之变。蜀守蒋堂、杨察、张方平、何郯、赵抃咸以逸民荐，一赐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赐号冲退处士。王素时为州，因更其所居之乡曰处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警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养气，忧喜、是非亦不以挠其心形。

尝访里人范百禄，谓曰：“子辟谷二十余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尝知以气治疾之说乎？”百禄因从扣《太玄》，警为解述

大旨，再复《摘》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夫道哉？”熙宁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祀，亦好古学，尝应行义敦遣诏。仍世有隐德，其所居犹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乌程人。少时读书于鄞南之昆山。为人温温有礼，议论不苟。不可于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尝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贫乏挠其怀，淡于势利。闻人善言善行，记之不忘，时时为人道之。擢进士第，涉历州县，无少营进取之心。尝知导江县，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将资以公田，辞，不许，至则悉以周旧令之家。熙宁初，签书剑南西川判官。赵抃守蜀，以简静为治，每旦退坐便斋，诸吏莫敢至，唯汝尚来辄排闥径入，相对清谈竟暮。

王安石当国，患一时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弹击。驿召诣京师，既知所以荐用意，力辞，章再上得免。亲故有责以不能与子孙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为其地也。”还家苦贫，未能忘禄养。又从赵抃于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苏轼、苏辙、孙觉、李常皆赋诗文叹美之。

优游数年，当六月徂暑，寝室不可居，出舍于门，妻黄就视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与夫人皆过之，可以行矣。”妻应曰：“然则我先去。”后三日卒。汝尚庀其丧，为作铭，召诸子告曰：“吾亦从此逝矣。”隐几而终，相去才十日。孙侔，绍兴中敷文阁直学士。

阳孝本，字行先，虔州赣人。学博行高，隐于城西通天岩。苏颂、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荐之。苏轼自海外归，过而爱焉，号之曰玉岩居士。尝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戏以为元德秀之流。

孝本自言为阳城之裔，故轼诗有云：“众谓元德秀，自称阳道州。”嘉之也。隐遁二十年，一时名士多从之游。崇宁中，举八行，解褐为国子录，再转博士。以直秘阁归，卒，年八十四。

邓考甫，字成之，临川人。第进士，历陈留尉、万载永明令、知上饶县，积官奉议郎，提点开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闭户著书，不复言仕。

元符末，诏求直言。考甫年八十一，上书云：“乱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祸，将不可胜言。今宜以时更化，纯法祖宗。”因论熙宁而下，权臣迭起，欺世误国，历指其事而枚数其人。蔡京嫉之，谓为诋讪宗庙，削籍羁筠州。崇宁去党碑，释逐臣，同类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归，惟考甫与范柔中、封觉民独否，遂卒于筠。且死，命幼孙名世执笔，口占百余言，其略曰：“予自谓山中宰相，虚有其才也；自谓文昌先生，虚有其词也。不得大用于盛世，亦无憾焉，盖有天命尔。”所论述有《卜世大宝龟》、《伊周素蕴》、《义命杂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余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汉州绵竹人。举进士，为文州曲水令。转运以轻缣高其价，使县鬻于民。之邵言：“县下江上山，地狭人贫，耕者亡几，方岁俭饥，羌夷数入寇，不可复困之以求利。”运使怒。

会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创业、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谅阴，谄谀奸佞之人屏伏未动，正可念五圣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后。京师者，诸夏之视效，俗宜敦厚，而勿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节自励，而势利合杂是先。愿以节义廉耻风导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转运使、提点刑狱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兴，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

应在公逋负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泽不下流，而细民益困。如择贤才以为三司之官，稍假郡县以权，则民瘼除矣。然后监番、聚、蹶、楸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义以亲睦九族，兴坠典，拔滞淹，远夸毗，来忠说。凡所建置，必与大臣共议以广其善，号令威福则专制之。如此，则天下之人思见太平可拱而俟也。”

疏奏不报。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归，时年未四十。自强于学，不易其志，日与交友为经史琴酒之乐，退居十五年而终。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于之邵见之矣。”范镇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学富而行笃，少我二十一岁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为两贤所推尚如此。

吴瑛，字德仁，蕲州蕲春人。以父龙图阁学士遵路任补太庙斋郎，监西京竹木务，签书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知郴州，至虞部员外郎。治平三年，官满如京师，年四十六，即上书请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与出力挽留之，不听，皆叹服以为不可及，相率赋诗饮饯于都门，遂归。

蕲有田，仅足自给。临溪筑室，种花酿酒，家事一付子弟。宾客至必饮，饮必醉，或困卧花间，客去亦不问。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语，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爱其乐易而敬其高。尝有贵客过之，瑛酒酣而歌，以乐器扣其头为节，客亦不以为忤。视财物如粪土，妹婿辄取家财数十万贷人，不能偿，瑛哀之曰：“是人无母，得无重忧！”召而焚其券。门生为治田事历岁，忽谢去，曰：“闻有言某簿书为欺者，谊不可留。”瑛命取前后文书示之，盖未尝发封也。盗入室，觉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旷达类此。

哲宗朝有荐之者，召为吏部郎中，就知蕲州，皆不起。崇

宁三年感疾，即闭阁谢医药，至垂绝不乱。卒，年八十四。

松江渔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自得。绍圣中，闽人潘裕自京师调官回，过吴江，遇而异焉，起揖之曰：“予视先生气貌，固非渔钓之流，愿丐绪言，以发蒙陋。”翁瞪视曰：“君不凡，若诚有意，能过小舟语乎？”裕欣然过之。翁曰：“吾厌喧烦，处闲旷，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诵经史百家之言，后观释氏书，今皆弃去。唯饱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隐岩穴，追园、绮之踪，窃慕老氏曲全之义。且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视轩冕如粪土耳，与子出处异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闻先生之高义，敢问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饮毕，长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颍昌人。不知其名，县人呼为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里，有屋两间，与其子并居，前有空地丈余，即为篱门，生不出门者三十年。

黎阳尉孙轸往访之。其人颇洒落，自陈村人无所能，官人何为见顾。轸问所以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忆十五年前，亦曾纳凉其下，何谓不出？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尽以与兄，而携妻子至此，蒙乡人借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医药以给飧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荷长者见怜，与田三十亩使之耕，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术自业者多。念己食既足，不当更兼他利，由是择日卖药，一切不为。”问常日何所为，曰：“端

坐耳。”“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遗一书策，无题号，其间多说浮名经，当时极爱其议论，今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矣。”时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气韵闲旷，言词精简。盖有道之士也。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性质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间一至县买盐酪，可数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旁游一步也。”轸嗟叹，留连久之，乃去。后至延安幕府，为沈括言之。括时理军书，迨夜半，疲极未卧，闻轸谈及此，及顿忘其劳。

顺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耶？”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陈元忠客居南海日，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翁虽麻衣草屨，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视之皆经、子也。陈叩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耳。”因杂以他语。少焉，风雨暴作，其二子归，舍鉏揖客，人物不类农家子。翁进豆羹享客，不复共谈，迟明别去。

陈以事留城中，翌日，见翁仓遑而行，陈追诘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问之，乃大儿于关外鬻果失税，为关吏所拘。陈为谒监征，至则已捕送郡。翁与小儿偕诣庭下，长子当杖，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此子贍给。若渠不胜杖，则翌日乏食矣。”

愿以身代之。”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某愿代兄。”大儿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儿来父耳旁语，若将有所请，翁叱之，儿必欲前。郡守疑之，呼问所以，对曰：“大人元系带职正郎，宣和间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儿狂，妄言。”守询诘敕在否，儿曰：“见作一束置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随儿发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谢而释其子。次日，枉驾访之，室已虚矣。

张興字子厚，常州人。登进士甲科。以无他兄弟，独养其亲，不忍斯须去左右。亲友强之仕，乃调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闭户读书四十年，手校数万卷，无一字舛。穷经著书，至夜分不寐。元丰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复荐之，起教授颍州，辞不就。于是孙觉、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举且死草莱，后世必以为朝廷失士。”苏轼言之尤切。诏拜秘书省校书郎，敕郡县致礼敦遣，竟不出。

興孝弟修于家，忠信行于友，声名闻于人，蹈中守常，从容不迫，为当时名流所慕，以不造门为耻。崇宁四年，卒。明年，诏以举隐德丘园，声闻显著，赐谥曰正素先生。

列传第二百一十八 隐逸下

徐中行 苏云卿 谯定 王忠民 刘勉之 胡宪 郭雍
刘愚 魏谔之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临海人。始知学，闻安定胡瑗讲明道学，其徒转相传授，将往从焉。至京师，首谒范纯仁，纯仁贤之，荐于司马光，光谓斯人神清气和，可与进道。会福唐刘彝赴阙，得瑗所授经，熟读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炉，夜不安枕者逾年。乃归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诣人莫测也。父死，跣足庐墓，躬耕养母。推其余力，葬内外亲及州里贫无后者十余丧。晚年教授学者，自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

其友罗适持节本路，举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遗逸荐。崇宁中，郡守李谔又以八行荐。时章、蔡窃国柄，窜逐善类且尽，中行每一闻命辄泪下。一日，去之黄岩，会亲友，尽毁其所为文，幅巾藜杖，往来委羽山中。客有诘以避举要名者，中行曰：“人而无行，与禽兽等。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与？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惭而退。陈瓘谪台州，闻名纳交，暨其没，录其行事，谓与山阳徐积齐名，呼为“八行先生”。

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草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丧毁甚，既免丧，犹不忍娶者十余年。秦桧当国，科场尚谀佞，

试题问中兴歌颂，庭筠叹曰：“今日岂歌颂时耶！”疏其未足为中兴者五，见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语，而敢欺君乎？”

黄岩尉郑伯熊代去，请益，庭筠曰：“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伯熊受其言，迄为名臣。有诏举人尝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适应格，所亲戚劝之，庭筠辞曰：“吾尝草封事，谓岳庙冗禄无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

其学以诚敬为主，夜必就榻而后脱巾，旦必巾而后起。居无惰容，喜无戏言，不事缘饰，不苟臧否。闻人片善，记其姓名。遇饥冻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尝戚戚。尤袤为守，闻其名，遣书礼之。一日，巾车历访旧游，徜徉几月。归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乡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隐遁，称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间，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题诗有“道学传千古，东甌说二徐”之句，且大书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庭筠之兄庭槐、庭兰，皆有父风。孙日升，苦学有守，于是徐氏诗书不绝六世矣。

苏云卿，广汉人。绍兴间，来豫章东湖，结庐独居。待邻曲有恩礼，无良贱老稚皆爱敬之，称曰苏翁。身長七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味视他圃尤胜，又不二价，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输直。夜织屨，坚韧过革舄，人争贸之以馈远。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则以周急应贷，假者负偿，一不经意。溉园之隙，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莫测识也。

少与张浚为布衣交，浚为相，驰书函金币属豫章帅及漕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亚，遁迹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能屈，幸亲造其庐，必为我致之。”

帅、漕密物色，曰：“此独有灌园苏翁，无云卿也。”帅、漕乃屏骑从，更服为游士，入其圃，翁运锄不顾。进而揖之，翁曰：“二客何从来耶？”延入室，土锉竹几，地无纤尘，案上有《西汉书》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计此为苏云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乡里，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然。”客又问：“德远何如人？”曰：“贤人也。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余而才不足。”因问：“德远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张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张公令某等致公，共济大业。”因出书函金币置几上。云卿鼻间隐隐作声，若自咎叹者。二客力请共载，辞不可，期以诘朝上谒。旦遣使迎伺，则扃户阒然，排闥入，则书币不启，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帅、漕复命，浚拊几叹曰：“求之不早，实怀窃位之羞。”作箴以识之，曰：“云卿风节，高于傅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实定之乡也，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读易洞。

靖康初，吕好问荐之，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弗合，辞不就。高宗即位，定犹在汴，右丞许翰又荐之，诏宗泽津遣诣行在。至惟扬，寓邸舍，窳甚，一中贵人偶与邻，馈之食不受，与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类此。上将用之，会金兵至，失定所在。复归蜀，爱青城大面之胜，

栖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谯岩。敬定而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有绘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定后不知所终，樵夫牧童往往有见之者，世传其为仙云。

初，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篋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篋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其后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语也。

宪、勉之、滋皆闽人，时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酱翁皆蜀之隐君子也。

王忠民，颍阳人，世业医。忠民幼通经史，自靖康以来，数言边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隐居不出，诸镇翟兴等皆重之，弗能致；张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兴徙治药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镇抚使董先于内乡，留军中，事以师礼。

时刘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图》及定乱四象达之金主，及镂板印图散于伪境，以明天下之义。绍兴三年，翟琮荐其忠节于朝，特授宣教郎，诏董先津遣诣行在。既至，宰相吕颐浩、签书枢密院事徐俯见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辞官，言：“臣愤金人无道，故三上金主书，乞还二帝，本心报国，非冀名禄。”上不许。忠民以诘置棧中，藏七宝山下，力恳求去。复依董先军中，遂不出。

时又有苏庠者，丹阳人。绅之后，颂之族也。少能诗，苏轼见其《清江曲》，大爱之，由是知名。徐俯荐其贤，上特召

之，固辞；又命守臣以礼津遣，庠辞疾不至，以寿终。

刘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强学，日诵数千言。逾冠，以乡举诣太学。时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挟元祐书，自是伊、洛之学不行。勉之求得其书，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潜抄而默诵之。谯定至京师，勉之闻其从程颐游，遂《易》学，遂师事之。已而厌科举业，揖诸生归，见刘安世、杨时，皆请业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翬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

绍兴间，中书舍人吕本中疏其行义勇业以闻，特召诣阙。秦桧方主和，虑勉之见上持正论，乃不引见，但令策试后省给札而已。勉之知不与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至，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号曰白水先生。贤士大夫自赵鼎以下皆敬慕与交。后秦桧益横，鼎窜死，诸贤禁锢，勉之竟不复出。

勉之一介不妄取。妇家富，无子，谋尽以赀归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贤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属以后事，且戒其子熹受学。勉之经理其家，而诲熹如子侄。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绍兴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胡宪，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静恹，不妄笑语，长从父胡安国学。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虽仓卒无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尝校。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宪独阴与刘勉之诵习其说。既而学《易》于谯定，久未有得，定曰：“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宪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一旦，揖诸生归故山，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号籍溪先生，贤士大夫亦高仰之。

折彦质、范冲、朱震、刘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义

闻于朝，上特召之，宪辞母老。及彦质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宪力辞。乃赐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宪犹不屈。太守魏砥遣行义诸生入里致诏，且为手书陈大义，开譬甚力，宪不得已就职。日与诸生接，训以为己之学。闻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观其所以修身、事亲、接人者，无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郡人程元以笃行称，龚何以廉节著，皆迎致俾参学政，学者自是大化。

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乐居官舍，求监南岳庙以归。久之，起为福建路安抚使司属官。时帅张宗元榷盐急，私贩者铕两亦重坐。宪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宪复请祠而去。

秦桧方用事，诸贤零落，宪家居不出。桧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书正字。既至，次当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势必败盟。今元臣、宿将惟张浚、刘锜在，识者皆谓金果南牧，非此两人莫能当。愿亟起之，臣死不恨。”时两人皆为积毁所伤，未有敢显言其当用者，宪独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诏改秩与祠归。

初，宪与刘勉之俱隐，后又与刘子翬、朱松交。松将没，属其子熹受学于宪与勉之、子翬。熹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久。方宪之以馆职召也，适秦桧讳言之，宪与王十朋、冯方、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士为《五贤诗》以歌之。人始信宪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仅半年，不究其底蕴云。绍兴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阳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师事程颐，著《易说》，号兼山先生，自有传。雍传其父学，通世务，隐居峡州，放浪长杨山谷间，号白云先生。

乾道中，以峡守任清臣、湖北帅张孝祥荐于朝，旌召不起，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稔知其贤，每对辅臣称道之，命所在州郡

岁时致礼存问。后更封颐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缴进。于是，雍年八十有三矣。

淳熙初，学者哀集程颢、程颐、张载、游酢、杨时及忠孝、雍凡七家，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说曰：

《易》贯通三才，包括万理。伏羲氏之画，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画，得于人而明人。羲画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为君。文重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为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则三四皆人道也，故谓之中爻。

《乾》，元亨利贞，初曰四德。后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马贞，利君子贞。是以四德为二义亦可矣。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由《乾》一卦论之，则元与亨阳之类，利与贞阴之类也。是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由阴阳观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也。天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天之道，阴与阳之类也。地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地之道，柔与刚之类也。人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人之道，仁与义之类也。

又《坤》之六五，坤虽臣道，五实君位，虽以柔德，不害其为君；犹《乾》之九二，虽有君德，不害其为臣。故乾有两君，德无两君；坤有两臣，德无两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其发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刘愚，字必明，衢州龙游人。幼警敏力学。弱冠入太学，有声，受业者甚众。侍御史柴瑾、祭酒颜师鲁、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对称上意，则曰：“臣客刘愚为臣言。”师鲁尝奏愚行艺，上记曰：“此向者柴瑾所荐也。”上舍释褐，居

第一。调江陵府教授，早晚为诸生讲说，同僚相率以听。愚益谦下，与叶适、项安世讲论不倦，每以隐居学道为乐。

岁满，帅王藺致书剡辟，固辞，贫不能归。外移安乡县令，邑逋赋万计，愚核实数，宽限期，民不见吏而赋自足。会岁歉，出常平米赈贷，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缗钱数千万，招商余他郡而收元直，米价顿平，犹积廩数千石以备饥旱。邑有范仲淹读书地，为绘像立祠，兴学，士竞知劝。

诸司交荐，改秩，愚雅不乐仕进，遂致仕。丞相余端礼，乡人也，与愚有旧，且召堂审，愚竟舍去不顾。结庐城南，颓坦败壁，蓬蒿萧然。著书自适，《书》、《礼》、《语》、《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与其门人私谥曰谦靖先生，后更谥曰靖君，乡郡祠之。

妻徐氏在家时，其母将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为富人妻，不愿也。”遂归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机杼。愚尝怀白金归，徐怒曰：“我以子为贤而若是，亟具归。”愚出书以示，束修得也，乃已。有梁鸿之风焉。

子克、几、凡。克蚤以诗名，叶适尝称其可继陶、韦。

魏揆之，字子实，建州建阳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师胡宪，与朱熹游。两以乡举试礼部不第。尝客衢守章杰所。赵鼎以谪死，其子汾将丧过衢。杰雅憾鼎，又希秦桧意，遣尉翁蒙之领卒掩取鼎平时与故旧来往简牒。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无所得。杰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桧。揆之以书责杰，长揖径归。筑室读书，榜以“艮斋”，自是人称曰艮斋先生。

闽帅汪应辰、建守陈正同知其贤，荐于朝，时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诏举遗逸，部刺史芮焯与帅、守共表其行谊，特诏召之，揆之力辞。时宰相陈俊卿，闽人也，雅知揆之，招

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见，极陈当时之务，大要劝上以修德业、正人心、养士气为恢复之本。上嘉纳之，赐同进士出身，守太学录。

先是，学官养望自高，不与诸生接。揆之既就职，日进诸生教诲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励。将释菜，揆之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颢、程颐，列于祀典，不报。复言“太学之教宜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则通习世务。今乃专以空言取人”，又不报。遂丐去。

会福州副总管曾觌秩满还，在道，揆之累疏以谏，移疾杜门，遗书陈俊卿责其不能救止，语甚切。遂以迎亲请归，行数日，罢为台州教授。方揆之之未行也，觌至国门外已久，伺揆之去，乃敢入。揆之在朝不能半岁，既归，喟然叹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学不足以感悟圣意。”乃日居良斋，条理旧闻，以求其所未至。

其居家，谨丧祭，重礼法。从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养，死葬如礼，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又白于官，请督不葬其亲者，富与期，贫与财，而无主后者掩之。每遇岁饥，为粥以食饥者。后依古社仓法，请官米以贷民，至冬取之以纳于仓。部使者素敬揆之，捐米千余斛假之，岁岁敛散如常，民赖以济。诸乡社仓自揆之始。

与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后进以礼来者，苟有寸长，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则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为善之路绝矣。”病革，母视之，不巾不见。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礼浼我。”以书召朱熹至，委以后事而诀。卒，年五十八。

后上思其直谅，将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赠直秘阁。熹平日趣向与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将行，闻揆之去国，

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谋策，为武官，数以言干当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终。世通亦隐居青城山中不出。

吴曦反，乃献书于成都帅杨辅曰：“世通在山中，忽闻关外之变，不觉大恟。世通虽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尝发以入道之门。窃以为公初得曦檄，即当还书，诵其家世，激以忠义，聚官属军民，素服号恟，因而散金发粟，鼓集忠义，闭剑门，檄夔、梓，兴仗义之师，以顺讨逆，谁不愿从？而士大夫皆酒缸饭囊，不明大义，尚云少屈以保生灵，何其不知轻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岂有弃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举蜀士大夫之叛也。闻古有叛民无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缩手以听命，是驱民而为叛也。且曦虽叛逆，犹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杀士大夫，尚以虚文见招，亦以公之与否卜民之从违也。今悠悠不决，徒为妇人女子之悲，所谓停囚长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举大事者，成败死生皆当付之度外。区区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汗面戴天，同为叛民也。”

辅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劝以举义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辅不能决，遂东如江陵，请吴玠举兵以讨曦。未几，曦败，玠使蜀，荐士以世通为首云。

卓行

刘庭式 巢谷 徐积 曾叔卿 刘永一

父子有亲，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于斯焉。徐积于其所天，刘庭式于其室家，巢谷于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难。行其所难而安焉，岂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刘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人誉之终身，盖有所矣，其可忽诸！撰《卓行传》。

刘庭式，字得之，齐州人，举进士。苏轼守密州，庭式为通判。初，庭式未第时，议娶乡人之女，既约，未纳币。庭式乃及第，女以病丧明，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岂可负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数子，后死，庭式丧之逾年，不肯复娶。轼问之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轼深感其言。庭式后监太平观，老于庐山，绝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飞，以高寿终。

巢谷，初名谷，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传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谷素多力，见举武艺者心好之，遂弃其旧学，蓄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闻西边多骁勇，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桀，与韩存宝尤相善，教之兵书。

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度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囊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

苏轼谪黄州，与谷同乡，幼而识之，因与之游。乃轼与弟辙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尝一来相见。绍圣初，轼、辙谪岭海，平生亲旧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两苏，闻者皆笑其狂。

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遗辙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辙惊喜曰：

“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将复见轼于海南，辙愍而止之曰：“君意则善，然循至儋数千里，当复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阅其囊中无数千钱，辙方困乏，亦强资遣之。舟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囊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辙闻，哭之失声，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徐积，字仲车，楚州山阳人。孝行出于天禀。三岁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读《孝经》，辄泪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带定省。从胡翼之学。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饮水，翼之馈以食，弗受。

应举入都，不忍舍其亲，徒载而西。登进士第，举首许安国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为寿，谢却之。以父名“石”终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则避而不践，或问之，积曰：“吾遇之则怵然伤吾心，思吾亲，故不忍加足其上尔。”母亡，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悲恸呕血。庐墓三年，卧苫枕块，衰经不去体，雪夜伏墓侧，哭不绝音。翰林学士吕溱过其庐适闻之，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岁降兆域，杏两枝合为干。既终丧，不彻筵几，起居馈献如平生。

中年有聩疾，屏处穷里，而四方事无不知。客从南越来，积与论岭表山川险易、镇戍疏密，口诵手画，若数一二。客叹曰：“不出户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诗，为文率用腹稿，口占授其子。尝借人书策，经宿还之，借者给言中有金叶，积谢而不辨，卖衣偿之。乡人有争讼，多就取决。州以行闻，诏赐粟帛。

元祐初，近臣合言：“积养亲以孝著，居乡以廉称，道义文学，显于东南。今年过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举举

中外学官，如积之贤，宜在所表。”乃以扬州司户参军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闻之者敛衽敬听。

居数岁，使者又交荐之，转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监中岳庙。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丰人，巩族兄也。家苦贫，即心存不欺。尝买西江陶器，欲贸易于北方，既而不果行。有从之转售者，与之。既受直矣，问将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闻北方新有灾馑，此物必不时泄，故不以行。余岂宜不告以误子。”其人即取钱去。居乡介洁，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于饥寒，而拊庇孤茕，唯恐失其意。起家进士，至著作佐郎。熙宁中，卒。

刘永一，陕州夏县人。孝友廉谨。熙宁初，巫咸水溢入县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门前，见他人物流入者辄撻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无何而僧死，永一诣县自言，请以钱归其弟子。乡人负债不肯偿，立焚其券。行事类此。兄大为，医助教。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司马光传之，以为今士大夫所难。

列传第二百一十九 列女

朱娥 张氏 彭列女 郝节娥 朱氏 崔氏 赵氏 丁氏 项氏 王氏二妇徐氏 荣氏 何氏 董氏 谭氏 刘氏 张氏 师氏 陈堂前 节妇廖氏刘当可母 曾氏妇 王袞妻 徐端友妻 詹氏女 刘生妻 谢泌妻 谢枋得妻王贞妇 赵淮妾 谭氏妇 吴中孚妻 吕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韩氏女 王氏妇 刘全子妻 毛惜惜 附

古者天子亲耕，教男子力作，皇后亲蚕，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风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师，女有师氏，国有其官，家有其训，然而诗书所称男女之贤，尚可数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犹可隆师亲友以为善；女子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于汗青，岂易得哉。故历代所传列女，何可弃也？考宋旧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传》。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养于祖媪。娥十岁，里中朱颜与媪竞，持刀欲杀媪，一家惊溃，独娥号呼突前，拥蔽其媪，手挽颜衣，以身下坠颜刀，曰：“宁杀我，毋杀媪也。”媪以娥故得脱。娥连被数十刀，犹手挽颜衣不释，颜忿恚，断其喉以死。事闻，赐其家粟帛。其后，会稽令董皆为娥立像于曹娥庙，岁时配享焉。

张氏，鄂州江夏民妇。里恶少谢师乞过其家，持刀逼欲与为乱，曰：“从我则全，不从则死。”张大骂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断其喉，犹能走，擒师乞，以告邻人。

既死，朝廷闻之，诏封旌德县君，表坟曰“列女之墓”，赐酒帛，令郡县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宁农家。从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将不脱，女拔刀斫虎，夺其父而还。事闻，诏赐粟帛，敕州县岁时存问。

郝节娥，嘉州娼家女。生五岁，母娼苦贫，卖于洪雅良家为养女。始笄，母夺而归，欲令世其娼，娥不乐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习织作组紃之事，又辄精巧，粗可以给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终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骂。

洪雅春时为蚕丛祠，娼与邑少年期，因蚕丛具酒邀娥。娼与娥徐往，娥见少年，仓皇惊走，母挽掣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时时顾酒食辄唾，强饮之，则呕啜满地，少年卒不得侵袭。暮归，过鸡鸣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脱，阳渴求饮，自投于江以死。乡人谓之“节娥”云。

朱氏，开封民妇也。家贫，卖巾屨簪珥以给其夫。夫日与侠少饮博，不以家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夺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将行，一夕自经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为不义屈也。”吴充时为开封府判官，作《阿朱诗》以道其事。

崔氏，合淝包纆妻。纆，枢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儿。拯夫妇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尝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见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妇得齿贱获，执瀚涤之事幸矣，况敢污家乎！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无它也。”

其后，稚儿亦卒。母吕自荆州来，诱崔欲嫁其族人，因谓曰：“丧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将舍而去乎？”吕怒，诅骂曰：“我宁死此，决不独归，须尔同往也。”崔泣曰：“母远来，

义不当使母独还。然到荆州傥以不义见迫，必绝于尺组之下，愿以尸还包氏。”遂偕去。母见其誓必死，卒还包氏。

赵氏，贝州人。父尝举学究。王则反，闻赵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纳为妻。赵日号哭慢骂求死，贼爱其色不杀，多使人守之。赵知不脱，乃给曰：“必欲妻我，宜择日以礼聘。”贼信之，使归其家。家人惧其自殒，得祸于贼，益使人守视。贼具聘帛，盛舆从来迎。赵与家人诀曰：“吾不复归此矣。”问其故，答曰：“岂有为贼污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为家族计？”赵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舆而去。至州廨，举帘视之，已自缢舆中死矣。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寅有《赵女诗》。

张晋卿妻丁氏，郑州新郑人，参知政事度五世孙也。靖康中，与晋卿避金兵于大隗山。金兵入山，为所得，挟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骂，连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于尔辈。”复挟上马，再三骂不已。卒乃忿然举槌纵击，遂死杖下。

项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适同里孙氏。宣和七年，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袭之，项引刀自刺而死。郡以闻，诏赠孺人，旌表其庐。

王氏二妇，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妇为所掠，拥置舟中，遂投汉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坏，人为收葬之城外江上，为双冢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闽中女也，适同郡张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扬，官军望风奔溃，多肆虐掠，执徐欲污之。徐瞋目大骂曰：“朝廷蓄汝辈以备缓急，今敌犯行在，既不能赴难，又乘时为盗，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剑断汝头，以快众愤，肯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杀我。”贼惭恚，以刃刺杀之，投江中而去。

荣氏，蕤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读《论语》、《孝经》，能通大义，事父母孝。归将作监主簿马元颖。建炎二年，贼张遇寇仪真，荣与其姑及二女走惟扬，姑素羸，荣扶掖不忍舍。俄贼至，胁之不从，贼杀其女，胁之益急，荣厉声诟骂，遂遇害。

何氏，吴人。吴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吴，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余万。永年与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挟持而行，卒为贼所得，将縶其姊及何，何给谓贼曰：“诸君何不武耶！妇人东西惟命尔。”贼信之。行次水滨，谓其夫曰：“我不负君。”遂投于河，其姊继之。

董氏，沂州滕县人，许适刘氏子。建炎元年，盗李昱攻剽滕县，悦其色，欲乱之，诱谕再三，曰：“汝不我从，当铍汝万段。”女终不屈，遂断其首。刘氏子闻女死状，大恸曰：“列女也。”葬之，为立祠。

三年春，盗马进掠临淮县，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贼至，宣避之，曹坚卧不起。众贼劫持之，大骂不屈，为所害。

四年，盗祝友聚众于滁州龚家城，掠人为粮。东安县民丁国兵者及其妻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尽，乞存夫以续其祀。”贼遂释夫而害之。

同时，叛卒杨勍寇南剑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妇，欲与乱，妇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弃尸道傍。贼退，人为收瘞。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则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谭氏，英州真阳县人，曲江村士人吴琪妻也。绍兴五年，英州饥，观音山盗起，攻剽乡落。琪窜去，谭不能俱，与其女被执。谭有姿色，盗欲妻之，谭怒骂曰：“尔辈贼也。我良家女，岂若偶耶？”贼度无可奈何，害之。

同时，有南雄李科妻谢氏，保昌故村人。囚于虔盗中，数日，有欲犯之，谢唾其面目：“宁万段我，不汝徇也。”盗怒，锉之而去。

刘氏，海州朐山人，适同里陈公绪。绍兴末，金人犯山东，郡县震响，公绪倡义来归，偶刘归宁，仓卒不得与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后累功至正使。刘留北方，音问不通。或语之曰：“人言‘贵易交，富易妻’。今陈已贵，必他娶矣，盍改适？”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恤乎他？”公绪亦不他娶。子庚浸长，辄思念涕泣，倾家赀，结任侠，奔走淮甸，险阻备尝。如是者十余年，遂得迎母以归。刘在北二十五年，尝纬萧以自给。

张氏，罗江士人女。其母杨氏寡居。一日，亲党有婚会，母女偕往，其典库雍乙者从行。既就坐，乙先归。会罢，杨氏归，则乙死于库，莫知杀者主名。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张文饶疑杨有私，惧为人知，杀乙以灭口，遂命石泉军劾治。杨言与女同榻，实无他。遂逮其女，考掠无实。吏乃掘地为坑，缚母于其内，旁列炽火，间以水沃之，绝而复苏者屡，辞终不服。一日，女谓狱吏曰：“我不胜苦毒，将死矣，愿一见母而绝。”吏怜而许之。既见，谓母曰：“母以清洁闻，奈何受此污辱。宁死箠楚，不可自诬。女今死，死将讼冤于天。”言终而绝。于是石泉连三日地大震，有声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勘官李志宁疑其狱，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厅事，恍有猿坠前，惊寤，呼吏卒索之，不见。志宁自念梦兆：“非杀人者袁姓乎？”有门卒忽言张氏馈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执之，曰：“杀人者汝也。”袁色动，遽曰：“吾怜之久矣，愿就死。”问之，云：“适盗库金，会雍归，遂杀之。”

杨乃得免。时女死才数日也。狱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师氏，彭州永丰人。父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宣和中，为右正言十余日，凡七八疏，论权幸及廉访使者之害而去。女适范世雍子孝纯。建炎初，还蜀，至唐州方城县，会贼朱显终掠方城，孝纯先被害，贼执师氏欲强之，许以不死。师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

陈堂前，汉州雒县王氏女。节操行义，为乡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犹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归同郡陈安节，岁余夫卒，仅有一子。舅姑无生事，堂前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亲克家尔。今已无可奈何，妇愿干蛊，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亲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长，延名儒训导，既冠，入太学，年三十卒。二孙曰纲曰绂，咸笃学有闻。

初，堂前归陈，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礼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财产，堂前尽遗室中所有，无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财为夫所罄，乃归悔。堂前为买田置屋，抚育诸甥无异己子。亲属有贫窶不能自存者，收养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后宗族无虑百数。里有故家甘氏，贫而质其季女于酒家，堂前出金赎之，俾有所归。子孙遵其遗训，五世同居，并以孝友儒业著闻。乾道九年，诏旌表其门闾云。

廖氏，临江军贡士欧阳希文之妻也。绍兴三年春，盗起建昌，号“白毡笠”，过临江，希文与妻共挟其母傅走山中，为贼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负之逃。贼执廖氏，廖正色叱之。贼知不可屈，挥刃断其耳与臂，廖犹谓贼曰：“尔辈叛逆至此，我即死，尔辈亦不久屠戮。”语绝而仆。乡人义而葬之，号“廖节妇墓”。

是年，盗彭友犯吉州龙泉，李生妻梁氏义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刘当可之母也。绍定三年，就养兴元。大元兵破蜀，提刑庞授檄当可诣行司议事。当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禄，岂可辞难。”当可行，大元军屠兴元，王氏义不辱，大骂投江而死。其妇杜氏及婢仆五人，咸及于难。当可闻变，奔赴江浒，得母丧以归。诏赠和义郡太夫人。

曾氏妇晏，汀州宁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绍定间，寇破宁化县，令佐俱逃，将乐县宰黄埴令土豪王万全、王伦结约诸砦以拒贼，晏首助兵给粮，多所杀获。贼忿其败，结集愈众，诸砦不能御，晏乃依黄牛山傍，自为一砦。

一日，贼遣数十人来索妇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贼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首饰悉与田丁，田丁感激思奋。晏自捶鼓，使诸婢鸣金，以作其勇。贼复退败。邻乡知其可依，挈家依黄牛山避难者甚众。有不能自给者，晏悉以家粮助之。于是聚众日广，复与伦、万全共措置，析黄牛山为五砦，选少壮为义丁，有急则互相应援以为犄角，贼屡攻弗克。所活老幼数万人。

知南剑州陈韡遣人遗以金帛，晏悉散给其下；又遗楮币以劳五砦之义丁，且借补其子，名其砦曰万安。事闻，诏特封晏为恭人，仍赐冠帔，其子特与补承信郎。

王褒妻赵氏，饶州乐平人。建炎中，褒监上高酒税，金兵犯筠，褒弃官逃去，赵从之行。遇金人，缚以去，系褒夫妇于刘氏门，而入剽掠刘室。赵宛转解缚，并解褒，谓褒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问褒安往，赵他指以误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赵欺己，杀之。褒方伏丛薄间，望之悲痛，归刻赵像以

葬。袁后仕至孝顺监镇。

涂端友妻陈氏，抚州临川人。绍兴九年，盗起，被驱入黄山寺，贼逼之不从，以刃加其颈，叱曰：“汝辈鼠窃，命若蜉蝣，我良家子，义岂尔辱！纵杀我，官兵即至，尔其免乎？”贼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数日，族党有得释者，咸赍金帛以赎其孥。贼引端友妻令妇。曰：“吾闻贞女不出闺阁，今吾被驱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复骂贼不绝，竟死之。

詹氏女，芜湖人。绍兴初，年十七，淮寇号“一窠蜂”倏破县，女叹曰：“父子无俱生理，我计决矣。”顷之贼至，欲杀其父兄，女趋而前拜曰：“妾虽窳陋，愿执巾帚以事将军，赎父兄命。不然，父子并命，无益也。”贼释父兄缚，女麾手使亟去：“无顾我，我得侍将军，何所憾哉。”遂随贼。行数里，过市东桥，跃身入水死。贼相顾骇叹而去。

刘生妻欧阳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乐乡，以事出，恶少来欲欺凌之，欧阳不受辱而死。邑人刘宽作诗以吊之，时绍兴十年也。

同县有朱云孙妻刘氏，姑病，云孙割股肉作糜以进而愈。姑复病，刘亦割股以进，又愈。尚书谢谔为赋《孝妇诗》。

谢泌妻侯氏，南丰人。始笄，家贫，事姑孝谨。盗起，焚里舍杀人，远近逃避。姑疾笃不能去，侯号泣姑侧。盗逼之，侯曰：“宁死不从。”盗刃之，仆沟中。贼退，渐苏，见一筐在侧，发之皆金珠，族妇以为己物，侯悉归之，妇分其一以谢，侯辞曰：“非我有，不愿也。”后夫与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儿以贱妇人，得归隐居贤者之门已幸矣，忍去而使谢氏无后乎？宁贫以养其子，虽饿死亦命也。”

同县有乐氏女，父以鬻果为业。绍定二年，盗入境，其父买舟挈家走建昌。盗掠其舟，将逼二女，俱不从，一赴水死，

一见杀。

谢枋得妻李氏，饶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训诸书。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宾皆有礼。枋得起兵守安仁，兵败逃入闽中。武万户以枋得豪杰，恐其扇变，购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贵溪山荆棘中，采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踪迹至山中，令曰：“苟不获李氏，屠而墟！”李闻之，曰：“岂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当没入矣。”李闻之，抚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虽没入，将不失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岂可嫁二夫耶！”顾谓二子曰：“若幸生还，善事吾姑，吾不得终养矣。”是夕，解裙带自经狱中死。

枋得母桂氏尤贤达，自枋得逋播，妇与孙幽远方，处之泰然，无一怨语。人问之，曰：“义所当然也。”人称为贤母云。

王贞妇，夫家临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东，妇与其舅、姑、夫皆被执。既而舅、姑与夫皆死，主将见妇暂美，欲内之，妇号恸欲自杀，为夺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妇人杂守之。妇乃阳谓主将曰：“若以吾为妻妾者，欲令终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与夫死，而我不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将焉用之！愿请为服期，即惟命。苟不听我，我终死耳，不能为若妻也。”主将恐其诚死，许之，然防守益严。

明年春，师还，挈行至嵯青枫岭，下临绝壑。妇待守者少懈，啮指出血，书字山石上，南望恸哭，自投崖下而死。后其血皆渍入石间，尽化为石。天且阴雨，即坟起如始书时。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贞妇”，郡守立石祠岭上，易名曰清风岭。

赵淮妾，长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从淮戍银树埧。淮兵败，俱执至瓜州。元帅阿术使淮招李庭芝，淮阳诺，至扬州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帅怒，

杀之，弃其尸江滨。妾俘一军校帐中，乃解衣中金遗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赵运使，今其死不葬，妾诚不能忘情。愿因公言使掩埋之，当终身事相公无憾矣。”军校怜其言，使数兵舆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恸哭，跃水而死。

谭氏妇赵，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内附，永新复婴城自守。天兵破城，赵氏抱婴儿随其舅、姑同匿邑校中，为悍卒所获，杀其舅、姑，执赵欲污之，不可，临之以刃曰：“从我则生，不从则死。”赵骂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与其不义而生，宁从吾舅、姑以死耳。”遂与婴儿同遇害。血渍于礼殿两楹之间，入砖为妇人与婴儿状，久而宛然如新。或讶之，磨以沙石不灭，又段以炽炭，其状益显。

吴中孚妻，隆兴之进贤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乱，携孤女自沈于县之染步，曰：“义不辱吾夫。”

吕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晋江人。父得疾濒殆，女焚香祝天，请以身代，刲股为粥以进。时夜中，群鹊绕屋飞噪，仰视空中，大星烨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细良亦相从拜祷，良子却之，细良恚曰：“岂姊能之，儿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绍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从。度不得脱，给曰：“有金帛埋于家，盍同取之？”甫入门，大呼曰：“吾宁死于家，决不辱吾身。”贼怒杀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远乡建奥人。虎衔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为释其大母，衔女以去。始，林栗侍亲官其地，尝目睹之。已而为守，以闻于朝，祠祀之。

韩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

读书。开庆元年，大元兵至岳阳，女年十有八，为卒所掠，将挟以献其主将。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于练裙带有诗曰：“我质本瑚琏，宗庙供苹蘩。一朝婴祸难，失身戎马间。宁当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汉上有王猛，江南无谢安。长号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妇梁，临川人。归夫家才数月，会大元兵至，一夕，与夫约曰：“吾遇兵必死，义不受污辱。若后娶，当告我。”顷之，夫妇被掠。有军千户强使从己，妇给曰：“夫在，伉俪之情有所不忍，乞归之而后可。”千户以所得金帛与其夫而归之，并与一矢，以却后兵。约行十余里，千户即之，妇拒且骂曰：“斫头奴！吾与夫誓，天地鬼神寔临之，此身宁死不可得也。”因奋搏之，乃被杀。有同掠脱归者道其事。越数年，夫以无嗣谋更娶，议辄不谐，因告其故妻，夜梦妻曰：“我死后生某氏家，今十岁矣。后七年，当复为君妇。”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询其生，与妇死年月同云。

刘全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全子为福建招抚使起义兵，事见《林同传》。全子亡命自经死，有司执其妻具反状，林叱曰：“林、刘二族，世为宋臣，欲以忠义报国，事不成，天也，何为反乎！汝知去岁有以血书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与兄，忠义之心则一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者，高邮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将荣全率众据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伪降，欲杀使者，方与同党王安等宴饮，惜惜耻于供给，安斥责之，惜惜曰：“初谓太尉降，为太尉更生贺。今乃闭门不纳使者，纵酒不法，乃畔逆耳。妾虽贱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杀之。越三日，李虎破关，禽全斩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预畔者百有余人悉傅以法。

列传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赵修己 王处讷 子熙元 苗训 子守信 马韶 楚芝兰
韩显符 史序周克明 刘翰 王怀隐 赵自化 冯文智 沙
门洪蕴 苏澄隐 丁少微 赵自然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神人淆焉。颛顼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其患遂息。厥后三苗复弃典常，帝尧命羲、和修重、黎之职，绝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禳，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导引、黄白、房中，一切煮蒿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汉以来，司马迁、刘歆又亟称焉。然而历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国，凶于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鉴乎哉！然则历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汉严君平、唐孙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又有《方技传》，多言襍祥。今省二志，存《方技传》云。

赵修己，开封浚仪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学。晋天福中，李守真掌禁军，领滑州节制，表为司户参军，留门下。守真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奏试大理评事，赐绯。汉乾祐中，守真镇蒲津，阴怀异志，修己屡以祸福谕之，不听，遂辞

疾归乡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多伏诛，独修己得免。朝廷知其能，召为翰林天文。

周祖镇邺，奏参军谋。会隐帝诛杨邠、史弘肇等，且将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谓周祖曰：“衅发萧墙，祸难斯作。公拥全师，临巨屏，臣节方立，忠诚见疑。今幼主信谗，大臣受戮，公位极将相，居功高不赏之地，虽欲杀身成仁，何益于事？不如引兵南渡，诣阙自诉，则明公之命，是天所与也。天与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决渡河之计。即位，以为殿中省尚食奉御，赐金紫。改鸿胪少卿，迁司天监。显德中，累加检校户部尚书。尝遣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以御衣、金带、战马、器币赐吴越钱俶。宋初，迁大府卿，判监事，上章告老，优诏不许。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处讷，河南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面，令处讷食之，且曰：“汝性聪悟，后当为人师。”又尝梦人持巨鉴，星宿灿然满中，剖腹纳之，觉而汗洽，月余，心胸犹觉痛。因留意星历、占候之学，深究其旨。晋末之乱，避地太原，汉祖时领节制，辟置幕府。即位，擢为司天夏官正，出补许田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

周祖尝与处讷同事汉祖，雅相厚善，及自邺举兵入汴，遽命访求处讷，得之甚喜，因问以刘氏祚短事。对曰：“人君未得位，尝务宽大；既得位，即思复仇。汉氏据中土，承正统，以历数推之，其大祀犹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周祖蹶然太息。适发兵围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家，待旦将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杀，止诛刘铢，余悉全活。

广顺中，迁司天少监。世宗以旧历差舛，俾处讷详定。历成未上，会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以献，颇为精密，处讷私

谓朴曰：“此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

至建隆二年，以《钦天历》谬误，诏处讷别造新历。经三年而成，为六卷，太祖自制序，命为《应天历》。处讷又以漏刻无准，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时刻。俄迁少府少监。太平兴国初，改司农少卿，并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历二十卷，拜司天监。岁余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习父业，开宝中，补司天历算。端拱初，改监丞，累迁太子洗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监事。东封，随经度制置使诣祠所。礼毕，授权知司天少监。祠汾阴，真拜少监。奉诏于后苑缙阴阳事十卷上之，真宗为制序，赐名《灵台秘要》，及作诗纪之。

初，上所修《仪天历》，秋官正赵昭益言其二年后必差，又荧惑度数稍谬，后果验。熙元颇伏其精一。上常对宰相言及历算事，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且言：“昭益能专其业，人鲜及也。”

玉清昭应宫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监。坐择日差谬，降为少监。以目疾，改将作监，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训，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术。仕周为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显德末，从太祖北征，训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指谓楚昭辅曰：“此天命也。”夕次陈桥，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预白其事。既受禅，擢为翰林天文，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年七十余卒。子守信。

守信，少习父业，补司天历算。寻授江安县主簿，改司天台主簿，知算造。太平兴国中，以《应天历》小差，诏与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刘内真造新历。及成，太宗命卫尉少卿元象宗与明律历者同校定，赐号《乾元历》，颇为精密，皆优赐束帛。

雍熙中，迁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马、判司天监。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为一岁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恶。太岁日为岁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为天赦日，及上庆诞日，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未几，转殿中丞、权少监事，立本品之下，俄赐金紫。

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弥岁凶歉，心忧之，令宰相召守信问以天道咎证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验太一经历宫分，其荆楚、吴越、交广并皆安宁。自来五纬陵犯、彗星见及水神太一临井鬼之间，属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灾。水神太一来岁入燕分，岁在房心，正当京都之地，自兹朝野有庆。”诏付史馆。明年，真授少监。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为国子博士。

马韶，赵州平棘人，习天文三式。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申严私习天文之禁，韶素与太宗亲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门。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诘其所以来，韶曰：“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骇，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将闻于太祖。及诘旦，太宗入谒，果受遗践阼。韶以赦获免。逾月，起家为司天监主簿。太平兴国二年，擢太仆寺丞，改秘书省著作佐郎。历太子中允、秘书丞，出为平恩令。归朝，复守旧任，与楚芝兰同判司天监事，就迁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为博兴令，移长山令。秩满归乡里，卒于家。

楚芝兰，汝州襄城人，初习《三礼》，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授乐源县主簿，迁司

天春官正、判司天监事。占者言五福太一临吴分，当于苏州建太一祠。芝兰独上言：“京师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东南一舍地名苏村，若于此为五福太一建宫，万乘可以亲谒，有司便于祇事，何为远趋江外，以苏台为吴分乎？”舆论不能夺，遂从其议，仍令同定本宫四时祭祀仪及醮法。宫成，特迁尚书工部员外郎，赐五品服。淳化初，与马韶同判监，俱坐事，芝兰出为遂平令。卒，年六十。录其子继芳为城父县主簿。

韩显符，不知何许人。少习三式，善察视辰象，补司天监生，迁灵台郎，累加司天冬官正。显符专浑天之学，淳化初，表请造铜浑仪、候仪。诏给用度，俾显符规度，择匠铸之。至道元年浑仪成，于司天监筑台置之，赐显符杂彩五十匹。显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

伏羲氏立浑仪，测北极高下，量日影短长，定南北东西，观星间广狭。帝尧即位，羲氏、和氏立浑仪，定历象日月星辰，钦授民时，使知缓急。降及虞舜，测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通占》又云：“抚浑仪，观天道，万象不足以为多。”是知浑仪者，实天地造化之准，阴阳历数之元，自古圣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详天象，预知差忒。或铸以铜，或饰以玉，置之内庭，遣日官近臣同窥测焉。

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岁，积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后迄今，明历象之玄，知浑天之奥者，近十余朝，考而论之，臻至妙者不过四五。自余徒夸重于一日，不深图于久要，致使天象无准，历算渐差，占候不同，盈虚难定。陛下讲求废坠，爰造浑仪，漏刻星躔，晓然易辨。若人目窥于下，则铜管运于上，七曜之进退盈缩，众星之次舍远近，占逆顺，明吉凶，然后修福俾顺其度，省事以退其灾，悉由斯器验之。

昔汉洛下闳修浑仪，测《太初历》云：“后五百年必当重制。”至唐李淳风，果合前契。贞观初。淳风又言前代浑仪得失之差，因令铜铸。七年，太宗起凝晖阁于禁中，俾侍臣占验。既在宫掖，人莫得见，后失其所。玄宗命沙门一行修《大衍历》，盖以浑仪为证。又有梁令瓚造浑仪木式，一行谓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铜铸。今文德殿鼓楼下有古本铜浑仪一，制极疏略，不可施用。且历象之作，非浑仪无以考真伪；算造之士，非占验不能究得失。浑仪之成，则司天岁上细行历。益可致其详密。

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显符专测验浑仪，累加春官正，又转太子洗马。

大中祥符三年，诏显符择监官或子孙可以授浑仪法者。显符言长子监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规见知算造，又主簿杜贻范、保章正杨惟德皆可传其学。诏显符与贻范等参验之。显符后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诏监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伦，京兆人。善推步历算，太平兴国中，补司天学生。太宗亲较试，擢为主簿。稍迁监丞，赐绯鱼，隶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试中选者二十六人，而序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监事。

淳化三年，司天郑昭宴言：“臣测金、火行度须有相犯。今验之天，而火行渐南，金度渐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东，火在中，金最西，渐北行去火尺余。此国家钦崇天道，圣德所感也。”

序后累迁夏官正、河西、环庆二路随军转运、太子洗马。修《仪天历》上之，又尝纂天文历书为十二卷以献，改殿中丞，赐金紫，俄权监事。景德二年迁权知少监，大中祥符初即真。

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职，在监三十年，未尝有过，众赖称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农卿。祖杰，开成中进士，解褐获嘉尉，历弘文馆校书郎。中和中，僖宗在蜀，杰上书言治乱万余言。擢水部员外郎，三迁司农少卿。杰精于历算，尝以《大衍历》数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极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数。时天下方乱，杰以天文占之，惟岭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为封州录事参军。杰天复中亦弃官携家南适岭表。刘隐素闻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灾变。杰自以年老，尝策名中朝，耻以星历事僭伪，乃谢病不出。夔袭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监事，因问国祚脩短。杰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复》，曰：“卦有二土，土数生五，成于十，二五相比，以岁言之，当五百五十。”夔大喜，赏赉甚厚。夔以梁贞明三年僭号，至开宝四年国灭，止五十五年。盖杰举成数以避害尔。大有中，迁太常少卿，卒，年九十余。杰生茂元，亦世其学，事夔至司天少监，归宋授监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

克明精于数术，凡律历、天官、五行、讖纬及三式、风云、龟筮之书，靡不究其指要。开宝中授司天六壬，改台主簿，转监丞，五迁春官正。克明颇修词藻，喜藏书。景德初，尝献所著文十编，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众莫能辨；或言国皇妖星，为兵凶之兆。克明时使岭表，及还，亟请对，言：“臣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是德星也。臣在涂闻中外之人颇惑其事，愿许文武称庆，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从其请。拜太子洗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权判监事。属修两朝国史，其天文律历事，命克明参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监择日差互，例降为洗马。

天禧元年夏，火犯灵台，克明语所亲曰：“去岁太白犯灵台，掌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荧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发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职，颇勤慎，凡奏对必据经尽言。及卒，上颇悼惜，遣内侍谕其婿直龙图阁冯元，令主丧事，赐赙甚厚。

初，诸僭国皆有纂录，独岭南阙焉。惟胡宾王、胡元兴二家纂述，皆不之备。克明访耆旧，采碑志，孳孳著撰，裁十数卷，书未成而卒。

刘翰，沧州临津人。世习医业，初摄护国军节度巡官。周显德初，诣阙献《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付史馆，再加卫尉寺主簿。

太祖北征，命翰从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鸿胪寺丞。时太祖求治，事皆核实，故方技之士必精练。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较翰林医官艺术，以翰为优，绌其业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后，又诏诸州访医术优长者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遣诣阙。开宝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与马志视之。及愈，转尚药奉御，赐银器、缗钱、鞍勒马。

尝被诏详定《唐本草》，翰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煦、张素、吴复珪、王光祐、陈昭遇同议，凡《神农本经》三百六十种，《名医录》一百八十二种，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种，有名无用一百九十四种，翰等又参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种。既成，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详覆毕上之。昉等序之曰：

《三坟》之书，神农预其一。百药即辨，《本草》序其录。旧经三卷，世所流传。《名医别录》，互为编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别录》参其《本经》，朱墨杂书，时谓明白。而又考彼功

用，为之注释，列为七卷，南国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参校，增药余八百味，添注为二十卷。《本经》漏缺则补之，陶氏误说则证之。然而载历年祀，又逾四百，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阙。非圣主抚大同之运，永无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

乃命尽考传误，刊为定本。类例非允，从而革焉。至如笔头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头骨之下；半天河、地浆，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类之间；败鼓皮，移附于兽名；胡桐泪，改从于木类；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实禽也，由虫鱼部而移焉；橘柚，附于果实；食盐，附于光盐；生姜、乾姜，同归一类；至于鸡肠、藜藜，陆英、蒴藿，以类相似，从而附之。仍采陈藏器《拾遗》、李含光《音义》，或穷源于别本，或传效于医家，参而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旧说灰类，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异。去非取是，特立新条。自余刊正，不可悉数。

下采众议，定为印板。乃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唐附今附，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为今按。义既判定，理亦详明。今以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二十一卷，广颁天下，传而行焉。

翰后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刘遇疾，诏翰驰往视之。翰还，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责授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起为尚药奉御。淳化元年，复为医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怀隐，宋州睢阳人。初为道士，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剂祇事。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官使。三年。吴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

疾，诏怀隐视之。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至是，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命怀隐与副使王祐、郑奇、医官陈昭遇参对编类。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制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怀隐后数年卒。

昭遇本岭南人，医术尤精验，初为医官，领温水主簿，后加光禄寺丞，赐金紫。

赵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常，为景州刺史，后举家陷契丹。父知崑脱身南归，寓居洛阳，习经方名药之术，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显德中，偕来京师，悉以医术称。知崑卒，自正试方技，补翰林医学。

会秦国长公主疾，有荐自化诊候者，疾愈，表为医学，再加尚药奉御。淳化五年，授医官副使。时召陈州隐士万适至，馆于自化家。会以适补慎县主簿，适素强力无疾，诏下日，自化怪其色变，为切脉曰：“君将死矣。”不数日，适果卒。

至道中，有布衣郑元辅者，尝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张崇敏家。元辅时从自化丐索，无所得，心衔之。乃诣检上书，告自化漏泄禁中语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骇，命王继恩就御史府鞫之，皆无状，斩元辅于都市。自化坐交游非类，黜为郢州团练副使。未几，复旧职。咸平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晋国长公主并上言：自化药饵有功。请加使秩，领遥郡。上以自化居太医之长，不当复为请求，令枢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诊治无状，降为副使。二年，复旧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遗表以所撰《四时养颐录》为献，真宗改名《调膳摄生图》，仍为制序。

自化颇喜为篇什，其贬郢州也，有《汉沔诗集》五卷，宋白、李若拙为之序。又尝缙自古以方技至贵仕者，为《名医显秩传》三卷。

冯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为业。太平兴国中诣都自陈，召试补医学，加乐源县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监主簿，逾年转医官，加少府监丞。尝隶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诊疗获愈，御卿表荐之，赐绯，加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医，既愈，加尚药奉御，赐金紫。六年，直翰林医官院。东封，转医官副使。祀汾阴，又加检校主客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

自建隆以来，近臣皇亲、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挟医疗视，群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迁秩、赐服色。边郡屯帅多遣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出师及使境外、贡院锁宿，皆令医官随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祇候疗视将士。暑月，即令医官合药，与内侍分诣城门寺院散给军民。上每便坐阅兵，有被金疮者，即令医官处疗。

咸平中，有军士尝中流矢，自颊贯耳，众医不能取，医官阎文显以药傅之，信宿而镞出。上嘉其能，命赐绯。

又有医学刘赞亦善此术。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晟从太祖征晋阳，弩矢贯左髀，镞不出几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赞视晟，赞傅以药出之，步履如故。晟请见，自陈感激，愿得死所，又极称赞之妙。特赐赞白金，迁医官。

沙门洪蕴，本姓蓝，潭州长沙人。母翁，初以无子，专诵佛经，既而有娠，生洪蕴。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巴，求出家，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蕴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蕴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初，补右街首

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蕴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又有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苏澄隐字栖真，真定人。为道士，住龙兴观，得养生之术，年八十余不衰老。后唐明宗尝下诏召之，又令宰相冯道致书喻旨，历清泰、天福中继有聘命，并辞疾不至。开运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称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隐不受。当时公卿自冯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镇阳，日造其室与谈宴，各赋诗以赠。周广顺、显德中，诏存问之。

太祖征太原还，驻蹕镇阳，召见行宫，命中使掖升殿，谓之曰：“京师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累辞召命，岂怀土耶？”对曰：“大梁帝宅，浩穰繁会，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强之，赐茶百斤、绢二百匹。又幸其观，问曰：“师年逾八十而气貌益壮，善养生者也。”因问其术，对曰：“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练气尔，帝王养生即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赐紫衣一袭、银器五百两、帛五百匹。年仅百岁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为道士，持斋戒，奉科仪尤为精至。尝隐华山潼谷，密通陈抟所居，与抟齐名，少微志尚清洁，抟嗜酒适性，其道不同，未尝相往还。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始，卜居山上，起坛场净室，通夕朝礼，五十余年未尝稍懈。太平兴国三年，召赴阙，以金丹、巨胜、南芝、玄芝为献。留数月，遣还山。七年冬卒。

赵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为业，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诣青华观，许为道士。后梦一人状貌魁伟，纶巾素袍，鬓发班白，自云姓阴，引之登高山，谓曰：“汝有道气，吾将教汝辟谷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啖，梦中食之。及觉，遂不食，神气清爽，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岁余，复梦向见老人教以篆书数百字，寤悉能记。写以示人，皆不能识。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篆耳。”尝为《元道歌》，言修炼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阙，亲问之，赐道士服，改名自然，赉钱三十万。月余遣还，住青华观。后因病，饮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诏曰：“如闻自然颇精修养之术。”委发转使杨覃访其行迹，命内侍武永全召至阙下，屡得对，赐紫衣，改青华观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还侍养，许之。

大中祥符中，又有郑荣者，本禁军，戍壁州还，夜遇神人谓曰：“汝有道气，勿火食。”因授以医术救人。七年，赐名自清，度为道士，居上清宫。所传药能愈大风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饼给焉。

又有秦州民家子赵抱一者，常牧羊田间。一夕，有叩门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与人间无异。抱一骇而不测。会巡检司过其下，闻乐声，疑群盗欢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则无所睹，抱一独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经夕，若俄顷。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素不习文墨，口占辞句，颇成篇咏。有道家之趣。遂不亲农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师，犹卯角，诏赐名，度为道士。自是间岁或一至京师，常令居太一宫，与人言多养生事焉。

列传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贺兰栖真 柴通玄 甄栖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怀丙
 许希 庞安时 钱乙僧智缘 郭天信 魏汉津 王老志 王
 仔昔 林灵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孙守荣

贺兰栖真，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自言百岁。善服气，不惮寒暑，往往不食。或时纵酒，游市廛间，能啖肉至数斤。始居嵩山紫虚观，后徙济源奉仙观，张齐贤与之善。景德二年，诏曰：“师栖身岩壑，抗志烟霞，观心众妙之门，脱屣浮云之外。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久怀上士，欲觐真风，爰命使车，往申礼聘。师其暂别林谷，来仪阙庭，必副招延，无惮登涉。今遣入内内品李怀赞召师赴阙。”既至，真宗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赉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药，特蠲观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几，求还旧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时大雪，经三日，顶犹热，人多异之。

柴通玄，字又玄，陕州阌乡人。为道士于承天观。年百余岁，善辟谷长啸，唯饮酒。言唐末事，历历可听。太宗召至阙下，恳求归本观。真宗即位，屡来京师。召对，语无文饰，多以修身慎行为说。祀汾阴，召至行在，命坐，问以无为之要。所居观即唐轩游宫，有明皇诗石及所书《道德经》二碑。上作二韵诗赐之，并赉以茶、药、束帛。诏为修道院，蠲其田租，

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遗表，自称罗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张守元、李守一诣阙，以龟鹤为献；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阙而坐，迟明卒。

时又召河中草泽刘巽、华山隐士郑隐、敷水隐士李宁。巽年七十余，以经传讲授，躬耕自给。授大理评事致仕，赐绿袍、笏、银带。隐以经术为业，遇道士传辟谷炼气之法，修习颇验，居华山王刁岩逾二十年，冬夏裳衣皮裘。宁精于药术，老而不衰，常以药施人，人以金帛为报，辄拒之。景德中，万安太后不豫，驿召宁赴阙，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赐号正晦先生。上并作诗为赐，加以茶、药、缯帛。独隐辞赐物不受。

甄栖真，字道渊，单州单父人。博涉经传，长于诗赋。一应进士举，不中第，叹曰：“劳神敝精，以追虚名，无益也。”遂弃其业，读道家书以自乐。初访道于牢山华盖先生，久之出游京师，因入建隆观为道士。周历四方。以药术济人，不取其报。祥符中，寓居晋州，性和静无所好恶，晋人爱之。以为紫极宫主。

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为许元阳，语之曰：“汝风神秀异，有如李筌。虽老矣，尚可仙也。”因授炼形养元之诀，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艰，汝勉之。”栖真行之二三年，渐反童颜，攀高摄危，轻若飞举。乾兴元年秋，谓其徒曰：“此岁之暮，吾当逝矣。”即宫西北隅自斃殓室。室成，不食一月，与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纸衣卧砖塌卒。人未之奇也。及岁久，形如生，众始惊，传以为尸解。

栖真自号神光子，与隐人海蟾子者以诗往还。论养生秘术，目曰《还金篇》，凡两卷。

楚衍，开封阡城人。少通四声字母，里人柳曜师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于《九章》、《缉古》、《缀术》、《海岛》诸算

经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经》，善推步、阴阳、星历之数，间语休咎无不中。自陈试《宣明历》，补司天监学生，迁保章正。天圣初，造新历，众推衍明历数，授灵台郎，与掌历官宋行古等九人制崇天历。进司天监丞，入隶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历》十二卷。久之，与周琮同管勾司天监。卒，无子，有女亦善算术。

僧志言，自言姓许，寿春人。落发东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遂诵经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愿为弟子。璲见其相貌奇古，直视不瞬，心异之，为授具戒。然动止轩昂，语笑无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趋，举指书空，伫立良久；时从屠酤游，饮啖无所择。众以为狂，璲独曰：“此异人也。”

人有欲为斋施，辄先知其至，不俟款门，指名取供。温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来献，舟始及岸，遽来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径登坐结趺，饭毕遽出，未尝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与交一言者。或阴卜休咎，书纸挥翰甚疾，字体遒壮，初不可晓，其后多验。仁宗春秋渐高，嗣未立，默遣内侍至言所。言所书有“十三郎”字，人莫测何谓。后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继，众始悟。太宗正守节请书，言不顾，迫之，得“润州”字。未几，守节薨，赠丹阳郡王。见寺童义怀，抚其背曰：“德山、临济。”怀既落发，住天衣，说法，大为学者所宗，其前知多类此。

普净院施浴，夜漏初尽，门扉未启，方迎佛而浴室有人声，往视，则言在焉。有具斋荐鮓者，并食之，临流而吐，化为小鲜，群泳而去。海客遇风且没，见僧操絙引舶而济。客至都下遇言，忽谓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记其貌，真引舟者也。与曹州士赵棠善，后棠弃官隐居番禺。人传棠与言数以偈颂相寄，万里间辄数日而达。棠死，亦盛夏身不坏。

言将死，作颂，不可晓。已而曰：“我从古始成就，逃多国土，今南国矣。”仁宗遣内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显化禅师。其后善厚者礼之，见额上荧然有光，就视之，得舍利。

僧怀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学所能至也。真定构木为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既久而中级大柱坏，欲西北倾，他匠莫能为。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工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从，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

赵州洺河凿石为桥，熔铁贯其中。自唐以来相传数百年，大水不能坏。岁久，乡民多盗凿铁，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怀丙不役众工，以术正之，使复故。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紫衣。寻卒。

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数进药，不效，人心忧恐。冀国大长公主荐希，希诊曰：“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左右争以为不可，诸黄门祈以身试，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器币。希拜谢已，又西向拜，帝问其故，对曰：“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乎？”乃请以所得金兴扁鹊庙。帝为筑庙于城西隅，封灵应侯。其后庙益完，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

希至殿中省尚药奉御，卒。著《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录其子宗道至内殿崇班。

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人。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安时曰：“是不足为也。”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

《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尝曰：“世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言之不祥，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以之视浅深，决死生，若合符节。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两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皆扁鹊略开其端，而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术告后世，故著《难经辨》数万言。观草木之性与五藏之宜，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著《主对集》一卷。古今异宜，方术脱遗，备阴阳之变，补仲景《论》。药有后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尝试有功，不可遗也。作《本草补遗》。

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饘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

尝诣舒之桐城，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时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复能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问以华佗之事者，曰：“术若是，非人所能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门人请自视脉，笑曰：“吾察之审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气已绝。死矣。”遂屏却药饵。后数日，与客坐语而卒。

钱乙字仲阳，本吴越王俶支属，祖从北迁，遂为郢州人。父颖善医，然嗜酒喜游，一旦，东之海上不反。乙方三岁，母前死，姑嫁吕氏，哀而收养之，长诲之医，乃告以家世。即泣，请往迹寻，凡八九反。积数岁，遂迎父以归，时已三十年矣。乡人感慨，赋诗咏之。其事吕如事父，吕没无嗣，为收葬行服。

乙始以《颅凶页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 痲，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以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帝悦，擢太医丞，赐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无虚日。

广亲宗子病，诊之曰：“此可毋药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惊人，后三日过午，可无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发痲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问其故，曰：“火色直视，心与肝俱受邪。过午者，所用时当更也。”王子病呕泄，他医与刚剂，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热，脾且伤，奈何复燥之？将不得前后溲。”与之石膏汤，王不信，谢去。信宿浸剧，竟如言而效。

士病欬，面青而光，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药。明日，曰：“吾药再泻肝，而不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居五日而绝。

孕妇病，医言胎且坠。乙曰：“娠者五藏传养，率六旬乃更。诚能候其月，偏补之，何必坠？”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衡不下。郁李能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瞑矣。”饮之，果验。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后甚，叹曰：“此所谓周痹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

因自制药，日夜饮之。左手足忽挛不能用，喜曰：“可矣！”所亲登东山，得茯苓大逾斗。以法啖之尽，由是虽偏废，而风骨悍坚如全人。以病免归，不复出。

乙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不窥，不靳靳守古法。时度越纵舍，卒与法会。尤遽《本草》诸书，辨正阙误。或得异药，问之，必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别之详，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挛痹浸剧，知不可为，召亲戚诀别，易衣待尽，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祐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珪与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

熙宁中，王韶谋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请智缘与俱至边。神宗召见，赐白金，遣乘传而西，遂称“经略大师”。智缘有辩口，径入蕃中，说结吴叱腊归化，而他族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皆因以书款。韶颇忌恶之，言其挠边事，召还，以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开封人。以技隶太史局。徽宗为端王，尝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当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亲昵。不数年，至枢密都承旨、节度观察留后。其子中复为阁门通事舍人，许陪进士径试大廷，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天信觉已甚，乞还武爵，又从之。

政和初，拜定武军节度使、祐神观使，颇与闻外朝政事。见蔡京乱国，每托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惧，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张商英方有时望，天信往往称于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谈之助，阴与相结，使僧德洪辈道达语

言。商英劝帝节俭，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积不乐，间言浸润，眷日衰。京党因是告商英与天信漏泄禁中语言，天信先发端，窥伺上旨，动息必报，乃从外庭决之，无不如志。商英遂罢。御史中丞张克公复论之，诏贬天信昭化军节度副使、单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单，几其起居。再贬行军司马，窜新州，又徙康年使广东，天信至数月，死。京已再相，犹疑天信挟术多能，死未必实，令康年选吏发棺验视焉。

魏汉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尝过三山龙门，闻水声，谓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脱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又云：“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于是请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而京之客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既而以乐成久，易之恐动观听，遂止。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学于汉津者也。

汉津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语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未几死。京遂召宗尧为典乐，复欲有所建，而为田

为所夺，语在《乐志》。后即铸鼎之所建宝成殿，祀黄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汉津俱配食。谥汉津为嘉晟侯。

有马贲者，出京之门，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刘、任、田异论时，依违其间，无所质正，擢至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议者咎当时名器之滥如此。

王老志，濮州临泉人。事亲以孝闻。为转运小吏，不受贿赂。遇异人于丐中，自言：“吾所谓钟离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弃妻子，结草庐田间，时为人言休咎。

政和三年，太仆卿王亶以其名闻。召至京师，馆于蔡京第。尝缄书一封至帝所，徽宗启读，乃昔岁秋中与乔、刘二妃燕好之语也。帝由是稍信之，封为洞微先生。朝士多从求书，初若不可解，后卒应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京虑太甚，颇为戒；老志亦谨畏，乃奏禁绝之。尝献乾坤鉴法，命铸之。既成，谓帝与皇后他日皆有难，请时坐鉴下，思所以儆惧消变者。

明年，见其师，责以擅处富贵，乃丐归，未得请，病甚，始许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归濮而死。诏赐金以葬，赠正议大夫。

初，王黼未达时，父为临泉令，问黼名位所至，即书“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涂去之，曰：“恐泄机也。”黼败，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学儒，自言遇许逊，得《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来事。政和中，徽宗召见，赐号冲隐处士。帝以旱祷雨，每遣小黄门持纸求仔昔画，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细书“焚符汤沃而洗之”。黄门惧不肯受，强之，乃持去。盖帝默祝为宫妃疗赤目者，用其说一沃，立愈。进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宝篆宫。献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于禁中建圆象徽调阁以贮之。

仔昔资倨傲，又少慧，帝常待以客礼，故其遇巨阍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及林灵素有宠，忌之，陷以事，囚之东太一宫。旋坐言语不逊，下狱死。仔昔之得罪，宦者冯浩力最多。未死时，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后浩南窜，至上蔡被诛。

林灵素，温州人。少从浮屠学，苦其师笞骂，去为道士。善妖幻，往来淮、泗间，丐食僧寺，僧寺苦之。

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访方士于左道录徐知常，以灵素对。既见，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谓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及诸巨阍皆为之名。贵妃刘氏方有宠，曰九华玉真安妃。帝心独喜其事，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赉无算。

建上清宝篆宫，密连禁省。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浸浸造为青华正昼临坛，及火龙神剑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诰、天书、云篆，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惟稍识五雷法，招呼风霆，间祷雨有小验而已。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秘录，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帝设幄其侧，而灵素升高正坐，问者皆再拜以请。所言无殊异，时时杂捷给嘲诙以资媒笑。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遂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

灵素益尊重，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都人称曰：

“道家两府。”本与道士王允诚共为怪神，后忌其相轧，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灵素厌胜。方率其徒步虚城上，役夫争举挺将击之，走而免。帝知众所怨，始不乐。

灵素在京师四年，恣横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敛避。太子入诉，帝怒，以为太虚大夫，斥还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几察之。端本廉得其居处过制罪，诏徙置楚州而已死。遗奏至，犹以侍从礼葬焉。

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疗，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偁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祷青城山，还，复召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静”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

荆南帅李道雅敬坦，坦岁谒道。隆兴初，道入朝，高宗、孝宗问之，皆称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尝相道中女必为天下母，后果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饶州乐平人，后徙湖州乌程县。绍兴、乾道间名医也。初生时，母乏乳，饵以粥，遂得脾胃疾，长益甚，医以为不可治。克明自读《难经》、《素问》以求其法，刻意处药，其病乃愈。始以术行江、淮，入苏、湖，针灸尤精。诊脉有难疗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后予之药。病虽数证，或用一药以除其本，本除而余病自去。亦有不予药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为非药之过，过在某事，当随其事治之。言无不验。士大夫皆自屈与游。

魏安行妻风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针，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气秘腹胀，号呼逾旬，克明视之。时秉家方会食，克明谓秉

曰：“吾愈恭人病，使预会可乎？”以半硫圆碾生姜调乳香下之，俄起对食如平常。庐州守王安道风禁不语旬日，他医莫知所为。克明令炽炭烧地，洒药，置安道于上，须臾而苏。金使黑鹿谷过姑苏，病伤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从徐度聘金，黑鹿谷适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讶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闻北方。后再从吕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谢。张子盖救海州，战士大疫，克明时在军中，全活者几万人。子盖上其功，克明力辞之。

克明颇知书，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初试礼部中选，累任医官。王炎宣抚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贬秩。后迁至额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绍兴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阳军胸山人。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道人避乱渡江，尝举进士不中。绍兴末，来平江。一日，自外归，倏若狂者，身衣白袷间，昼丐食于市，夜止天庆观。久之，衣益敝，以莎缉之。尝游妙严寺，临池见影，豁然大悟。人无贵贱，问休咎，罔不奇中。会有瘵者乞医，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众翕然传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远近异之。

孝宗一夕梦莎衣人跣哭来吊者，讯之曰：“苏人也。”诘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语内侍。会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内侍进前勉释，并道前梦。帝乃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复大计，累岁未有所属，后位虚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贽，不言所以。道人见之掉首，吴音曰：“有中国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使者归奏，帝甚异之，遂赐号通神先生，为筑庵观中，赐衣数袭，皆不受。好事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复于故处。

众日以珍馐饷之，每食于通衢，逮饱即去。

帝岁命内侍即其居设十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众咸讶而请，道人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是日内侍至平望，众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庆元六年卒。

孙守荣，临安富阳人。生七岁，病瞽。遇异人教以风角、鸟占之术，其法以音律推五数，播五行，测度万物始终盛衰之理。凡问者，一语顷，辄知休咎。守荣既悟，异人授以铁笛，遂去不复见。守荣因号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异也。然其术率验。

宝庆间，游吴兴，闻谯楼鼓角声，惊曰：“旦夕且有变，士人当有典郡者。”见王元春，即贺之曰：“作乡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两月，潘丙作乱，元春以告变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显，贵人争延致之。

淮南帅李曾伯荐诸朝。既至，谒丞相史嵩之，阖者以昼寝辞。守荣曰：“丞相方钓鱼园池，何得云尔。”阖者惊异，入白丞相，丞相一见，颇喜之。自是数出入相府。一日，庭鹊噪，令占之，曰：“来日晡时，当有宝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为贡。嵩之又尝得李全檄藏袖中，询其事，守荣曰：“此李全诈假布囊二十万尔。”剥封，果如其说。

士大夫咸询履历，守荣不尽答。私谓所知曰：“吾以音推诸朝绅，互有赢缩，宋祿其始终乎！”后为嵩之所忌，诬以他罪，贬死远郡。